

作者小传

逸民，原名李铖兵。六十年代秋月某日生于大别山某山旮旯。余属相虎无虎气。自幼体弱多病。自小学至初中伴随“文革”糊涂混过。文革结束后搭上学生时代高中这趟末班车，匆匆浏览完人生中这段最让人留恋的学生时光，于一九八一年麻四中高中毕业。一九八三年四月“顶职”，当上小学教师。一九八六年九月考入麻城师范脱产进修，于一九八八年六月毕业。随后一九九三年于业余参加湖北省教育学院之函授自修汉语言文学专业，于一九九五年毕业获得专科毕业证书。余已从事小学语文教学三十余年。现职称小高。余因好文弄墨，故曾戏名“近墨斋主”。因人生道路上不敢松懈为自我激励鞭策，故现用笔名“程策”。因一贯为人低调，不慕虚荣，激流难进，故自嘲曰“逸民”。因余教书染上了嗜书的癖好，故曾自诩为“半个藏书家”。余淡泊名利。甘守清贫。能耐寂寞。平凡若草芥。虽时有笔耕活动但从未发表过作品。大千世界，丰富多彩；熙熙子民，五行八作；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余甚觉这种业余创作有趣，所以自认为这种活动纯粹是个人自娱自乐性质，并没有其它意思的介入。

主要人物表

李昨天——字治廷。清光绪一九零二年人。其父曾入清军某营官至管带，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父亲解归田，成人的他逐渐看清了当局的腐败黑暗。于是他又参加国民革命为北伐而奔走。他积极筹集物资帮助联络通讯招募新兵。他的身影活跃在大别山区，他投身北伐革命战争中。后国民党叛变革命他又参加中国共产党，复投身于反抗国民党的革命斗争。他帮助红军转移伤员递送情报，抗战时期为国共两党的摩擦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他又积极参加民运队，后又参加黎店区的区干队，担任某队队长配合南下的解放军清剿郑家贤残匪。解放后任黎店区区长，后因病离休。于一九七八年病逝。

李今天——昨天二子，从小就随父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练就工于心计胆识过人的品性。因少年始与同姓李小敏之恋于本村掀起轩然大波。他一度犹豫徘徊苦闷，后来这场旷日持久之恋在户族制度的干预下夭折了，但是因他引发的思考与争论并没有停止。解放初期计划经济时代他就开办村企业，自告奋勇顶风担任李刘村副业队队长。因割资本主义尾巴多次被打倒。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人生舞台从而一显身手。

李曙光——昨天长子，青年时跟随父革命。年长又参加大别山新四军张体学独立营，抗击过日寇的残酷扫荡打过许多漂亮的游击战，在大别山区让敌人亡魂丧胆使敌对阶层恨得咬牙切齿，抗战结束又参加三大战役。解放后曾升任某军区少将师长。

李晓晓——昨天之女，初为教师后随大军南下。全国解放退役。现为黎店区区委委员区长。

李今地——昨天三子今天之弟大队长党员。

余初枝——李今天媳妇。原为刘宏庆的恋人。

李秋绅——刘垮队长党员。今天的堂弟。

刘宏庆——刘垮支部书记，党员。

刘春年——刘春秀的弟弟。后为军人。

刘春秀——刘宏庆的女儿，后为小学教员。

李乔山——木匠李小敏的父亲，党员。

夏半仙——堪輿算命先生。后捉拿归案正法。

余发富——三角尖采药打猎者。党员。

余福盛——发富二儿子系李小敏的未婚夫。

余晞妹——余福盛的妹妹，后参军。

李小敏——李今天的恋人后为刘宏庆媳妇。

李顺锁——李刘村村办厂厂长。后出走。

李明天——李今天的儿子，党员。黎店区长。他是今天多年的希望与寄托。中年得子李今天知足，但是这个宝贝儿子却与自己意气并不相投。他与父亲顶牛了许多年，儿子在父亲的不顺眼中成长发展，可是希望和欲望相同它们似乎永无止境。正是父亲的严格要求明天在不断地成就自己的事业。可是父亲故世后他又像父亲般的要求儿子李后天，正是在这种无止境的追求中，李家上演了一台激励人心的大戏。

李后天——李明天的儿子。企业家。

李未来——李后天的儿子。黎店人大代表。

李仁超——李未来的儿子爱心人士。

杨德松——李刘村民兵队长。

余婉仪——余初枝的姑姑，南下老干。

李博洲——贫农团团长。战斗中负伤退役。

丁普——贫协主席。左派份子。

程王怡——黎店乡长区党委，红卫兵司令。

汪瑞阳——黎店派出所所长。

汪思科——黎店教育组长后升迁县教育局。

肖眼——李刘村计工分员老光棍。

肖潘——李刘村村小学代课教师。

丁货军——李刘村管山员老光棍。

张石绅——李刘村财经大队长因贪污被倒。

丁新部——李刘村人后为中建二局员工。

李重权——黎店区文管委员党史办主任。

沈石通——黎店区财政所所长。

朱张占——黎店区中心卫生院院长。

张余辉——黎店区区长省农业学大寨劳模。

周全——黎店区水文站站长水位测量员。

郑辉——黎店联防队队长。

胡泉——黎店区粮管所所长。

夏冰晶——黎店区木材站站长。

李松平——黎店区税务所所长。

郑占学——黎店区酿酒厂厂长。

朱 明——黎店区农机站站长。

占 贵——黎店镇镇长兼组委书记。

王 良——黎店镇文化站站长。

占庆签——黎店镇土管所所长。

汪奎林——黎店镇汽车站站长。

李明建——黎店镇外贸站站长。

游 勇——黎店镇政府政法委书记。

商 明——黎店镇招商园主任。

胡火辉——黎店镇民营企业领头人。

夏斗寅——黎店区夏家湾人。少时读过私塾。好打牌喜活动善于结交。光绪二十六年入武学堂，毕业后到鄂新军当兵，后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赴冀会见同乡张森。经介绍至晋大同孔某手下当兵，倾返鄂于石某部下任职。民国六年响应孙中山之护法运动。八年于湘任要职十五年赴粤拥护三民主义并北伐。十六年随蒋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十七年至鄂再次被蒋重用，升迁。二十一年任鄂主席复被蒋调离别去。二十三年当选国民党委员。抗战时期任成都行营总参。后复归汉于东湖，造别墅过商绅生活。解放之初逃香港以星相为业。五一年病故。

郑齐玉——黎店牌楼湾人少读私塾长流浪好赌有横力干保镖打盐卡東八奎联防团团团长后随夏斗寅叛变革命并大肆屠杀革命者是黎店恶棍之一民国二十七年于家中病歿。

郑家贤——黎店八字湾人幼入学长不务正业好赌博恶棍之一后加入郑齐玉队小队他于四七年疯狂屠杀贫农团员土改工作队员大军南下战士制造了罕见的麻東事件解放初被政府捉拿归案枪决。

石僻澜——粤潮州人平民初中肄业当过小学教师三四年参加革命后转折到达延安几年后又被党派到外地开展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国民党发动内战他于部队与地方做了大量的和平工作后内战全面爆发展开石又于四七年随大军南下到黎店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因叛徒出卖被郑家贤包围于古城河西新屋随后被残酷杀害于金字岗。

熊冕南——黎店鸭儿河人邑庠生进步人士同情革命一生设馆教书传授新思想化名炉冰暗中支持革命后病故。

熊家模——熊冕南长女新女性革命者武昌中华大学毕业一生教书终身未嫁后病故。

熊家训——熊冕南小女新女性她秘密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因暴露被迫强行出嫁抑郁而终。

李芳原——黎店丁家凹大李家湾人革命领袖后被叛徒出卖杀害于两河口。

李悌云——黎店東八奎南庄区丁家凹殷郊园孤灯凹人。

张体学——1915年生原名张体照河南光山县人今属新县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 8 月参加红军后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1939 年活跃在黄麻区 1947 年重返大别山支援刘邓大军南下全国解放后担任湖北高层领导 1973 年因病于北京逝世年仅 58 岁。

游书臣——黎店游家冲人幼年给地主当长工长参加革命后担任农会主席一九四九年任黎店区区长，解放后任麻城县李店农会主席，后又任白果区长，阎河区委等职。因积劳成疾于一九七三年病故。

徐家园——黎店区游家冲人佃农四七年跟随廉希胜闹革命参加区干队战斗英雄解放后于胜利蕲春麻城和黎店任职于六九年病故。

礮 器——原名占剑锋黎店石头板人文化人国军某部骨干于大别山围剿新四军有功被连连升任反共军司令后随着国民党大势已去他退隐于川之万县以开设盐业隐蔽武汉解放后被捉拿归案被政府枪决。

堂 泰——李仁超之子名世极黎店镇党委书记市人大代表黎店李刘村旅游发展顾问他把李家的生活推向激浪高峰完善了六世同搏的美丽故事。

谣曰：

噫唏！我之回首于昨天，劝尔珍惜此今天。

噫唏！我之展望亦明天，望尔福威绵后天。

噫唏！我之后辈未来兮，祝尔曹为超人兮。

噫唏！我之六世同堂兮，愿尔否极泰来兮。

——题记

目录

作者小传	i
主要人物表	ii
第一章	3
第二章	7
第三章	8
一	9
二	11
三	14
四	14
五	18
六	21
七	24
第四章	30
第五章	31
第六章	33
第七章	35
第八章	37
第九章	38
第十章	40
第十一章	41
第十二章	42
第十三章	43
第十四章	45
一 两小无猜	46
二	47
三	48
四	49

第十五章	52
第十六章	54
一	54
二	56
三	57
四	58
五	60
第十七章	62
第十八章	64
第十九章	66
一	66
二	69
三	71
四	72
五	74
六	77
第二十章	80
第二十一章	84
第二十二章	86
第二十三章	88
第二十四章	90
第二十五章	91
第二十六章	94
第二十七章	98
第二十八章	103
“今天与明天”创作谈	104

第一章

农历一九六二年九月初九日，这天照例是每年的重阳节。鄂东大别山区的农人们似乎并不重视老祖宗规定的这个传统节日，他们或许早已忘掉了登高的习惯，更不知道什么是茱萸。只是经常听到儿童口中不伦不类的发音，她们一边跑一边口中背诵着：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孩子们头上的羊角辫子也随着她们跑动的脚步的节拍一甩一甩地跳跃着。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家的门眉上挂起了山茱萸。据说，那是用来辟邪的。现在，他们只热衷于传统的大年除夕与元宵。九月初九正午从鄂豫皖交界的山谷中，忽然传出三声巨大的鸟铳声，其回音滞重它拖过莽莽的大别山博士坳山川，然后久久地回荡于那片神秘的天地间。不多时，一群惊飞的鸟儿鸣叫着飞过树林飞过屋宇最后消失于茫茫林海。此时，大别山深谷浓雾渐渐退散。一会儿，显露出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举目皆是黄墙黑瓦屋宇的村庄：它就是人们熟悉的李刘湾。那些老瓦房有的土墙上爬满绿油油的爬山虎，它们将藤蔓的触角伸向房屋的瓦面朝不同的方向张开，其藤蔓枝叶的旺盛弯弯绕绕地张布着蓄势待发。一阵风拂过满墙发出窸窣窸窣的繁音。那里连绵的群山环绕着大大小小的村子，给人温馨安宁有世外桃源之慨叹。李刘湾她就是地处低凹地带冬暖夏凉的一座好村庄。村庄四周绿树森森，村子旁边一条山溪环绕村子汨汨而去，好一片碧水蓝天的净地啊！在村庄的上空时不时地有鸟群鸣叫着“轰然”掠过，村子晒场上一群淘气的孩子则在下面望着高飞的鸟群唧唧呀呀地欢叫着，而这时鸟儿们那天使般欢快清脆的回声仍然荡漾在那片宁静的天地间。

虽然重阳节这天人们忘记了庆祝，但是村庄中仍然掀起了一团喜气洋洋的热闹声浪。不信你仔细瞧：那村子的晒场上人影重重，还有小孩在追赶打闹。后来经过打听，原来是村西头的李秋绅在三十岁时得了孩子而且是个带柄的，全家正在喜滋滋地为儿子做满月忙碌着。一会儿，有个衣衫整齐，年近花甲的老者，他正健步走来。眼上一副老花镜在骄阳的映照下发出耀眼的闪光。他高声叫道：“红头绳薄荷糖，人见人爱小玩儿；绝对货真价实”。眨眼间，一群姑娘和小孩过来了，那些孩子夹杂其间唧唧喳喳的叫着踉踉跄跄地蹿来，她们簇拥着老头面对各种各样令人眼馋的小物品，她们指点着议论着。一会儿，孩子们又欢跳着“呀呀”的叫着陆续散去，晒场上逐渐安静下来。这时，只有几个大姑娘她们围着老头问这问那。可是她们中间买的少看稀奇

的多。

时下计划经济政策调控着市场，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物资匮乏就是必然结果。尤其广大农村人们没有余钱购买生活日常用品，他们大多靠这些行商下乡的机会买一些日常用品。此刻，在人群中有一个白净秀气面孔的女孩出现了，那个姑娘乍一出现犹如鹤立鸡群，她恬静的神态亭亭玉立的身姿静静地展现在那儿。马上那算命的夏老头猛然抬起头来，老男人他紧紧地盯住女孩：

“噫？那姑娘的身材乍这么的匀称？她衣衫多么整齐洁淨呀！她嘴角微微上翘身材丰满。她胸部凸起臀部微翘。哎呀？这个女孩的身子就似熟透的柿蛋呀！”老头他坐在那儿还在唏嘘着：“啊？她为什么生就的就那么耐看那么的养眼？”“哎呀？啊！就是西施再世也不过如此呀？！”算命的夏老头他暗暗地赞叹不已：“噢？嗯。这大概是上苍对某些异类物种的特别垂爱吧！”算命先生不断地用一双贼眼睨视着女孩：“她的头上用红头绳扎着粗长的辫子是那么的醒目那么地充满青春活力啊！”那俊俏姑娘的出现引起了那算命老头的注意。忽然“咕噜。咕噜噜”的响声清晰地传来，老男人蠢蠢地盯住女孩，他的喉结涌动着喉管内不断的发出吸吮声，他看见女孩时他自己似乎在大口地吞咽口痰。老头的阴暗的心里写满了对女性的仇视和无奈，他在一边偷偷地盯住女孩。这时女孩她用手拉着正哭鼻子的弟弟，她连哄带吓地把小孩子拖到旁边：“没哭没哭那是专门捉人的，下次姐姐一定给你买个大大的棒棒糖。”女孩边说话边用手拍着弟弟的肩膀，她连忙不断地花哄安慰着弟弟。不时还回头望了眼坐着的老头，不巧老头正呆呆地盯着自己笑……她慌忙甩开弟弟的手一个人走了，她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性质的偷窥。她是个传统个性的女孩，而且性格有些内向。可是这会儿弟弟偏偏不争气他又屁颠屁颠地跑回去了，老头站起来，手中正拿着一个大大的棒棒糖。他笑着把棒棒糖递给弟弟，一会儿，男孩破涕为笑了。老头拉着孩子的手，问道：“小弟弟，垭里是谁家办喜事？”“那家，那……那家生了弟弟。”说话间，还用手指了指。“啊……原来是这样。”老头若有所思地说。“刚才姐姐为啥那么凶？”“她是有得钱发焦的。”男孩嘀咕着说。“姐找了婆家吗？”老头阴沉着脸压低声音问道，他心底暗暗叹道：“哎！？她简直就是一条令人眼馋的尤物啊！？”老男人十分嫉妒地刻薄地嘀咕着。小孩春年蠢蠢地望着老头不知他所言为何事？小男孩眨眨眼，然后摇摇头又点点头，还不时用舌头舔了一下手中的棒棒糖，老头望着小孩咧开嘴笑了，这时老头他心底似乎有了主意。他感觉这村子的大人似乎不很管闲事，于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地方的生意还是能好好挖做挖做的。”这样想着他就放心地坐下来，他准备静静地等待那些愚蠢的山人土货乡巴佬的围观。他想只要有耐心终会钓到大鱼的，因为这些山里人根本没有觉悟与思辨能力。他们纯粹就是土人。

那小男孩是村子西头刘宏庆家的孩子，叫刘春年今年十岁。因为男孩是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俗语云：十年难逢初一春。刚才出现的那个扎红头绳的女孩是他的姐姐，叫刘春秀。她也是春天出生所以就起名春秀。她刚过了十七岁生日已是吃十八岁饭的

姑娘了。适才姑娘看见那算命的老头，什么夏先生不断地用色迷迷的眼神盯住自己看，她羞恼地走开了。当时她隐约看到身后老头正拉扯着弟弟的手问自己的事……她心底骂道：“你个老东西根本就不是啥好人。”她索性回头一望果然她看到老头正拉着弟弟的手问这问那，她的心顿时慌乱忐忑不安起来，她弯下腰把手放在口边叉开大母指和食指很郑重地压低声音喊道：“春年。春年。快走……”可是任凭她怎么喊弟弟终似木头似的。她急了就放开声音大声喊着“年年？年年……”可是那不争气的弟弟就是不闻不问自己的吆喝；女孩气得一跺脚就走了。她一边走一边嘀咕着：“你个老东西出门算命是幌子实际是骗财骗色，真可耻他还管得真宽到处打听人家的私事。”女孩春秀忿忿地嘀咕着，女孩因为气愤她不管自己的认识是否对还是不对，她只管一路风风火火发着牢骚，她因为羞愤脸蛋红红的鼓着越发迷人了。

老头边说边在地上铺开一块黄色的厚布，然后又从一个大布袋中拿出许多小物件，放在布上排开计有：系着金线的小葫芦，一迭铜钱，十余块银元，小铜镜，还有几本线装书，一阵风翻开了黄色的书页，那上面满是虫蛀的小洞，但上面的图画清晰可见：什么“二十四孝”，还有许多的山脉，河流走向。屋宇建筑，池塘。老头用一根一米多长的竹干挑起一面经过装裱的幡状的白布书法，那上面赫然写着：预测吉凶推算未来。忙完这些，老头信心十足地吆喝道：算命卜卦，不准不要钱。顷刻间，从那低矮破旧的瓦房内走出许多人，他们好奇地围了过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一片吵闹声扬了起来。

“噢！各位乡亲，来来来。来捧捧场吧！”一个老者大声吆喝着。一会儿，晒场上安静下来，人群中一个中年男子悄然地坐在先生对面，他聚精会神，屏声敛气，洗耳恭听。好象那算命的夏半仙掌握着自己一家人的生死兴衰大权，庄家汉不敢有半点怠慢，他眼睁睁地盯着算命先生。这青年男子：姓李，名今天。一家数口全靠自己在外跑副业过日子。膝下目前还没有儿子，倒有三个丫头，她们乖巧伶俐。只是今天夫妇盼子心切，东求西告，遍访灵丹妙药，终是无效。妻子今年已三十四，妇人虽然表面平静，但心里那个急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全湾百余户都盯着哩，因为前年就有个高人，替李家算过一卦，说他家今年一定得子。为此，他预先给未来的孩子起了个，望名：李明天。那寓意昭然：李今天的希望就是儿子李明天。并且上了新修的《李氏宗谱》。可是眼下自己的妇人毫无动静，所以李今天头一个就来问卦了。旁边围着的人比他本人还急，人们窃窃私语众说纷云。突然，那算卦先生把一块卦向远处一丢，大喝一声：“压嚓¹……”人们纷纷趋近来，异口同声地问：“么样？么样？”李今天哭丧着脸，眼巴巴地望着算卦先生：“半仙？半仙？请您老直言！……”许久，那被今天称呼为半仙的算命老头才慢腾腾地说：“天机不可泄露。”又过了许久，人们见老头收了手头活儿，只是坐在原地垂首不语，他兀自抽着旱烟，大家才慢慢地散去，只有今天还守在老头身边。“唉……你还是先回去吧？我在你家过夜。”老头慢条斯理地说。今天这才恋恋不

¹压嚓，黎店局部罕见的一种方言，此处语境专指惊讶语气。即，哦呀呀之意。

舍地离开，临别还不忘说：“我把饭食洗水备好，您老早点来？”忽然一阵秋风吹来，几片落叶在今天的面上拂过，他打了一个哆嗦。时下刚入秋，但今天仿佛已感到寒意袭人，或许李今天认为溟溟之中自己的祖人在预兆在暗示自己吧！他不敢往下想了……



第二章

一个瘦骨伶仃的老头拄着拐杖，他站在村口嘴中骂骂咧咧，不时把杖扬起，还气喘呼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头吼道：“今天，我有你个杂种好看的，你成年累月的在外跑，也没跑出个屁来。把个妇人凉在家……”“昨爹，回去吧？你家来了客人。”一个老妇人向老头招手喊道：“今弟正在家忙着哩。”原来这撒气的老头正是今天的父亲：昨天。老人今年正好六十岁，是湾里长寿者之一，也是湾中长字辈第一人。他命相好，膝下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现在都已成家立业。目前在身边有两个孩子。老二：叫李今天，是党员。老三：叫李今地，也是党员。于今老三是大队长，膝下一男一女，日子过得滋润。老大在省城工作，老二今天在李刘村村部担任副业队长，老三今地是李刘村的当家人，这大队长是响当当的。昨天老爹的女儿早已出嫁，于今也在区政府担任要职。眼前，只有李昨天和老婆一起过日子，俗语云：少年夫妻老来伴。昨天老人也默默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于今只是几个孩子不能常常围绕在自己身边，他觉得是个很大的遗憾。李昨天老爹的老伴今年也到了五十六，她人蛮精神，每餐还要吃两大碗饭。一家十余口名合实分，他经常为这种现状发牢骚，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儿女不可能老是围在自己身边转，如果真是那样孩子又有什么出息呢？“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自己也常常用这句话来教育子女，可是现在矛盾的心绪让自己也苦闷着甚至有时发脾气。

他昨天老爹常常在人群前有些失落地唠叨：“鸟大翅硬，他要飞啰！”

人群中就忽然有人高声回应道：“老爹。又想孩子了？”

“想想想”他就骂道：“想个屁白眼狼。我呸？我呸……”

于是，就引起大家一片开怀的轰笑……

事后，湾人同情地议论着：“人老了子女能守着他们吗？”“或者能行？”“忠孝不能两全”“你的孩子大了出息了，不往高处飞吗？”人们的议论都有道理。临了他们则说：“李昨天老爹是李刘湾的百事通”。

第三章

李昨天，字，治廷。清光绪一九零二年人。据族谱记载云云：祖父，某某，系满清某旗督粮道，姓，李，名，某某。生于清某某年。但是因谱牒后来毁于烛火，祖辈的事迹故无考。父亲，名诗荃。是满清某营中官至管带。后来孙中山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许多汉人官兵作鸟兽散，从此昨天的家族从吃皇粮跌到荒郊野外，过着鸡扒食的生活。歪打正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李家倒是越扒越发，垮人背后说李昨天的祖上葬坟找到了真地。迷信者认为此话也有几分真假。

李昨天的爹爹名诗荃。他年轻时入清营当兵，经过许多年军营的历练，他熬成了一名优秀的上等兵。后来他取得了上司的信任被编入八旗营，官至管带之职，他跟着主帅南征彝蛮北扫胡人；西边拓土东域开疆。他走过千山万水，可谓见多识广。凭着自己对上级的忠心耿耿，后来他又被提拔做了督粮道。自己的儿子也当了管带。直到后来满清王朝的气数日益衰竭，南方的孙文振臂一呼，武昌首义成功推翻清王朝，他丢了饭碗解甲归田。也正因为自己退役他才保住了一条吃饭的资本，自己卧薪尝胆悄悄地留在家中发展。从此他李家倒是人丁兴旺，丰衣足食，家大业大，人气十足地过着日子。

现在老人虽然过世了但是儿子李昨天秉承父性，于今他也是条走南闯北响当当的硬汉子。李昨天在民国初期他为北伐军送过粮。战乱兵燹他当过黎店联防团队员，并积极参加保卫家乡抗击过多次土匪入侵家乡的战斗。抗战时期他参加八路——活跃在大别山，金寨，黄安和麻城的黎店一带。解放战争他是区干队队长。建国初期，他当上了光明山大队长。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李昨天老头被红卫兵小将们纠缠着，他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莫名其妙。他被弄的一头雾水……

“你老头——昨天的历史有问题？”一个戴红袖章的女孩盯住老人质问道：“快快招供？”

“你参加过小保队。”“是吗？”她逼问道……

后来自己不知道被审查过多少次，自己被他们推搡着，晕头转向。再后来自己又参加了什么“大串联”居然出了远门，来到了“皇都北京”。有生以来自己见到了梦寐以求

一

求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段历史让他引以为荣。他不知道那场运动的目的，在运动中他既亢奋又疑惧。至于后来在北京的事自己更说不出一个所以原……

所以文革中李昨天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后来又被红卫兵隔离审查，改革开放初期平反复职。

这段历史让李昨天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

现在他离休赋闲在家。可是老头身闲心不闲，大儿子三番五次要他去省城住闲，他就是不去。他逢人就说：城里的水不做水味。大前年老大接他去大城市住过一段时间，可是回来后就病了，他在病中还唠叨数落老大不是人。湾里的一些老伙伴经常劝他不要张巴可是倔强的老头就是听不进别人的劝说。

刚才老妇人的喊声让他停止了叫骂，他手中的杖也收起来了，然后他又急忙朝回走。忽然那老妇人一路蹒跚着赶来，她嘀咕着和昨老爹比划起来，因为昨天老爹耳背。好大一会儿，老人才把手中的拐杖收起夹在腋下，他咕哝着看着妇人先自匆匆离去。

昨天老爹他犹豫着停住脚步，面对无限美丽的夕阳他呆呆地盯住西山如诗如画的苍山，他的双眸潮潮的。他停止脚步自己那高大瘦弱的身子似一尊塑像静静地伫立于夕阳下，他沉静的面容透出一丝冷峻之色。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轻轻地发出一声低叹。

是啊！他是多么的怀念那些已逝的岁月呀？他甚至有些恨然：人生为什么那么匆忙短暂？他的感叹表现了一位革命者壮心不已的情怀，而且还是面对现实自己心愿未了的一种无奈情绪的表现。李昨天老人呆呆地望着西山如血的残阳如醉如痴，他虽然形如槁木但是那内心的炙热于红红的面部暴露无遗。他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

随之，他的思绪飘飘悠悠地回到了三十六年前那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一九二六年广州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只等总部一声号令，到时革命军将以排山倒海风起云涌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将腐朽黑暗的军阀政权摧毁并埋葬于革命的洪涛中。那黑暗的军阀地狱之殿便土崩瓦解。那时一个民主共和的新生国度必将诞生。这是人们的期盼，也是大众的心声。

某日午后，一个二十余岁身材挺拔的青年，急匆匆地走在黎店那条空旷店面萧条房屋破败人气冷清的大街上。虽时值初春但他敞开胸前大襟那肩上还搭着一件衣服，他就是为北伐筹集物资的李昨天联防团某小队副队长。他走了很长一段路程才在黎店的东首遇到许多人，这条街道上却人头攒动，经打听他才知道这些人是黎店民众在声援北伐。他心中一热，深受感动。他感觉黎店的民众被唤醒了。现在黎店的老百姓行动起来了，大家在奔走相告这是黎店的希望之光，也是東八奎区的福泽。那么中国

的北伐大有希望。

目前虽然关山阻隔但全国广大民众“打倒军阀拥护共和”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北伐运动引起南北热烈响应，黎店这时有许多青年报名参军，李昨天虽然心里跃跃欲试，但是自己的家庭条件不允许他离开。于是他就做一些支援北伐的事，此刻他正在为北伐军募集火线急需的担架，还有许多布鞋。一会儿，一群青年妇女嘻嘻哈哈地跑过来，她们见到昨天就围上来。其中一个大姑娘她笑容满面地扶着昨天的双臂，她毫不犹豫地抓住青年昨天的肩膀然后故意用力摇一摇，说：“天哥，我们的鞋子都完工了，你什么时候收？”“好好好。”他见到这群活蹦乱跳的青年女子，一时手足无措，口中只忙不迭地应允着。一时自己被她们包围着拉扯着，这情状让他十分窘迫难堪，于是他只把手在头上搔着。忽然，那群妇女中的一个高挑身材的姑娘，她扒开周围的人挤上来，李昨天仔细一看是刚才拉着自己的那女子，她双眸发亮地盯住昨天，然后她大度地用手臂将昨天的头揽入自己的面前，她将口附在他的耳旁嘀咕着什么。一会儿，她回过头招呼道：“姐妹们请大家晚上把自己做好的鞋子都送到我家吧！”她笑着对她们说：“因为昨天队长有紧急事等着他去办。”

顷刻，妇女姑娘们像炸开了锅闹嚷嚷地一片嗡嗡声争吵开了。

这个姑娘姓余名婉仪，她是昨天的未婚妻。双方大人已经给孩子掐算了结婚日子，虽然他们很快就要完婚但是两个年轻人似乎觉得那时间还是太长。这时期，余婉仪担任着黎店妇女联合会的会长，她是个激进分子多次受到组织的表彰。为配合自己未婚夫的工作她没日没夜地奔忙，但是人们对她入的是个什么组织一点也摸不清底细。

大家听了余会长的话她们一个个心中忐忑不安地猜测着，她们中有人心里明白时局多变，随时有被土匪或兵痞打劫的危险潜藏在生活周围。尤其是妇女她们在惶惶不安中握着时光。

果然四月某日，土匪张鸣周一行三十余人进犯黎店，他们开头一站直扑三里岗月形塘。移时，一道浓烟冲天而起，沉闷的枪声打破了山村的寂静。一会儿，村中传来小孩的哭叫和大人的呼喊。“啡嘞嘞”一串马鸣怪嘶声伴着三声刺耳的枪声，村庄内正往外跑出许多人来，可是，人们刚跑到村口就被劈面而来的几个骑着马的匪徒堵住了去路。村民们咬着牙眼中似要喷出火来，大家望着村口那正“哗剥”燃烧的草垛，人群中有几个胆大的刚跨出脚步就被白晃晃的枪刺逼回去，村子四周站着持枪的匪徒。这时有一伙匪兵钻入村中，顷刻，就从那较远的房屋弄堂内传出女人的尖叫声……

忽然，从人群中走出三个忿然作色的年长者，其实他们是硬着头皮走上前，与匪兵中一个头头模样的高个子，长着满脸络腮胡的大汉交涉。他们陪着笑脸低声下气好说歹说，那匪头儿才跟着几个老人向村中走去。临离开时，一个老人朝人群中的那个人咧嘴龇牙酸眼，那意思暗示那个青年赶快去东八奎区报信求救。几个时辰过去了，村内三个年长者仍在和匪首交涉着，匪首提出几项要求：黎店必须向他们捐款一千大

洋。黎店必须无赏向他们捐工。否则他们要踏平黎店東八奎区。

并着人及时把信函送到黎店。这边第一拨人早就偷偷地奔往黎店了，送信的第二拨人也起程。村子晒场上的人们心急如焚，猛然，他们听到村内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人们群情激奋大家拼命地往前挤去，“不要糟蹋女人？你们也有姐妹……”人们冲出拳头吼叫着。他们一心要冲破匪徒的镇压，有几个青壮年与匪兵厮打在一起。他们赤手空拳只有用手抓嘴咬头撞脚踢。突然，“砰砰”几声枪响，马上有两个人倒下，紧接着又有一串枪声响起，人们轰然冲突嘶声吼叫四散奔逃，瞬间又有几个人倒在血泊中。

此刻，那边匪徒正在大肆抢劫，几个匪徒手中捏着抢来的包袱，一边狂叫着一边追赶女人，他们一个个脸上露出淫邪的笑。村中一时被闹得鸡飞狗叫，大人喊孩子哭。到处尘土飞扬乌烟瘴气，一片世界末日来临的景象。那喧嚣的声浪一会儿朝那边弄堂卷去，忽然女人的尖叫声清晰地传来……

村子的后面住着熊氏一家人，她男人这几天不在家，到铜匠铺子做铁皮生意去了。家中只剩下媳妇和两个小孩，妇人熊氏听到塋子前面的枪声，她就紧紧地闩上门搂着孩子躲在房中一角身子瑟瑟发抖。突然，她听到左近有杂乱的脚步声传来，她的心揪紧了，她紧紧地搂着两个孩子，他们“呜呜”地哭神情惊恐极了。“眶当”一声炸响闩紧的门突然被撞开，“啊？”她惊叫起，随之自己就被那几个粗野残暴的匪徒拖入隔壁房间，“眶塔”门被关上。倾刻，女人身上的衣服被拔光了，几个强盗淫邪地狂笑着把她抬到一张长条凳上，他们把她按倒在凳子上，马上一个大汉猛地扑下来……她感觉自己在炼狱中挣扎沉浮，自己的身子被撕成碎片向空中飘撒开去。他们轮番骑到她的身上，那黑熊也似的丑陋的身子粗鲁地趴在她的身上不断地运动，她已经奄奄一息，而匪徒仍疯狂地施暴毫无人性地蹂躏着身下那具赤条条伤痕累累的身子，他们用一条白布在妇人的下体不断地擦抹，那块狭小的屠宰场上传出：“嘿嘿、哼哼”一连串的怪叫与淫笑，还有粗粗的喘息声。最后只闻女人嚶嚶的似蚊蝇的呜咽声……

二

他紧跑慢赶终于来到黎店的义州郑氏祠堂，刚进屋人就倒了，他是被着急和累击倒的，因为全村人的性命都系在这个送信人的身上，如果时间稍有松懈就会有很多人被土匪杀害。一会儿，“当。当。当。”三声沉闷的钟声轰鸣起来，这是郑氏祠公堂紧急召集族老和乡绅商讨重大事宜的信号。黄分，黎店区长及乡绅胡嗣寅、胡敏休和郑仙瑳三人已坐在公堂上，各路哨探回报：侵占月形塘的匪首张鸣周已杀百姓二人，轮奸妇女两人，烧毁房屋五间。三人板着脸，他们神情严肃，每个人心中都在打点着自己如何自保。他们清楚地知道下一步张匪的抢劫目标就是黎店。

“如果我们没有防御或防卫不当那么月形塘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胡敏休区长

神色严峻地说：“我们必须组织有效的力量进行防卫抵抗。”他板着面孔强调说：“平安是什么？平安是打出来的平安。你不打痛他他就会打痛我们，就会经常来找我们的麻烦。”“那不是一般的麻烦——是要流血死人的？你们没看到月形塘吗？痛定思痛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他望着旁边的人以袖拭泪的样子他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他平时就最看不贵这种妇人的作派。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是。”“是。”他们异口同声地答应着。

几位议事者经过一番争论，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区长的观点并认为：“他们的今天弄不好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早作准备，以前这样的血案还少吗？

于是他们找出《黎店八奎要略图》，三人围在地图旁边唧唧咕咕，不断地用笔圈点，经过反复磋商他们初步形成了保卫黎店，不再受土匪血洗的攻防要略方案。现在最紧急的任务是挑选合适的人担任民团队长，组织训练民团队员并出兵各要地进行防卫。他们张贴布告召集青壮年，准备组成黎店八奎区民众联合自卫团。

晚上，另一拨送信的人也已赶到黎店。一会儿，一个年轻人连滚带爬地闯进区公所：“大人？大人？请救救我们那边吧？”他边磕头边将土匪头子的信函双手呈给区长。区长等嘘唏叹息着，他示意手下领送信的人下去吃饭休息。然后他急忙展开那张纸，他一口气读完信中的内容上面大意是：“张某致函黎店区请借大洋一千，并拉票若干，否则黎店桐梅两区将后果自负。”他非常气愤地长抽一口气：“啊？好大的口气。这难道不是威胁不是恐吓吗？”说罢，他把那信函甩在桌子上。“快快”他气得跺脚大叫：“这还了得？这还了得？这不是目空一切吗？”区长挥着手臂大喊：“快快？你区区三十几号人？难道黎店这么大就没人？”不多时区长急忙致函各乡区：着即你处各自组织力量进行积极防御。入夜，区长胡敏修会同区绅胡嗣寅及黎店几大户族的保甲长正紧锣密鼓地筹划召集壮丁事宜。夜阑人静，大别山的千山万壑内陆续显出星星之火，那火星逐渐由小变大，后来形成雄雄燎燃之势，那是民众自愿加入联防组织的队伍，他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誓死保卫家乡”的诺言在每个人心中不断地翻腾涌现。黎明时分，黎店桐梅两区就集齐了二千余人的联防队员。然后经公众推选了一个叫郑齐玉的人担任联防团团长，胡区长招来书办他翻开区公所老书办所管理的档案，上面赫然写着一段标准的文字——

郑齐玉：字鸿宾大号渐魁生于一八九五年大别山黎店区牌楼湾人。少时读过私塾长四处流浪好赌他颇有些横力给人当过保镖。他曾经带人打长岭关盐卡并私吞枪支他狠事做绝扬名立万。他身高马大粗犷孔武络腮胡脸浑身匪气刚愎自用霸气过人。

这段文字似乎总结了郑某人的大半生，民国二十七年病歿，留了个啥名声呢？人们则：咸口不语。

此人成年后长得七尺身材，虎背熊腰面目有几分狰狞，他是郑氏户族中人。自幼好耍枪弄棒，不爱诗书。仗着父亲和家族的声望在乡里扬得很，成人后就专门干起侠

义道的勾当。不过在当地许多人尊称他为“郑大”，随着时势的变迁，战乱频凡时局动荡，执政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于是，郑大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如果有斗殴，或不平事，他就会替你出面排解，只要是出风头的事大都有他的身影，所以他赢得了人缘。后来在黎店也弄出了不小的动静，引起黎店区长的注意和垂青，随着时局的发展后来他被奎长破格重用。为提拔利用郑齐玉乡绅之间有过不小的争吵，有一半的人不同意用他，一半人坚决要用他。于是黎店区长最终拍板起用此人。区长的策略是：以暴易暴。其实如果按照户房长的本意他们是不会利用他的，他有些行迹户房长暗暗瞧着，是敢怒不敢言。百姓谈起郑某某他们的脸上微微露出怯惧之色来。名声若此为什么被重用哩？

这就是自然法则：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人世间许多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句名言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

李昨天他奔波了五天五夜和大半天才赶到商南，这是鄂豫陕三省八县结合部，它是陕西的东南门户。也是一处偏远的地方，它的隐秘性为人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方便。他今天猫着腰悄悄地钻入一条干涸的两岸长满杂树布满浓荫的河沟，昨天沿着河边的一条小径径直往前疾走，他这是受奎长之命去那地方借枪弹，用于防御张匪的入侵。黎店虽然组织了二千多人的队伍但是武器奇缺。奎长和组织者就想方设法四处求借，联防团已筹备到梭标和大刀千余件。他们一边加紧训练一边筹建联团组织，郑齐玉担任团长兼教练，李经华担任文牍，胡敏修担任给养处主任，改建黎店帝主宫为区团部。原团部驻地东岳庙开办造枪厂，暗中请师傅造步枪，自包自制土炸弹。黎店民众万众一心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各项防御工作，他们严阵以待准备迎头痛击来犯之敌。

商南是陕西偏远的一座县治，但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地商贸发达民风诚朴，其中不乏粗犷剽悍之徒，商南有一座山叫鸡鸣三省，因为它所处地理位置属三省管辖，当某一村的雄鸡打鸣时附近三省毗邻的村落均相闻那清晰高亢的歌喉，故名。鸡鸣三省海拔高，常年多半时间是云雾缭绕，此山神秘诡异其内幕鲜为人知，莽莽林海深沟巨豁经常有强人出没，偶尔还能见到一具已腐烂的无头尸。山脚有一条街叫合子街，因它是杂居异地人群而驰名，所以它的复杂多变是一种已成常态的格局。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能在此地找到生存的土壤，他昨天风尘仆仆赶到这里就是暗中和同乡商人秘密约会，黎店在此地做事的人有很多，在县政府任职的也有几人，而且有三人还是黎店人。黎店的奎长和乡绅们与他们是要好关系，彼此经常有来往，他们是互通信息的。现在昨天就是受奎长之命特来向他们筹借枪支弹药，以抵御土匪张鸣周的入侵。他这次千里之行任重道远，容不得有半点疏忽，与他接头的人早就站在店铺门口，这人是黎店商人胡翼的店铺伙计名叫辛乙，此时那人正探头向四处张望。

三

他虽届命天之年那五短身材已发胖。板寸头，一张国字型的脸膛显得天庭饱满，一双眸子熠熠生辉，浑身透出精明强干。上身穿玄色对襟短装，下着一条火灰色长裤，脚蹬一双乌黑发亮的皮鞋，手捏一杆旱烟枪，脸上常常挂着慈祥禧气的笑容。昨天望着胡会长自己倒显得谨慎局促起来，他就是黎店籍商人胡翼。昨天把一封书信双手递过来，会长笑着摊开双手把小伙子招呼进入后堂，一会儿，他敛住笑容脸上显出严肃的神情，他停顿一瞬然后压低声音说：“你可知道那是违禁物品？”他盯住昨天又补充道。

“带那家伙上路是不大好走的。”他板着脸说。

“小伙子你有把握能保证不出任何问题吗？”

“能。我用我自己的性命担保这批货的安全。”他绷着脸语气坚决地说：“绝不连累大人。”

“好。我相信你能办妥这件事。”他说罢用圆实的手拍拍小伙子的肩膀眼露期盼之光。

经过一番秘密斟酌设计，他们拟出了非常严密的托运方式。夜幕降临，昨天就悄悄地潜入黑暗之中，不知走了多久他还在鸡鸣山林海中穿行，有时透过树叶的缝隙还能看到茫茫夜空有星星在闪烁，他年轻气盛独自一人在这冷气森森的密林中跋涉自己浑忘了害怕；自己只有一门心思：“快些快些再快些赶回家”。既有了这想法自己的脚步不知不觉中加快了，他这时不是走而是在跑，正是这样跑走倒让他避开了许多危险，昨天已感觉全身在出汗了，他扬起右手臂在额上擦了一把汗，又继续往前赶。

四

联防团长郑齐玉正在集训队员，他站在人群的前面，阴沉着脸虎视眈眈地盯住下面的队员，似乎要从人群中找到一个发泄的对象以显示自己的虎威。队员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大家屏声敛气地站在地上，他们一个个板着脸，腰杆挺得笔直。他们知道这次任务的艰巨性，还有它的重要意义。他们个个是热血男儿，他们不怕死。如果贪生怕死自己绝不会参加这组织的。在加入保卫团的时候大家是一一宣过誓的，于今家园的安宁受到威胁遭到挑战，家乡的父老就希望儿女有保卫她的义务和能力。他们不愿看到孱种，但他们又不愿看到流血与死亡，现在现实和希望是矛盾地交织着。此刻，郑氏祠堂内各户房长正在焚香祷告，他们身着黑色长袍，双手捏着燃烧的香烛对着香案上的神位三跪九拜，然后将香郑重地插入香炉内，他们跪在地上双手合什，双唇动着默然有声。他们是在求告：愿他们旗开得胜！愿交涉化干戈为玉帛！而另一厢，他们的父老则于家中也在暗暗地烧香磕头，为自己的孩子祈祷平安。祝他们出征凯旋归来！

黎店同梅两区这次堵截土匪张鸣周的地点是黄茅尖。那里是张匪入侵黎店的必经之路，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自山脚那迷茫的谷底若隐若现地露出来，尔后那羊肠小道又似巨蟒从山谷烟雾中弯弯曲曲的爬上黄茅尖山顶。其山顶部古树参天，怪石嶙峋，杂草掩映着一座庙宇。站在山顶俯瞰：东部辽阔的天地间，群山起伏若苍龙跃跃欲试腾空，云汉茫茫似仙宫云帷乍展临凡。那壮观之景令人目不暇给神思飘渺。现在那方天地是黎店管辖区域，而山西部是三河所辖地。这东西两区域都位于大别山的腹部地带，且多是易守难攻的关隘之地。

黄茅尖庙宇虽不大但它的历史悠久，据文字记载此庙始建于明代。最初是由黄州府麻城县令签定由敦阳和黎店两区联修。但后来相传原八奎中的敦阳、黎店两区争着欲单方修建，双方各执一词，且庙址不一。忽料，某夜狂风骤起将所备材料尽数卷到此尖，于是，两方头人面面相觑……自此，他们才始信所谓神灵说，于是他们自息争端，才定址修成黄茅尖庙。历经波折后庙堂终于竣工，装饰一新的黄茅尖寺庙香火旺盛。但每到夏季庙内蜈蚣满壁，如果人不动它它也不伤人，故云此地为蜈蚣地。黄茅尖也因庙出名，庙又因神异蜈蚣地而驰名大别山与麻城黄安等地，从而庙中神灵饱享着人间香火。自古道：天下名山僧占多。寺庙竣工伊始职事由当地人管理，斋事旺盛香客兴隆，庙产丰富。可是，几年后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行脚僧人，人称“哈和尚”。他的行迹曾经出现在定慧寺、柏子塔和龟山等广大地区。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传奇人物。他名号虽然如此不堪人却颇有能耐，当然这是后话。这哈和尚在黄茅尖庙一住就是百余年，直到辛亥革命清覆王朝，彼僧忽然在某日卷了行李独自一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出此庙，从此哈和尚的行踪在此地销声匿迹。

岁月悠悠白驹过隙，转眼到了民国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四月末，鸟语花香，春夏相交的时节显出一派祥和安宁。

黎店的农人此刻不得不放下手头春耕的犁锄与农活，他们忙起了防备巨匪张鸣周的活事，人们都在进行大清壁竖野活动。他们手头一边忙着口中还不忘诅咒着，那杀千刀刮万遍的张鸣周匪帮。根据联防团外线探子采集的信息情报，这些匪徒是军阀混战时被打败的离队溃兵。时局动荡战乱频繁。当时一些部队官兵私自脱离队伍为匪的乱像经常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发生着，他们每到一处轻则勒索老百姓钱财衣物，甚者杀人放火，强奸拷打。让受害者家破人亡，家园成为一片废墟。提起匪患人们恨得咬牙切齿，谈匪农人惊恐万状，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反。在大别山跑反成了老百姓的专用名词，他们对跑反的生活早已习惯，甚至有的人家干脆在深山搭建了茅房，一躲避就是十天半月。这次由黎店区绅组织的联防团，他们马上就要开往黄茅尖阻击地拦截自月形塘入侵之敌。经过动员百姓才没有逃往山中，他们留在村中为民兵们提供各种便利帮助。

黄昏，黎店街道站满了黑压压的桐梅两区联防队员，足有二千余众。在队伍的两旁挤满了为他们送行的人群，父老乡亲他们手中高举着酒碗为队员们壮行。此刻，场

上一片肃静人们自觉地停止了吵闹，面对此情此景大家心照不宣。一会儿，那个带队的郑团长站在一石墩上大声喝道：“弟兄们是好汉的就喝了这碗酒吧！”？顿然，街道上掀起一串砸碗的清脆声音一路噼啪噼啪传过去不绝于耳。街道两旁人群中相继发出赞叹声，人们的激情被点燃了。大家冲起长拳高呼：“胜利！胜利！胜利……”。队员们一口气喝完酒将空碗摔于地上以示此去的决绝之心。

“砰——啪——砰”。

原来，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出一尊黑乎乎的硕大的抬铳。然后，就将那家伙瘦长的三脚架撑架在地上他们往铁管内装填火药，好大一会儿他们摆弄完毕接着就点燃引线，几个人跑得远远的他们蹲下身子双手捂住耳朵，倾刻管口喷发出三声之暴音响彻于黎店街道的上空。钱行队伍中那套擂鼓队的乐器击打起来了，铿锵激越的锣鼓声催人奋进，队员们默默无言神情庄重，他们一个个板着面孔，脚步沉重地踏着热烈的鼓点从欢送场面中出发了。

如果说这次出征自己一点也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现在强盗马上打劫到自己父老乡亲的头上了，每个人的姊妹都遭受着威胁的危险是血性男儿都必须挺身而出，他们是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的。此时，队伍人群中有个身材挺拔高大的青年他正健步如飞地走在队列的旁边，他不时与同行的几个队友低声交谈着，惹得身旁的几个队员忍俊不禁，但是大家又不敢放声大笑，加上那青年他不断地把手放在口边“嘘嘘”的打手式阻止，所以只能听到队员们不时发出低微的笑语声。一时有种让人舒展眉头的的气氛洋溢于有些沉闷的队伍间，从某种角度而言它是积极的昂扬向上的它的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着队伍的士气。

这个爱说笑的青年就是黎店西坳乡李刘湾村李治廷李昨天。

他是联防团中的骨干成员也是联防团某小队中的一名小队长。

前期，他经过长途跋涉从商南借回枪枝，随之自己又鞍前马后地帮助联络各区乡的乡长还有各户房长，经过自己的努力周旋才将各项事情沟通办妥；终于有了眼前的出征规模与防御实力。

一会儿，队伍就进入李刘湾后山长岗的栎林湾村口，大家摒住呼吸保持高度的警戒状态。再走几里地翻过那道长岗山峦就快到黄茅尖阻击地了，虽时值山寺桃花始盛开之际，但是大家无心观看如诗如画的风景，因为军情似火；此刻，队员们心中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大家都不能预兆自己未来的命运是怎样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见到各自的对手。

“快快。”前面的队员传出话大家一路就心照不宣地往后面传开去，人们的行军速度加快了。不移时队伍就爬上了山岗，根据团长的指示后面留下了一半的人数作为预备队。他将七条枪调往最前面的尖兵小队，然后又将队伍分成三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布防。另外派出十个哨探往前方纵深穿插作侦探接敌，队伍散开后每个队员各就各位。一时，从黄茅尖至周家湾，至撞林坳，至江家冲与月形塘交界的山岗上都布满了黎店

东八奎区的联防队队员。

月形塘村庄内此时显出一片萧索的迹象，自从刚刚遭遇了匪徒的洗劫很少有人们在村外露面，几家被烧毁的房屋还在冒着余烟，村庄内隐隐传来妇人的哭诉声。偶然有一个人影从外面路过，那神色也是慌慌张张的。人们被匪患害苦了害怕了他们现在都不敢在外面活动了。他们恨死了那些千刀万剐的匪徒，他们希望地方政府更快地想出对策来维护和确保一方的平安。人们的诉请正在慢慢地往上传达，此时，村中的父房长正在和黎店的联防团接洽，他们一边派人去黎店协商参加防御事宜，一边给正往这边赶来的联防队伍进行联络活动。

张鸣周土匪头子此时得到消息：黎店正起大兵往月形塘赶来。他紧急作出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撤退。”他压低嗓门招呼：“弟兄们，风紧——”匪徒们听到头儿的呼喊大家慌忙往一个地方跑去，一个个或提着或抱着抢掠来的物件，他们齐聚于张匪的身边。

他此刻正匆忙与几个小头目商讨撤退办法，不远去隐约传来许多人语声，几个人作堆聚在一起，他们不时抬头朝四周张望，他们的惊慌神态早已将谈判的筹码抛入脑后。倾刻，张匪召集手下几十号人马一窝蜂地往三里岗而去，身后卷起一阵滚滚烟尘。

“噼一啪”忽然，枪声划破沉闷的空气自山野间传来。“唻嘞嘞”一声奔马的长啸声刚落地，领头的一匹高头大马在村子的晒场上撒欢地转了一圈才停下来。随之后面大队人马吵吵嚷嚷地拥入团长挂着盒村庄。一边，郑子枪威风八面地从马背上很轻巧地一跃就下来了，他刚下地就被从村子中迎接出来的几个人揖让着引入一座高门大宅中去了。另一边，联防队员们来不及休息就大呼小叫地帮忙着救火，大家投入紧张的救火劳动中，经过一阵忙活队员们终于将火扑灭，他们并将烧毁的几间房屋修整一新，队员们三五成群地坐着或站在村子的空场地上，他们各自谈论着什么。这时，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一边，他冷冷地看着队伍刚入村的场景。他一时有些气愤一时又有些灰心丧气。他想不到领头的团长居然走进那所大宅子并且一去就是许多时候。他就是参加这次防御任务的李昨天小队长。这时联防队员他们似乎忘了刚才的紧张与不安，大家既兴奋又有些失望。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积蓄力量精心准备多时的惊心动魄的一刻，最终却没有狠狠地打上一仗——连一个匪徒的影子也没见着。所以他们觉得有些冤枉。甚至有人怀疑情报虚假，领头的或许以防御悍匪为名聚敛钱财。因为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

“谢谢！”一会儿，从那大宅子中走出一群人，他们边谈笑风生边打着手式。他们来到村庄的晒场上，几个老者正拉着团长的手一个劲地唠叨：“谢谢！谢谢你们的大恩大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黎店的乡亲们！”“不用谢。东八奎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守土安民是我们的责任。”团长拉着老人的手安慰道，他的脸上溢出非常满意的神色。

“乡长。请你核实村子中的损失情况？”他用肥大的手掌在自己那肥胖的长着络腮

胡子的脸上抹着说：“待返回时我好向区上汇报。”

“经过核查落实月形塘大湾村中计：有五户人家房屋被烧毁。有二人被打死。有二人被轮奸。”乡长低沉着嗓门黑着脸说道：“请团长帮忙通融通融！看上面对他们有没有一点救济？”他接着说：“他们着实太可怜了……”“嗯嗯。”那郑团长鼻子中哼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以胜利者的面孔冷冷地蔑视着整个村庄，那身上的酒气浓浓地飘散开来。

“呜呜——呜”村子的晒场上又响起长号声，联防队员们顷刻集成两路队伍站在场地上，他们即刻起程每个人撩开脚步大踏步地往来路开拔纠纠地踏着归途的黄土路浩浩荡荡而去。

忽然，妇人一阵伤心的哭诉声伴随着悄悄的风从村子中清晰地传出来……

他倏地打了一个寒噤……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救援者不去慰问受害者却和村子的户长乡长混于一团？他们仅仅是应酬酒席吗？不。他们简直是互相勾结。他和他们干了什么不能见天日的勾当呢？这样的主子难道还有为他效命的价值吗？

“我李昨天为什么闯入了这场闹剧中？”他这样想着就产生了退出的思想。

“这不是一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队伍。”因为领头者根本就不是穷人。昨天他的分析很有道理。他看出了两种阶层的某些不平等的现象所产生的反差是如此巨大。他的心底产生很深的抵触情绪。他认为双方的领头人的酒席接洽那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尤其不应该出现在这种时候；他想自己如果长期在这种不平衡的漩涡中摸爬自己势必会被摔得头破血流。

五

黄昏，黎店区的街道上坐着许多无名百姓，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等待自己亲人的。而更多的是坐着一片无聊的看客，这是大别山区农人的特性，他们是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此刻，因为自己的儿子或丈夫或父亲从出发去抵抗张鸣周土匪，直到现在天快黑了还不见一个回来的人影，他们焦急地盼望着联防团队平安地归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是现在他们的关心有些过极，在坐等的人群中甚至有少数人还抹着泪水，守土保家原本是善举但是现在他们的静坐给人们的心头涂上了厚厚的一笔阴影。区长大发雷霆乡长唯唯诺诺户房长们急得团团转跑腿的伙计冲进冲出；区街有些乱相频频发生……

“快走快走。在这里嚎什么丧？又不是死了人。”从区公所跑出来几个人，他们大声斥责着坐在街上的农人。许多人起身灰溜溜地走了，最后还剩下三个妇女没有离开，她们只是静静地坐在地上神情呆呆的像木偶。

“当时是你们自己报名自愿参加的，怎么现在思想上有了想法？”一位年长的男人站在街道中间望着几个妇人他心平气和地说：“快回去。几位大嫂你们的家人自觉参

加抵抗土匪的抢掠，他们守土保家是为本地父老乡亲做好事，他们不会有事的。”

“快回去吧！”他说罢转身走进了区公所的大门。

当然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就说明某些方面的确存在问题。难怪有坐街哭街的农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间，这种问题的出现不管你爱不爱受不受得了，大别山的农人他们是不会顾及这些的。他们只是急需得到自己的诉求，如今自己的亲人被骗去打仗为人父母她们那心中好受吗？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都会回答的又是每个人都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其中猫腻的事太多了。

那个出来说话的老年人就是区公所的一名小小的书办¹，大概是人微言轻老书办的话似乎打动不了静坐于街面上“示威”的人群。这些人大多被公家视为刁顽之徒，他们的行为触犯了公家某些人的大忌，后来自然而然地招来了打压等严厉的制裁。

“快走。快走。快走吧！？联防队马上要返回了，那贯缕胡子的老郑可是个不好说话的主儿呢？”“何必招那尊神哩？”另有妇人说：“忍吧？忍是福气。”随后街上一片悉悉索索的声音几个妇人起身拽起自己的随身之物走了。“不得好死的东西？……”咒骂声言犹在耳。

最后的几个人在老人的劝说下于是也慢慢地离开了，虽然她们十分的不情愿但是她们知道那个所谓的联防团团长的脾性。她们惧于团长的威慑力此时不得不避让离开了。她们虽然形式上屈服于某种潜在的威慑力，实际上就是打死她们，她们的心中也还是不服的。大概这就是所谓民心所向的问题与话题了。

李刘湾的乡亲他们的行为哪怕是一举一动都似乎很谨慎，他们是知道出公差的某些鲜为人知的内幕的。比如这次参加抵抗土匪的大活动，因为有李昨天在村子中帮忙联络或通风报信从而使李刘湾的民众在思想上事先有了准备。这是他们首占优先的“人和”条件之一；至于地利条件他们更是得天独厚了。李刘湾村庄距离黎店十里地，是東八奎区的西部前哨和防御门户。这次拦截土匪就是通过李刘湾这条必经之路。

黎店李刘湾原本就是社会缩影的一座熔炉：

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狐朋狗友，地痞流氓。

刀笔酷吏，樵夫农人；赌徒恶棍，贪官污吏。

文人墨客，行商坐贾；拐子人妖，走方郎中。

混混乞儿，采花大盗；传统子民，清官廉吏。

这一切组织成了黎店区人们的生活百科图，所以说李刘湾是个窗口。它是社会的缩影，是世间百态的倒影，是人生现象与世相的折射。如果你在此地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人间百态，你就会什么都明白一些，什么门道也似懂非懂地看出一些了。这些社会生活知识就是人生对你的回馈。

薄暮时分，联防队伍都撤回了。许多队员因为没见到土匪的影子而感到很扫兴很没面子，他们悄悄地各自散去回家了。其中，还有些热血青年为此还骂骂咧咧，他们

¹书办，就是管理档案的专业人员，还帮忙写一些应酬方面的文档，相当于现代的文秘。

只有用骂娘来发泄着心中的牢骚，他们面对遗憾只有一脸的无辜和无赖；“往后仗还有的打吧？”他们嘀咕着安慰自己。最后只有李昨天他一人跟随团长往区上赶去。郑团长骑在马背上，他微阖着双目，他神态悠然地和昨天聊着话。小伙子牵着马缰绳在他的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

“小子。今年多大？”他在马背上懒洋洋地向前面正低头默默地走着的青年发话道。

“啊？团长小子今年刚好二十四岁。”他回过头来不亢不卑地答道。

“啊？是吗？哈哈。老子大你七岁呢。”团长爽朗地笑道：“不大不大。你这年纪正是奔跑的时候，好好干吧？老子亏待不了你。”他大咧咧地说：“跟着老子干错不了。”

“可是……团长？”他犹豫着，然后大着胆子说：“我想退出……”

“嘿嘿嘿嘿……”团长听了他的话后纵声长笑着，他乘人不备偷偷地在马背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突然那马负痛向前蹦跳狂奔起来，昨天灵巧地往旁边一闪就躲开了马的踩踏，但是自己也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好啊？退出。说说理由吧？”团长狡狴地笑道他静静地望着年轻人。

“团长？……”他有些不满地叫道，脸上显出诧异的神色来。“团长！我哪里做错了吗？”他疑惑地说：“筹措枪支戈矛，为联络各路人马我奔跑了十余日，我是尽心尽力的。可是……”他犹豫地说：“可是？可是您老好像还不信任不满意？”

“信任？”他大声说：“我问你功夫哪儿学的？”

“不错不错吗？”团长高声嚷道：“你小子的功夫不错么？”

“在哪里从师学艺？”团长冷冷地问道。

“我没拜师没学艺。”昨天平静地答道。

“不要说谎？”团长盯住他逼问道。

“没有说谎。”他说：“早先跟父亲一道跑过几年生活。”

“啊？不错。正宗的家传手艺？”团长还有些怀疑，他用审视的眼光望着昨天轻笑着。

他知道团长的疑心很重，就索性把话挑明：“团长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在清营服过兵役的。”

“啊，啊我怎么就忘了呢？”团长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抹着嘴，还不停地上下反复的撸着脸上的络腮胡子说：“我怎么就把他们忘了呢？”他的刚愎自用和霸道的特点使年轻人昨天很反感。

“他们可是军营中的优秀分子呢？”他喃喃自语地说：“能在前朝当兵的大多是个角色哩？大清朝不简单。几百年的基业被孙疯子毁了……不值得呀！不值得呀！”他似乎沉浸在昔日的回忆中。从他的话语中可见他对自己昔日的生活是无限的留恋，只是现在他人在曹营心在汉。他不得不忠心耿耿地服务眼前的主子了，只是时下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似乎想做主宰当主子的人有好几个，闹得百姓糊里糊涂的莫衷一是。当然，这种乱象给许多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应了大别山的一句俗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

的。比如刚刚出现的土匪犯境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时下正是用人之际？”团长缓和语气说：“为什么要退出呢？年轻人！跟着我好好干吧？你是有潜力的。”他从马背上飘落下来用一只手掌抚着昨天的肩膀说：“小伙子，跟着我跑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可是？团长我不适应公家的生活。”昨天说：“我，我不会应酬上的事。”

“那没问题。慢慢学嘛，总有学会的时候。”团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劝道。

“好。走吧？”说罢他又轻轻地一跃上了马背。于是两人又继续往前赶去，他们的身后激起一阵烟尘。

六

入夜，黎店区公所内此刻热闹非常。内面灯火辉煌，区长、乡绅与联防团团长还有一帮所谓的社会贤达正在聚会。隔壁的厨房内几个厨师，他们正热火朝天地忙着配餐，烹炒煎炸各式菜肴。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刀钎铁铲凑出欢歌。李昨天他这时一人悄悄地站在走廊上，他静静看着厨房跑堂的伙计穿梭似的来来往往师傅们吆五喝六超常忙碌的身影，他不觉摇摇头，马上自己心中的腹诽话语就出来了：吓呀？真不要脸没打上仗居然喝起了庆功酒？

“这样的政府……百姓不苦才怪哩？”他心中嘀咕着。心中的不平虽然用警毁的话说了，但是这种社会现象岂是自己一介小民能改变得了的？他苦笑着摇摇头，自己唯有用这种方法自嘲。自己能出污泥而不染吗？不能。起码眼前就不能。刚才自己是默认了跟着团长的，要不这时自己也不会装模作样地站在区公所内的。“我是什么？我不也是一个小小的跑腿的。”他不断地自责：“我现在居然也要分一杯羹？”

李昨天自己还不好意思吃这样的庆功酒席，可是那些父母官们尸位素餐，还在酒席上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他坐在酒席上如坐针毡，他唯唯诺诺的既不说话又无笑脸色，他苦着脸地坐在那儿，像有很大的心里负担似的，是别人负我还是我负他人？这种心思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少数人窥破了他的这份心思。

“昨天？你跟我出来一下。”团长笑着走过来拉着小伙子的手就往大门外走去。

“我知道你心中这时想什么？但是你今晚在酒席上必须要振作起来。”他强调说。

“虽然这次我们没有遭遇土匪，但是为什么还要喝庆功酒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不定下次就要面对面地和他们干？”他情绪激动地抬高声音：“你看？既然他们有了第一次，那么我们就等着他们的下一次吧。”“也是。也是……”昨天用手搔着头皮：“他们或者还会有下一回的？”

“就是吗？年轻人你想通了这些你就不要不高兴，做人何必要一根筋呢？你的忠实是远近有名的。不见得你自己认定的事就是对的。因为时势是总在变化的，人的脑筋就要随着时势而变切记钻入死胡同。所以，这次的聚会酒就很有意义嘛？”

“因为这是形势上的需要。”他说：“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

“以后习惯了你就会自然而然的面对各种社会生活现象。”说完他就板着脸走过去入席了。郑团长坐下后他静静地望着大厅门口的小伙子李昨天……一会儿，有几个人向团长与李昨天两人投来疑惑的目光。

于是，李昨天也似笑非笑地走过来坐到酒席中间的凳子上，不多时客人陆续到齐。大厅内一时热闹起来。李昨天默默地坐在席上他悄悄地朝大厅一瞧：厅内居然排满了六桌席的客人，而且许多是陌生的面孔，大厅内一时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大厅内客坐席面热气蒸腾烟雾缭绕。这境况于憨直木讷者是度日如年的煎熬，于性情活跃者他们找到了展示自己的平台。顷刻，各色人等他们在席间谈笑风生，不多时人群中掀起了阵阵开怀的爽朗的大笑声来。一会儿，大厅内安静下来。人们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靠北首的最开头的首席：此刻那席面旁边悄悄地站起了三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啊哟！？”“噫？是两位区长？”席面中间有宾客暗暗地嘘唏起来，大概为几个悄然出现的父母官叫好，而更像喝彩。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区长的到来，因此大家感到惊讶。原来他们分别是黎店镇区长胡敏休，还有東八奎区奎长胡士寅，黎店東八奎区联防团团长郑齐玉。他们是准备讲话所以就站起来了。

“好！各位来宾，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社会贤达。你们能参加这次聚会，我代表黎店区人民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关心！”区长瞧了瞧全场在坐的客人，然后他提高声音说：“这次黎店是有惊无险的，虽然土匪没有进入黎店但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次抵御土匪我们的联防团队员在郑团长的正确指挥中将张匪吓跑，还救助了受害的兄弟区域的父老乡亲，这是黎店区人民的义举。”

“在这里我代表区公所向联防队员表示慰问和感谢！”

“我还要提醒我们的联防团全体成员们，请你们保持高度的团结协助精神，以不变应万变。”他强调说：“因为时局动荡，遍地烽火。溃兵流寇经常于广大的乡村祸害百姓，所以我们防御的重点是今后的时时刻刻，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乡村防御工作的后期来。”

“是”“是是”“是啊！”胡区长话讫下面立刻就掀起了一片骚动声。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大家对区长的分析和见解深表赞同。但是如何建立横向与纵向的立体式的防御系统，组织运作是非常麻烦的。组织者必须有大的胸怀和长远的眼光，还要有一批得力的助手，千头万绪，纲举目张。到具体时刻那就是组织者的魄力和能力的双层体现，也是一个地区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好。下面请大家安静下来！”区长说。

“现在请相关组织者安排后期工作。”下面又安静下来。

接着讲话的有联防团团长，有后勤管理者，还有東八奎区绅及富商他们都表态全力支持家乡的联防事业。打造東八奎区的平安品牌。为家乡的父老乡亲造福。

宴席开始了。觥筹交错，笑语声喧。划拳声猜谜声此起彼伏。人们闹了一通宵，他们似乎方兴未艾。

李昨天不胜酒力，他草草收场走出大厅。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就一人平静地站在大厅外的教场上。

他静静地凝视四周静寂的夜空，繁星满天它们在不停地眨眼。忽然，他的眼前一亮，他不觉抬起头来此刻有一颗流星正拖着长长的尾巴从群星中掠过，“啊？”他惊叹一声感觉它是那么的耀眼炫目，它给漆黑的夜空带来一片光明。可是一瞬间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地又变成了无边的黑暗。“哎呀？”昨天嗟叹着，他想不通那流星为什么消失得那么快？它太像昙花一现了。于是他又想到了此时大厅内的盛极狂欢情景，但愿这样的好景常在。自己不是怕死鬼，但是自己也不愿看到战火更不愿看到流血和死亡。

黎明时分，李昨天赶回了自己的家乡李刘湾。这时整座山村万籁俱寂，四周的群山黑压压的像巨大的怪兽静静蹲卧在那儿，他无心观看家乡的夜景，此时人们还处于沉睡中自己也困倦极了。于是他轻轻地敲开家门，一会儿，一个身材修长脑后挂着一条长辫子的年轻女子悄悄地将他拉了进去。那就是李昨天新婚不久的妻子。余氏，名婉仪的妇人。

“吱”门轻轻地阖上了，一阵嘘唏声过后，庭院外面复归平静。

顷刻，一抹淡淡的灯光从窗洞内泄露出来，屋子内隐隐传来人语声。

“天哥！”妇人边脱衣服边说：“你从老郑的联防团退出来吧？姓郑的不是什么好人。你在他那儿干我总是提心吊胆的……”“嗯。”男人应着冷不防一下子将女人抱起按在床上，他急不可奈地就将通条身子压了上去。床上只有粗粗的喘息声和肌肤摩擦声。

“哎呀？”妇人低叫一声就用一双长长的手臂紧紧挽住了男人的臂膀，男人急急地抽插几把又忽然停住，只是将那家伙涩涩地深深的插入不动让它在内面发酵。“哎哟”女人拼命地扭动臀部和身子，她不断地用手摩挲着丈夫背部结实的肌肉。“快快。天天。”她迫切地呻吟叫嚷：“哎哟？你不动莫不是闷死在内面吧？”男人的火被妇人点燃了。瞬间，二人电光石火地拼抢纠缠在一块，女人似一条蛇死死地缠住男人，他们颠鸾倒凤纵情起乐，他们似乎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从而去解脱白日里的疲劳与紧张。女人款款深曲循序渐进地调教着自己的男人，男人这时也渐入通幽曲径最佳状态，“嘿嘿”他专心致志地开垦着那片处女地。他此刻才觉得大姑娘的身子是那么的具有激情活力，她魅力四溢让男人充满遐想。他霸道地在那弹性绷紧的女子肌肤上搓揉，他按住她的两只白嫩的乳房，女人急促地呻叫“天哥哥、快点…快点…”

“啊啊？啊、啊哟”床铺一阵急速剧烈的颤动，然后室内安静下来。

“天哥！退出吧？退出后进入我那个组织。”她梳理着乱发望着男人说。

“那里有很多男人的，有男人干的事。”她央求道：“我的上级也是姓李。”

“他待人很好。没有什么架子，他更不像姓郑的动不动就责骂下手，有很多人都在他身边干事哩！”“让我想想吧！”男人说：“就是加入你那个组织，我必须搞清楚你们组织的背景。看看是不是与姓郑的是一路人？”“不嘛？还犹豫个啥？”女人用修长的白

藕似的双手挽捆住男人，“讨厌。还查个啥子？”她又露出了做姑娘时的撒娇任性的天性。

男人一会儿应道：“仪妹？我一个大老爷们闷咕楞²的钻入女人堆算个什么？你想我有得人引荐人家会怎样看待呢？我不搞清楚就凭你一人能说明什么呢？你说。是吗？”他盯住媳妇红润圆实的面庞，男人鼻子中隐约嗅出一股女人的体香，那香正慢慢地悄悄地袭来浸入自己的骨髓。一时他又倏地翻身恶狠狠地捆抱住女人将那东西狠很地插入……

“哎哟？讨厌……”她瞧见男人那异样的眼神和狼样的凶相，女人偏着头诧异地盯住他，不觉发出一声惊叫。女人发觉男人这次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地粗野，所以她望着男人就紧紧地皱着眉头。这可是连新婚之夜也没见过的猴急劲头呀？她不觉大起疑心。这是玩的什么招数呢？妇人怀疑丈夫在外边还有相好的女人。

“我莫成了他李代桃僵的替死鬼吧？”她如此想着不觉全身打了一个冷战……

“呀呀、哎哎”她急不可耐地把男人往下推，她呻吟喘息着，问道：“天！？你今晚是怎么了？”“哎哎、你、你下来。你弄死我呀？你、你下来。”“哎哟、啊！？你快下来。”女人在下面火急火燎地叫着。“么事？今晚你魅力出来哩？香、香、香着哩。”丈夫说。妇人听到男人的语言慢慢地又停止了挣扎。她在想着：不知他说的话孰真孰假？

“嘿嘿、啊啊……”男人还在上面认真的弄着。

妇人拼命地扭动身子，她一心想把男人弄下来。

七

她不打算现在就将自己的组织告诉男人，自己并不是不相信丈夫。因为丈夫所从事的特殊工作原因，自己不想给双方带来什么麻烦或危险。而且更主要是自己的工作是在隐蔽中进行，组织内部有严肃的纪律和严密的防患措施。自己准备说服丈夫后再把情况向上级组织汇报。因为这是干自己这种工作的每个成员最基本的素质与必须严格遵守的组织纪律，组织中的每个成员曾经都站在红旗下发过誓的，她们向镰刀和铁锤宣誓。她为自己能加入这一组织而骄傲自豪。更因为自己在组织中当了会长，这是上级对自己的信任。她感觉自己的责任是重大的。现在自己和这个男子组成了一家人，那么自己就有责任对丈夫的前途负责。

她匆忙地洗漱毕就入厨房做饭去了，可是男人还躺在床上想自己的事。自己心中非常矛盾，都是为东八奎区的百姓做事怎么就有那么大的区别？自己是知道妻子在躲躲闪闪地忙活，她当然是想避开多数人的眼光，其中也包括自己。自己早就想问问可是自己又有些害怕妻子，尤其她那双晶莹的咄咄逼人的眼神。那是女人心灵的窗口。

村庄东头一座庭院，土墙围子上爬满了青绿的爬山虎，那绿叶于阵风中发出窸窣

²闷咕楞，大别山方言，有“突然”“猛然”之义。

窸窣的繁音，像低吟像合奏。在庭院的周围是环绕的一座座土丘，那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大树，还有枯藤缠绕着几棵大树，它们一窝蜂地绕着树往上攀爬。一群鸡雏不断地煽动稚嫩的翅膀，它们围着自己的母亲唧唧喳喳地叫得欢，有两只冠子乌红的大公鸡雄赳赳地站在旁边守着它们。它们的世界充满安宁与温馨。房屋的附近不时传来“咿咿”“咩咩”的山羊叫声，几只老山羊正在屋后的山坡青草丛中啃着，它们啃几口就偏着头叫几声，啃几口就叫几声。倒是充满生活的情趣，这大抵像劳动中的农人边干活边哼着小调吧！不过在大别山区还有一种传说：老人们常常念叨，山里狼多一不小心羊就被叼跑了，羊是闻狼色变的所以它胆子特小，它们身边是不能没有人陪伴的，当主人在自己身边的时候羊就安静地放牧，一旦人离开了它们就不断地叫叫叫。因为自己害怕恶狼的突然袭击，于是它们就用叫声来驱赶寂寞与恐惧。当然还有寻找自己主人的原因。羊就是这样一种既可怜又可嫌的弱小者。

“大大³！”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喊道：“娘？您们来吃饭吧！”

“哎哎。来了来了。”庭院内传来老人的应答声，一会儿，两个人影出现在走廊上，他们放下手头的活儿，将沾满泥沙的双手放在衣服上抹了抹又举目四顾，然后身影消失于屋内。

“昨天回来了吗？”火房内一个老人的声音传出来。老人拔完院子内蔬菜地中的荒草他边洗手边大声问道，因为他看见儿媳还在旁边一个劲地捣蒜泥，于是他就问起来。

“回来了，大大。”年轻人李治廷一边穿衣一边跑着答应从另一边过来了。

“他昨晚快要天亮时才到家哩！”她麻利地忙活着答道：“人还是够困的。”

“大大、娘！”年轻人李昨天走进火房，他望着两位老人，他看见他们那佝偻的身影……他觉得老人这一生为生活奔波，过去那种精明强干的影子早被岁月的风雨磨尽了。

他的心中漾起了一种难受的情愫……

“您俩老不要太劳累了。家中的庄稼等我和婉仪落空就料理了。”

“嗯？”他“叭叭”地吸着旱烟，他抬起头盯住儿子的面孔，说：“你、你们几时才落空？”昨天听到父亲的话非常尴尬，他只是不断地用手搔着头皮。他知道父亲这是在抱怨儿子媳妇经常不回家，只是老人说话的方式不同罢了。如果遇上一个火暴脾性的大大，那么他早就与自己的儿子吵开了。

李昨天默默地坐在父亲旁边，他觉得自己这时候没有什么安慰的语言来安慰老人。是的。自己其实根本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家中轻活重活全是两位老人包干了。他理屈词穷，只是呆呆的坐在那儿。媳妇也慢慢地默默无声地坐在丈夫的身旁……

老人默然地坐着，他只是一个劲地抽烟。老娘在旁边唉声叹气……

³大大，大别山方言，即父亲。也有叫娘为大大的。

“好吧、好吧。算了。”他忽然放下旱烟杆说：“吃饭。吃饭吧！”

“我知道你们做大事。虽然我们老了但我还是支持你们。我不巴望你们往家中拿回点什么，我也不希求什么光烫⁴事临门。”老人停顿了一瞬然后又说：“不过我有个要求，就是你们干事不要把危险惹到自己头上。遇上大事不要蛮干，多与同行商量合计着，行事处处要谨慎。”他黑着脸望望儿子与媳妇说：“要知道山中的俗语‘常在河边走终有湿足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把自己调子放低点那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能答应做到吗？老子这点要求！??”

两个年轻人唯唯诺诺，他们慌忙站起来，“大大放心！绝对放心，儿子媳妇绝对不给您俩老添什么麻烦。”昨天说：“大大以前也是革命者，现在您是我们的老师。”“停。停停。”他黑着脸：“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你、你你……”他气得埋着头，突然他又抬起头盯住儿子媳妇大声斥责：“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不是什么革命者。我有革过谁的命。”老人他猛的甩出烟杆吼叫道：“革命？什么是革命？你们懂吗？……”他哼着吼叫着恼恨着气嘘嘘的足步蹬蹬地一晃身就起身蹿出了火房⁵。

几个人呆呆地望着发怒中老头踉踉跄跄离去的身影……

一会儿，妇人起身走到娘的身旁，她百般求助婆婆老母才起来和儿媳一道朝那厢而去，于是，昨天长长嘘出一口气，他就转身也走出了火房……

可惜一次好好的全家团圆就这样不欢而散。媳妇和娘还在劝慰着大大，昨天一人坐在院子中央的碌碡⁶上生闷气。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每每说到‘革命’大大就不爱听，这次他果然发火了，弄得全家人难堪极了。难道革命就犯了某种大忌吗？他自己以前不也是干的那事？现在倒好儿子虽然干着那样的事，但是你就是不能红口白牙的说破它，这真是奇了怪啦？李昨天坐在石滚上百无聊赖，自己一时想不出说服大大的理由，要不自己或者到了退出联防团的时候呢？

不多时，大大从那边走过来了。后面跟着婆媳二人，媳妇婉仪不停地向男人昨天使眼色，于是昨天就笑着几步就飘过来了。席间大家低头吃饭，吃饭场面气氛有些沉闷。昨天和婉仪只是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饭食，二人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出了。因为他们怕自己什么一不小心又惹的太大生气。大大年轻时为自己的理想远走天涯，后来成家又为一家人生活拼命走南闯北四处奔忙从而逐渐愁苦衰老下去。大大的心中是有信仰的可是他的人生追求破灭了，从此他留下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心结。时代的大变革使他对自我的信仰产生了怀疑与动摇。所以一旦有人提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怎样怎样，他就抽身而退。他最不愿谈论个人什么信仰奋斗目标。所以他刚才听到儿子敢于向自己讨论革命的话题他就很生气地走开了。

什么是革命？在父亲的心中革命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认为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残

⁴方言，光荣的，好看的。

⁵火房，吃饭烤火的房间

⁶碌碡，又名磙碡。农村称石滚，园台柱形，石雕。用来轧压谷物豆类或平整场地的农具。

酷的斗争它充满血腥。它让一方痛苦一方快乐。是的，你要革命别人就要反革命，这样何时是个尽头？但是他又非常希望革命。他更希望革命成功。可是那容易吗？他无能力回答这个高深的理论问题。他只能保持沉默。他看出了这人世间种种不平等的现状，他清楚明白受苦受难的是多数人，是老百姓。是像自己一样从土地中扒食的农民。

大大有农民泥腿杆子的狡黠，他有自己的小九规⁷。因此他的人缘旺盛但是人们既爱他又防患着他。大大他虽然谈不出什么革命的深刻理论，但是他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就是对的。就是正道。相反就是造成世道混乱的根源。就是违背百姓心愿的暴政。某日，大大对着我们子女他把手扬起来，然后猛地往桌上一拍，大声喊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们往后看是不是这个理？他还补充说：娃呀！你们要知道这是人间颠扑不灭的真理。昨天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从此他也逐渐了解大大的心思。大大他讨厌战争对人世间的杀戮深恶痛疾，对人间不平事嫉恶如仇。他不欺诈不多占别人的一一点一滴但是如果他人侵犯自己他则毫不留情地予以还击。这就是原则性极强的父亲。李昨天思前想后觉得自己以后行事还是多看看大大的眼神。在以后的岁月中昨天说话办事多少秉承了父亲的某些风格，他觉得大大这一生真的不容易，尤其在这乱世中撑起这么大的一份家业太不容易了。老人吃了多少苦头是可想而知的。

儿子李昨天知道父亲是从清营失业回家的，因为辛亥革命打破了很多人的饭碗。从此也打破了大大的梦，他回家后迅速调整心态一切从零开始，专心致志地料理他的一亩三分地。脚踏实地，心无旁骛，一门心思趴在土地上侍弄着希望，经过十余年的打拼父亲诗荃成就了一份家业就是现在的这座庭院和老婆孩子。他常常对家人念叨，人嘛？要知足常乐。要学会随缘而安。不要吃着碗里望着锅里。那样只会自寻烦恼，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你留恋它个啥？

大大平时的唠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改变着孩子们的为人处事观念。正是这种不知不觉的教化正悄悄地蚕食着儿子昨天的那种桀骜张扬不驯的性格。以致后来他消磨了斗志尤其在女人面前他简直成了矮子。儿子李昨天刻骨铭心地记住了父亲的教诲，后来的岁月他把这种家教传统发扬光大，慢慢地传给了自己的子女。如果他活到百岁的时候或许他的感慨还有很多。他或者对父亲又有了另外的认识。父母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深刻的，这大概就是家教的力量。

当时父亲对昨天说：“娃呀！这就是，‘时也命也非人少能寡纳贤言也’。用古时的说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人的能力是需要各方面条件因素配合发挥的。‘乱世出不了英雄，只能出魔头’”。李昨天深深地记住了父亲的教导，他后来成家立业又将上辈的教诲对自己的子女不厌其烦地说教一遍又一遍。他的教育方法比父辈不知又先进多少。

打自这次因言语不慎与父亲弄僵后昨天在外面说话做事都谨小慎微。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往前过着，外面的风声很紧。北伐几起几落最后被袁氏窃取了

⁷小九规，大别山方言，即个人的小心思小算盘。这是工于心计狡黠的一种小农意识。

革命果实。全国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革命者与反革命展开了殊死的较量。溃兵流窜山区落草为寇，昔日较为平静的大别山区现在被土匪经常骚扰不得安宁。

大别山的农村人们似乎也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一边生产一边跑反。人们在怨恨和惊恐中度日。

李昨天参加过几次抵抗土匪的战斗后他主动地退出了联防团，这之间自己的家中曾经发生过几次大事。父亲病故儿子出生，这正好让他有了退出的理由。当然自己虽然退出了联防团但是他又干起了另一种更加危险的神秘的事业。他认为这是自己认定的人生目标，自己甘愿为之献身的事业，所以他认为哪怕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自己也在所不惜。因此他在后来的斗争中勇往直前，无论是误解冤枉或者打击报复他都表示理解。他这样做就是显得没有了原则吗？是十足的怯弱糊涂蛋吗？以致后来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实他并不灰心丧气，他认为既然自己选定了这条道，自己就应该忠实于革命事业。他坚定自己的信念，忠诚于党组织。在后来的残酷斗争中他保护和救助了许多同志。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理解和爱戴。

他和妻子婉仪成了真正的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也正是婉仪的引导才让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开始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后来他通过无数场斗争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斗士。并且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黄昏，李昨天一人悄悄地潜回家。

他于自己的房前屋后仔细地审视多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父母们下田地了，附近几户人家也是关门闭户的寂然无声。于是他就返回屋内将门闩紧，然后他从床底下掀开一块石板，下面露出一口三尺深的黑洞，他小心翼翼地由内面取出一个用牛皮纸包裹的物件，他气喘吁吁……一会儿一个沉甸甸的锃光瓦亮的物什展现在眼前：老王八盒子，可填二十粒花生米⁸的硬货——大肚子匣子枪。

他长长地吁了口气。“总算安全，有的哪个看见！”他自言自语道：“铁哥⁹？你下一个找谁算账啊？”今天他神色专注表情严肃语调深沉的说：“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来年的今日我会多给你送些冥币的，请你老兄弟不要见怪？……”

殷郊园支部暗中分派他除掉一个判徒的重任，昨天他不免有些紧张。主要原因那人是个本地区的熟人，自己不是怕见什么“血光之灾”而是他不愿意熟人之间的直接照面。这是农村人的忌讳。自己既然已经是组织中人就on该服从组织的纪律，纪律是冰冷的铁面无私的，他知道这个道理。

此刻，他李昨天内心的斗争非常激烈。尽管如此这时他也顾不了其他的事情，任务紧急。他匆匆地在头部套上一条猫打洞¹⁰，目的明显他是怕被人认出来。这是纪律也是自我保护。一会儿，他一伏身就钻出家门猫腰溜入房屋后的那片茂密的丛林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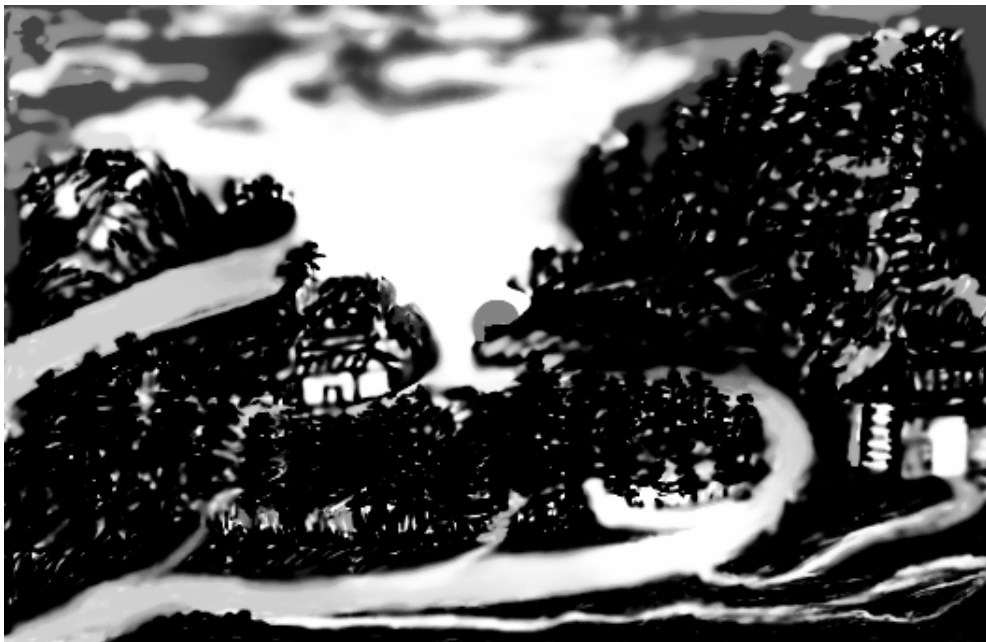
⁸花生米代指子弹。

⁹这里暗指手枪，即俗称的大肚子匣子枪。

¹⁰一种黑绒线编织的帽子，能罩住头和面部至颈部的位置，只露出二只眼睛的小洞，故名猫打洞。类似于夜行客蒙头之黑纱。

寂静中传出“唰啦”的树枝声，那一片浓密的树枝梢正一路颤抖着往纵深而去。乍瞧，那丛林似惊走了什么野兽，然而这时果不其然一个汉子高大的身影正疑惑地盯住那片林子……

时局动荡，大别山处于风声鹤唳的状态。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第四章

塋西头那李秋绅会客正忙活着给孩子做满月，一会儿，那开席的鞭炮声震天价地响，阵阵轰轰之声浪惊飞了群群准备归林的宿鸟。此刻日头西斜，松涛阵阵，村后那一簇簇的修竹在秋涛中把风吹的东倒西歪，村子上空升起了袅袅的炊烟，可是一忽儿就被秋风扫荡得无影无踪，大人小孩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夕阳的余辉洒满村庄田野，炊烟夹杂着山岚漫迷了整个村庄，村口的几棵参天古柏于雾气中若隐若现，给人以扑索迷离之感，更让人于在画中游。西北角的茯苓塋山顶上悄然“腾”起了几团浓雾，漫漫洇染了天之大幕之一角，这是自然造化之神随意点染的一笔。它虽然简洁，但是给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让人面对此境不得不流连忘返。

这会儿，李昨天老爹他正坐在村口的那三棵古柏树下，他的思绪被阵阵鞭炮的轰响声扰乱了，于是他用双手狠命地梳理着稀薄的头发，这时间老人若醍醐灌顶顿然感觉暮年非常珍贵，而且自己认为人生是苦短的是值得留恋的，他感觉余生时间的紧迫，他意识到有许多事是值得好好回忆的。他的积极的生活观念使自己的人生充满了迷人的色彩，他脸上露出了一种隐约的怡然之色，那是欣慰啊！此刻他是不是有些后悔当时没机会念书呢，是的。他想如果人生能重来自己愿意马上去念书。如果有了文化知识那么自己在晚年，就可用笔把一生中默默无闻的人生旅程书写下来。

第五章

李刘垮的东首，有两排瓦屋呈二字形排列，前后房的中间露出一溜天井，自东首一座石头大门楼，入内顺着七口天井旁边是一条走廊。朝西走，尽头又是一道供人出入的耳门。这道门是专用于跑反，以避兵荒马乱之用。大别山地貌多是深沟山脊且多是建此结构的住房，纯朴的山民只信奉一个真理：安居乐业。清末，可是天下并不太平，变革之潮若夏季的雷阵雨一阵又一阵地袭击着大地。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无奈的矛盾现实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生。

这两排房屋就是李昨天的父辈留给他的全部家产。于今只有老三和老人居住。

入门径直往内走，来到居中位置，是一间宽敞的大房子，这是老人的客厅。它处于第一进的最佳位置。客厅内靠上首摆一张四脚双八撑的老火桌，桌子被磨得油光水亮，赫然露出悠悠岁月的痕迹，桌子上方挂一副中堂：是《四君子图》。从此图可见主人的品性。几张高手靠背椅，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桌子的旁边，厅堂内靠边角端端正正地摆着两只青花瓷墩，虽然没人敢坐，但它的存在煞是显眼，它显露出昔时故主的尊贵。火桌上整齐地放着两部书：一部《麻城县志》，一部《李氏族谱》。县志是线装传统版本，家谱是新修。这时厅堂内只有几个人，靠右首的客席上正坐着戴眼镜的堪舆算命的夏半仙，对席上坐着李昨天老爹，下首坐着儿子李今天。

一个青年妇女端着朱红泥壶正在逐个递茶。她是李今天的媳妇，名叫余初枝。

妇人的娘家在三河口区，四七年郑匪制造了罕见的麻东事件¹父亲就是在那时被害的。因为初枝的姑姑余婉仪是个让地主阶级和郑家贤小保队与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的坚定的老革命者，她是弟弟余奚河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弟弟牺牲后她就转移到了外地。于是家中凄凉空荡，她们母女二人无依无靠，残酷的现实让母女二人抱头痛哭。当时，身为区干队副队长的李昨天非常愧疚地站在死者的身边，他脱下帽子手中提着枪，他面容沉痛心情沉重地说：“小兄弟，我来迟了，我对不起你……今后你家人的生活由我李昨天担待”。于是，母女二人就隐居到麻东的一座深山一个叫凹口的地

¹麻东事件，即1947年11月4日。农历9月22日，郑家贤率乡勇队进行反革命暴乱。晨突然袭击河西乡政府，乡长白宪文带领工作队员突围，一个队员提起机枪杀开一条血路带着其他人冲出重围，随后乡勇队又包围了河西新屋麻东工作队，当时，工作队队长余清正在工作，警卫员严国民准备开枪突围，队长恐误伤群众阻止警卫员开枪，于是乡勇队一涌而上将他们二人抓捕，然后带到一个私密场所严刑拷打，不多时就将他们带到金字岗残酷地杀害了二人。同日郑又带着乡勇队攻打台子垮县政府，翌日又突袭李刘垮塘家冲乡政府，在这次战斗中初枝的父亲牺牲了。郑家贤反革命暴动几天内杀害解放军、工作队员、贫农团员共三十余人。事后总结教训：这是急性土改造成的严重后果。

方过活，那期间她们的生活全靠昨天照料，为报答李昨天队长的救命之恩，妇人就把女儿许给昨天的老二李今天，就是现在给客人端茶的余初枝。

可是，妇人的一句报恩承诺给女儿今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风风雨雨……

后来初枝过门后很顺利地生下一个胖小子，做周岁的那天，给孩子抓周，孩子蛮活跃，当时看到那么多客人，他张开小嘴笑得若弥勒佛。一会孩子就被送进他妈房间，开席的炮竹响了，客人都入席了，待妇人入内从被窝中抱出孩子时，妇人傻眼了……孩子夭折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的孩子丢了，妇人初枝哭无声流无泪。于是，客人不欢而散。

后来初枝接二连三生的均是女孩，避后湾人有搬弄口舌者说他李昨天杀人太多，在儿子李今天的头上遭报应。为此老李家没少折腾，尤其昨天老爹见到儿子或媳妇儿就吹胡子，瞪眼睛，骂骂咧咧，看着儿子媳妇横竖不顺眼。妇人的心揪着，丈夫的眉头愁着，公公的脸唬着，婆婆的面冷着，湾人也在冷眼旁观，李今天夫妇的日子似乎在一天一天地往前捱。



第六章

“为什么我李今天的命运就是如此多乖？”他揪紧自己的头发，苦着脸扪心自问。这种话是他在心底默念了无数次的，现在他今天又抓住了一次机会，他要在这次实验来证明大前年那次试验的真假度到底有多大。他相信事物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转换的，难怪弟弟老四避开他就骂他神经病，想儿子想疯了。其实今天的三个女儿个个不让须眉，更让今天难受的是湾西头秋绅堂弟得了儿子，居然大张旗鼓地办起满月，无论怎么想他今天就认为对方的行为做得有些过分，无端让人难受。“这日子没法过，必须找堂弟谈谈。”今天心中暗暗打点，可是刚才堪舆先生的卜辞真让自己相信民间的一句俗语：

卜个卦三日怕。算个命三日闷。

人们就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那些所谓的高手阴阳先生看出了人们心理脆弱的秘密，就抓住这点大做文章，让掩耳盗铃的故事在乡野间不断再版。

然而就是李昨天这个唯物主义者，现在也公然相信这玩意儿。何况他还是个离休老干。这以后的路怎么走呢？其实湾里人也远在旁边指手画脚的议论开了。

客厅的气氛仿佛凝固了，一会儿，那先生在老人的耳边嘀咕了一阵，然后又把今天叫出客厅，妇人初枝也跟了出来。

“你的媳妇现在必须接仙气”

算命老头欲言又止……

妇人自觉脸上发烫，她心中的感受像误吃了苍蝇，她扬起修长的眉毛盯着老头，原来那张红活圆实的脸上居然有双饥饿的眼睛，她隐约看到那瞳孔中燃起一股火……可是现在有求于人，又怎么得罪人家呢？她好矛盾。可是回头看到丈夫那双渴望与求助的眼神，男人怯懦地望着先生欲言又止，她面见自己的男人是那副模样，一时心生一股厌恶和怨气，她可怜丈夫可惜自己不是救世主。她不愿与男人多多纠缠，独自回到房内。她静静地站在窗前用双手梳理着自己满头的长发。她不断地思想着“接仙气”，忽然她“噗哧”笑了。话说回来，这时自己对什么接仙气的事倒产生了兴趣，倒要看看是怎么个接仙气法。一旦产生了这种大胆的想法，妇人的情绪就平静下来。“嘿嘿，李老弟仙气的事是有关你妇人的天机，哪怕对你本人我们也是不能泄露的。还请你理解

吧！”老头说罢还用手在今天的肩上亲昵地拍了一下。今天尴尬地笑着，心中还有点难为情，觉得自己的度量未免太小了吧，这样想着就准备离开。可是妇人“哎”了一声又不说话，原本妇人准备放弃所谓治疗，但是她又怕失去一次机会，更怕替李家承担不孝的罪名。可是面对疑雾重重的治疗自己的心始终忐忑不安，而此刻老头在旁边催得更紧了：“你俩治不治？快下断口。男的吃药，女人药疗理疗两头兼顾。两人隔开治疗，准备两间房子。”他说完后就盯住那个性情温温吞吞的男人，他觉得这个男人还是可控之人因为：他求子心切。

“治吧！治……”今天夫妇不约而同地说。可是那话音不乏勉强。

夜幕降临，李刘湾的天空升起了炊烟，村落四野渐闻牛羊哞哞、咩咩之声。不同的窗口吐出光线强弱不同的灯光。村边某一角落燃起一团篝火，还传来劈啪之声，那是某户在烧土粪¹。村西头的客人陆续离去，村子安静下来。村东头的昨天老爹家热闹起来，那是今天的几个女儿发出的银铃般的笑声，一会儿她们拥着老奶奶闯进来，她们这是刚从村西头的酒席上撤下来，昨老爹从门内伸出头来，看到是她们就挥挥手，她们见到老头的示意就转身进入另一房间。马上隔壁房间有隐隐的嘀咕声渗入她们的耳鼓，突然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吵着找妈妈，两个姐姐大花细哄，奶奶在旁煞有介事，指手画脚的比划，那陌生人如何如何专门用麻袋捉小孩。好大一会儿，妞妞才安静下来。

¹烧土粪，大别山方言，即用草烧用土压过的混合的自然肥料。

第七章

“哑——哑——”几只夜鸟叫着从一棵古树上飞走了，紧接着一阵强烈的电流声从那树上罩下来，“通知通知”高音喇叭内传出男子浑厚的声音：“晚上小队干部到大队部开会。”那命令被重复了两遍，有几个汉子的身影在薄暮下移动，一会儿就消失了。原来在那古树下有一座四合院大队部，平时开会或有什么事都是用喇叭通知的，这是时代的特征，人们习以为常，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顺眼的。但是有一个人心中在打鼓，因为以前今地就找自己谈过话，劝告自己不要老是把什么算命先生之类的人往家中拉，更因为现在气候有些微妙的变化，外地在搞什么“小四清运动¹”，自己是小队保管员，风闻有些人很早就对自己说三道四：“某某把小队的油偷回家，还把豆子偷了送给……”。今天很生气地骂娘：“老子为队里搞了那么多的外快，就拿点怎么了？”这是什么逻辑？他自己就觉得好笑，又怎么说服别人呢？今地虽然是自己亲兄弟但是今天对他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他太了解那个当队长的弟弟了，弟弟非但不维护那个哥哥，近来还故意疏远自己；这让今天很伤心。另外，今晚那个看着有些不顺眼的所谓夏先生要给妇人治病，事情真凑巧，自己偏偏在这时去开会，想到这些他认为那不会是一种巧合，于是他很有些牵挂的心绪，所以心中不免发慌，一哆嗦“啪”的一声，手中烟杆掉到了地上。

他很迷信，烟杆突然掉了他认为那是一种不祥之兆。他想到自己女人——他觉得自己的女人太“水性”……

他焦躁着……一股无名之火烧得全身心不能平静……

他将拳头在自己的头部擂捣……

蓦地他抬腿往家的方向赶去，仿佛自己就要抢回什么似的。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和举动有什么奇怪。

匆忙中，今天赶回家妇人正掩门焚香沐浴更衣，他不敢惊动妇人，准备抽身而退，可是妇人故意咳嗽一声，然后柔声说：“你进来吧！”男人有些受宠若惊的样子，他像猪八戒见丈母娘似的倒露出害羞的神色来，他看到妇人那雪白光滑而匀称的胴体，不觉咽了口唾液。说实话结婚那么多年都没仔细看过女人，还是这次才看出女人特有的

¹小四清运动，1963年11月中共黄冈地委组织工作队进驻黎店各公社大队搞“小四清”运动试点贯彻《前十条》清理：账目、仓库、财务、工分。故名。

魅力，打从孩子慢慢大了后妇人就不很让自己近身，她说不出自己这到底为什么，只是觉得昔时的激情减退了，孩子大了父母们做那种事多么难为情。所以眼下更不是肌肤之亲的时候，如果那样做对神是不敬的。现在，自己正紧锣密鼓的着手准备做一件“神圣的事业”。为李家也为自己，这次她还要男人忍着，她想着：“眼下就让男人细细地看吧！看吧！”她心底说着。索性倚着藤椅站直身子，或许是难为情吧！她将双腿微微绞着但身子的细微末节处仍然坦露无遗，她暗中想着：“一会而情况还不定咋样呐？”女人心中似乎有种不详的预感，这边男人呆呆地盯住女人，他无能自卑，男人自己毫无血性更缺乏那种让人欲死欲活的攻击性，虽然吃了那先生的药根本不起作用，他甚至怀疑那药根本就是假的，可是现在妇人那媚眼像磁铁一样吸住自己而不能挪动半步，“接仙气”到底是个什么法子？凭字面理解是“接一气”，“接气是口对口，“不好”男人心里生出某种不祥的念头。早期有传闻云：某算命先生专以看相算命，治疗不孕不育为名诱奸年轻女子，并且还有未出嫁的姑娘遭受淫棍的奸淫。因此那些受害者不是投塘自尽，就是妻离子散，而受害者则永远抬不起头来。相反政府和社会对此类问题他们态度漠然，甚至更有些人把受害者拿来当茶余饭后的谈资消遣。他想得头疼，总之是生儿传宗接代的由头闹的，现在那先生都住进了自己的家，或是自己把事想歪了，毕竟人家若大一把年纪，是专业的走方郎中，治病救人是他吃饭的家伙，他说那是仙气而不是凡人之气呀。想到此他心里又宽慰了一些。妇人见男人的情绪不断起伏，她就笑着柔声安慰道：“你就放心我也不是小孩，还能让人欺负？”“那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自己保重，有事就看着办吧！”男人说。“呸？你这是怎么了？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女人乍听到男人如此说她就不满地抢白道。

第八章

大队部办公室内：争吵声、叫骂声、击桌声，还有刺鼻的烟雾，一团乌烟瘴气，让人目不忍视。争吵的是李今天和一小队的财经¹，那财经说有的保管员假公济私挪占集体财产。为此今天叫那财经拿出证据，指出偷盗者。不料那财经说：那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于是两人就吵起来，而今地就只有拍桌子。大队长今地不停地拍桌子和劝阻，好大一会才安静下来，两人面红耳赤，还气喘如牛。“你们也太不象话了，一点集体观念都没用。”今地说：“好，现在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今晚的会议主要是传达‘小四清’的精神。”说到四清人们又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起来，只有今天一个人坐在那偏角儿低头抽旱烟。忽然那财经微微抬头也斜了今天一眼。“哼”今天鼻中也发出一种轻蔑的挑衅声。一会儿今地咳嗽了一声，清清嗓子说：“什么是小四清呐，简单说就是清理账目、仓库、财务和工分。为什么要清理？因为在这几方面的确存在问题。”队长的话刚说完，下面就闹嚷起来：有的说清清也好，有的说清不出来，有的说这样清只会越清越多。最后，甚至还有有的说清吧，清出大问题才好哩。今地又插话说：“大家讨论讨论也好，等会财经列个纲要，看从哪方面着手，如何清，还要成立清算小组。你们没听说吗？上级黄冈地区工作队已经进驻丁家坳。”会场上又扬起了一片嗡嗡声，“他们要我们自己清吗？”一个粗嗓门说，“那也不定，起码基层得有人参加。”今地说：“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终不会又回到旧社会独裁的老路上不成？”

¹财经，大别山黎店局部的方言，当时专门管理经济即现金和账目的人员。

第九章

大队部会议还在拉锯战似的持续着，而另厢的搏斗也在夜的黑幕掩盖下展开了。

女人服完药闷紧门就躺在床上，迷糊中感觉一缕馨香渗入鼻中，到后来那香渐浓，自己仿佛身轻似燕飘在空中，一会儿她看见一条黑影似幽灵从半开的门口窜进来随之门合上了，她张开嘴想大喊，可就是发不出声来。马上那黑影扑到自己身上，一下子就掀开了被子，一双手熟练地剥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她闻到浓烈的酒气和陌生的男子气息。她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她心里清楚那人是谁？那个以算命专治不孕不青病为名的卑鄙的骗子。他那粗重的喘息喷到自己脸上，她感觉恶心，那死沉的身子压迫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她泪流满面，强忍着下身疼痛她拼命地扭动身子，发出痛苦的呻吟……

老男人在年轻女人身体上施展出浑解数，他气喘如牛……

忽然男人停止不动，他显现出怪异的神情举动，他鼓凸的双眼死死的盯住女人下体那地方……突然他像苍狼发出一声怪叫，他急忙将头部往女人那雪白的丰腴的大腿中间俯下去用那贪婪的口狠狠吻着，顷刻间又吸住女人那丰满的二瓣花唇津津有味地吮吸起来……

顷刻，一种清晰的吸溜声传开来……

好大一会儿，他像那把口鼻紧紧缀在母牛臂部的公牛似的享足了某种欲念后又将头高高的昂起。脸上显示出一种淫欲十足的神情……顿然，他锐叫：“我要毙了你”……

初枝面容痛苦异常，她不堪如野兽似的男人的折磨。她不停的呻吟着恨命地蠕动身子。

此刻，老男人一个劲的狠命地搓揉着身下那条丰满的身子，因为长期处于饥渴状态这时他潜意识里：那种强烈的渴求欲望让自己恨不得吃掉她呢。他在女人那胴体上抓挠，以宣泄自己的欲火，女人渐渐失去知觉不动了。忙活了好大一会，男人终于喘着粗气瘫在一边。一抹惨淡的月光从破损的窗口照射在一片狼藉的床上，面对斑斑秽物，老男人匆忙地穿衣，顺便伸手抓起女人的内裤塞入自己的腰中，然后悄悄地从床上下来，蹑手蹑脚地窜出房门。一会儿，一条黑影一闪便消失于黑暗中。

李昨天老爹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等待，可是等待很久还是没有看见那夏先生的人影，他以为先生的活还没忙完，就嘀咕：“接仙气真麻烦。”他这样嘀咕着神志就迷糊起

来哈欠不断，后来他躺倒在椅上发出了鼾声许久，外面传来杂沓的脚步声，一会儿就听到隔壁房间门的开阖声，并且那声音好大，粗重的哐门声惊醒了老爹。他揉了揉眼就嚷道：是今天吗？是夏先生吗？但是没有答应的声音。原来今天窝了一肚子气，会没结束他就一人先离开回家了，他经过媳妇的房间听听内面安安静静的，于是就回自己的房间倒头便睡了，连老父的叫也懒得应。时间已交三更，夜阑人静，唯闻后山犬吠之声大作。



第十章

大队部内最后还剩下今地和另外两个人，今地拿着一份材料，最上面一张是通知。他对另两人交代说：“住在我爸家的那个什么先生我看就有问题，区长信中说坳家坳公社近来有几个青年妇女遭受什么算命先生的哄骗被强奸，被害家属告到县里，县长发火责成公安局迅速破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哥家的那个老夏，我不好去插手这事，加上还有我老爸的维护。你俩就去过问一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叫那人快离开。”两人点点头，二人心中明白他们弟兄有矛盾而且矛盾很深，只是现在还没到爆发的时候，只不过其间还有他们的老子维系着一张假亲和的面子罢了。“不过处理我哥家那点事也不用太声张，只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让快走人就行了。”今地说：“今晚的会就到这里，时间已经太晚了，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办，现在就抓紧去睡觉吧。”说完几个人就散了。静寂的村子传来哪怕就是很细微的响动，也还是那么清晰悦耳的声音。当时一弯晓月高挂在西山角上，李刘湾的夜空渐闻雄鸡此起彼伏的唱晓声。

第十一章

“嘿、嘿”急促的喘息声在一片乱石间传出，饥渴和恐惧使他慌不择路，终于走不动了。他索性钻入一个石洞，倒头便睡。躺倒后他还不忘自己的随身之物：一盒饼干、一个酒葫芦。然后又从身上摸出一条花内裤，他将内裤放在手上左右把玩，一会又将内裤放在自己的鼻子上狠命地嗅着，然后喝一口酒，咬一口饼干，一会儿口中发出呵呵之声。他如痴似癫，全忘了周围的一切，此时他仍沉浸于一种征服的幻影快乐之中。他就是在李昨天老爹家给自己儿子李今天的女人余氏算命治病的所谓的夏先生，他诱奸了今天的女人初枝后就偷偷地逃出了门。因为他早就听到风声，公安人员正在捉拿算命的，不管是不是自己，自己的确有很多前科，他不想被什么狗屁政府抓去，自己的神圣使命才刚刚开始哩！可是他面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自己又无可奈何，更自觉力不从心，甚至终日生活在巨大的惊恐中。自从潜入大陆后，上级就没给自己发过经费。而是全靠自己四方游说行医度日。其它的兄弟有的落网、有的打开了局面、有的像自己一样遭受困境。想到这些他有些灰心丧气，但是话说回来，当初自己是发过誓的。他不信有强大的外援党国还成不了事？西方组织是党国坚强的后盾，他想到这些忽地又来了精神，他觉得受点挫折是正常不过的事，凡做大事者都是苦难在前幸福在后。他觉得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他想着想着觉得困倦阵阵袭来，一会儿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

第十二章

黎明时分，巍峨的大别山静静地耸立着。在那绵延起伏的群山中，有一座无名山，它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纯朴的山民。那就是乡亲们自己给它起名叫道士垭的一座大山。是的，有一句俗语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们的生活理念就是这样的。山麓分散居住着十六座村落的居民，它们被分为八个生产大队，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静日子。李刘湾的地势稍为平坦，但它处于山谷的最低位置，不过它是人们出行、赶集、贸易和进行文娱活动的中心。可谓占尽地利，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相对来说让他们的日子过得稍微要好点。现在东方慢慢显现出鱼肚白，一点曙色于迷茫的云汉中洒散开来。苍松森然，于山风中摇曳生姿；怪石嶙峋，在大地上睁目眦牙。此刻正值大地万物复苏之际：咕咕猫头鹰的嚎啕、嘎嘎野鸡的哼唱、咯咯山雉的长鸣、呱呱老鹰在山岩间盘旋，百鸟聚会组成了黎明前的序曲大前奏。黎明的山谷弥漫着薄的或浓的雾气，山腰间一大块红枫似火海呈燎燃之势，枫树掩映中的巨石若隐若现，那巨石上泛出白白的光，那是岁月打磨的痕迹。李刘湾也从昨夜的沉睡中苏醒，人们相继推开自己的家门，他们或许不能预示：今天自己的前脚拿出门后脚跟进的命运。

第十三章

今天老弟原以为有夏先生住家坐诊，妇人的病或许会好起来的，起码成功就有一半的期望值。为给妇人治病，他把搞副业交公以后还剩余的，自己暗中留下的五十圆都交给那先生，那算命先生的“郑重承诺”让自己有了精神有了奔头，他要为自己的儿子“明天。”早些作打算。“嘻嘻”他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但不知妇人高不高兴？或许妇人这时躺在床上正美美地思谋这事哩！现在自己担心的是大队会不会干涉此事？尤其是那个今地——好在还有老头的维护。此刻，昨天老爹也正忙着杀鸡，熬汤。准备好好款待夏先生，就连昨天的老伴也带着病怏怏的身子蹿进蹿出的帮着忙活。几个女孩欢叫着从门内跑到门外，他们感觉自己的天亮得特别早，那阳光格外明媚。

女人初枝她躺在被窝中暗暗啜泣，但她还是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把苦水往肚子里咽。她感觉昨晚是一场梦，只是那梦太突然太残酷，初枝心中觉得很不公平，自己那么善良的一个妇道之家，命运为什么偏偏把那样的罪孽加在自己身上？她打算隐忍，为李家更为自己今后做人。另外她还准备报仇，自己必须找到那个老杂种：必须弄残他方泄心头之恨，她准备寻找机会除掉他的男根为自己一洗前耻。想到这些女人就偷偷擦干泪水，匆匆整理脏乱的床被，女人是聪明乖巧的，她知道要给家人一个合理的解释，自己首先得过自己关，自己必须说服自己。自己如果不能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就全盘皆输，过去那个初枝死掉了，忘掉过去并不意味妥协不报仇。忘掉是为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她正在苦苦思索自己是哪方面的原因而导致悲剧的产生。首先是自己睡后感觉房间有香的味道，后来那香气特浓浓得让自己沉浸于其中而不能自拔，其次感觉身轻似燕，大脑一片空白还伴着头疼，接着口不能说话甚至连身子也不能动。最后就发生了那一幕。

她初枝找到了问题的关键：香。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迷香说，从前以为是谣言现在看来是铁的事实，并且它在人间散布专门祸害弱者，初枝认为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她想找区上有关部门举报但她又马上打消了这种念头。因为她知道一旦举报成功，自己势必是第一个被调查者，那样那些公安人员就会像剥笋一样把自己的事毫不留情地公之于众，这本来是好事但它又暴露了个人的隐私，姑且叫隐私吧！真这样叫自己今后怎样做人？所以她打算将这事放一放。因为这样做的目的她想两头兼顾罢了。她咬着牙思绪在飞速运转：作奸犯科者事先用语言敷衍人的视听，再用所谓的理疗实施

自己第二步扩张奸计，只有这样他才能稳住旁边的老爹和今天，而不让两人接近治疗房间，而要命的是今天偏去开会去了并且还闹那么晚，至于老爹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接仙气的鬼门。说实话自己也缺乏防范意识，为什么自己临睡前不出门查看查看？要是查看一下那淫棍释放迷魂香的奸计就不会得逞。她越想越后悔，她知道这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现在她用自己的贞操买到了后悔药，买到了教训，血的教训。或许自己以后要永远生活在一种不安中，她觉得最对不起的是自己那三个孩子，一旦她们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妈妈，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局面啊！是啊，母亲的耻辱会永远刻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如果自己的事实被公开，她们又怎样接受曾经让她们敬爱的母亲呢？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决不能让天使那美好的心灵遭受污染。她虽然说不出什么头头是道的理论但是她知道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称职母亲应该具备的素质，但是现在自己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吗？她为自己的许多想法而哑然失笑了，她一个人在那里自怨自艾，恨恨不已。天已大亮了外面传来人语声，她将被子紧紧地蒙在头上，那样子一时半会儿是不准备起床的。

第十四章

昨晚大队部散会后，今地交给另两人一项十分尴尬十分特殊的任务“以清君侧”。两人实出于不得已，两方的面子都要给，他们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可是李家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们愿破财消灾，这是他家老爹的口头禅。二人从队部出来时闾村万籁俱寂，只有村后山脚有激烈的狗咬声，他们并未在意犬吠，因为山里人家常饲犬的，白天夜晚常有狗叫声。如果哪天人们没听到狗叫他们就不习惯了，甚至觉得村里出问题了。村里人大都把狗叫老伙伴，狗是专门看家的，在他们心目中是最忠于主人的，是义犬。他们走走停停来到村东头昨天老爹家附近，他们站在门外侧耳倾听，门虚掩着内面几乎没有动静，只听到关门的余音和人睡下的轻微响动声，于是两人对目而视，然后会心地一笑，最后他们离开了。在他们往回走的路上似乎看到一条黑影从眼前一晃，然后那黑影不见了，两人相互往顾而视，但眼前就是什么也没有，二人以为见鬼了。他们有点汗毛倒竖的感觉，可是机会给予人的往往只有一次，你一不留神它稍纵即逝，最后让你后悔都来不及。现在二人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只是他们目前处于当局者迷的状态罢了。当然这件事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埋下了拌脚石，同时也给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阻力。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至于昨天老爹一家是根本不知道有大队干部曾经来过他家，准备干预迷信活动这一回事，他们更不知道那是自己家的老四干的一套事。老头子如果知道是自己家的人，他就会气得发昏拿拐杖砸你个狗日的小子。有俗语云：清官难断家务事。不怕昨天爹老辣，岁月不饶人。就是他眼前的事年轻人也会瞒天过海地当面糊弄他，所以常常听到他口中唠叨：“老了。老啦不是人哩”……

天近凌晨，东方显出曙色，乌蓝的天空平静得像一面凸透镜高悬在太空中，李刘垮一片静寂。夜幕下那屋宇群山的轮廓都静静地显露出来。这时，一个身影在昨天老爹家的房前徘徊。他就是昨天的三儿子李今天，今天昨夜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他就索性起来在房前来回走动，以排遣心中的憋屈和愁绪。今天他一表人才，有一把良力，三个青年也不是他的对手。他剃个板寸头，一张国字脸上透出的是精明强干。可是他的骨子里永远是糯米团子个性，最要命的是怕女人。村人避后说他家是阴盛阳衰，今天他也是个那么一回事。他是小队副业队长，近十年走南闯北可谓见多识广，虽是身长五、六尺的堂堂男子但是在内人面前他是个畏首畏尾的小子形象。无论别人对他

怎样认识还是自我反省：他都承认自己是颇惧内的。

一 两小无猜

追溯他的这种个性，还得将时间拉回到从前——

一九四六年中秋，抗战胜利，黎店区和東八奎区人民奔走相告，他们狂欢泪流歌舞。黎店区在万年台举行唱戏演出的庆祝活动。当时会场上是人山人海，他小今天在大大的带领下也来到了大会场。其时会场主席台两边悬挂一副对联，其文曰

大地休兵四海佳禾成玉粒；中秋度曲一轮明月满金瓯。

可是小今天除了看热闹外，他还在人海中找寻自己的伙伴小敏。他满头大汗地钻来钻去，就是不见她的踪影。他不知道她没来还是跑别的地方去了。只是自己觉得非常的失落和无聊。闹了半天今天就匆匆回家了。他刚到塋还没来得及回自己家，就先跑到村西头小敏家，此刻小敏正眼泪巴巴的倚在门边，她见了他就破涕为笑了。两人嘀咕了一阵又手拉手跑出了村子，他们来到后山栗树坳，那个地方叫项家冲。互助组正在那里正打栗子。二人为捡栗子而来，于是他们就分散开各自分头去觅寻，小今天穿条开裆裤，露臂汗衫。那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战争的创伤让大地满目疮痍，城市工厂倒闭，农村田地荒芜。物价暴涨，人们的生活日用品奇缺。土改成果遭受破坏。国民党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命运，就指使其残余势力对战争后方广阔的农村土改运动进行阻挠破坏，对土改工作队施行突袭和大肆捕杀。搞得农村鸡犬不宁，人们经常处于跑反状态，交通中断，所以一些偏远的乡村老百姓大多都是缺衣少食，小队每年的收成总是亏欠，穷山僻水的农村又哪里有十余岁的男孩穿“埂裆裤的？”因为家里穷，小今天穿条开裆裤在毛栗树下跑来跑去，那栗树和球是多毛虫的，当他欢天喜地弄一个大球正弯腰剥时，勿料觉得不行，裤裆里奇痒难禁且伴有火辣辣的疼痛，他知道是毛虫爬到那个地方了，他一时慌了神就哭起来，不料小敏她又寻觅回来，敏姐姐看见他是这种状态，于是她就慌忙跑过来急忙替他扯掉裤子，这一下小今天可羞愧得不得了。他用双手蒙在两腿间，可是即便如此他那已肿胀得犴睁的小鸡巴已露出张牙舞爪的神态来，她看着既新奇又紧张……她万没想到男的那东西是如此的丑陋醒目，让人见了很难从心中抹去那不可思议的形象。而对于今天，虽然旁人不要紧，但他小今天已十一岁了，那敏姐已是十二岁的姑娘，让她看到自己的私密处那是多么难堪呀！小今天啾啾地哭了。他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可是，走时女孩用两根指头对着小弟的裆内那昂头撑长的小鸡巴在上面轻轻弹了两下，她撅着嘴：“不老实”她偏着头对小今天取笑说。其实他对小敏姐姐有一种依恋，因为他两常常在一起耍子，有事姐姐都护着他。他也说不清自己当时为什么那样依赖女孩，且还是那个比自己大的小敏姐姐。现在自己的那点小秘密已被一个自己爱着的伙伴发现了，他有一种小男子汉吃了亏的感觉。自这件事后他老是躲着女孩，尤其躲避那姐姐。可是没和姐姐在一起他又

感觉很失落，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朦胧的对异性的爱的渴望。这女孩叫李小敏比他也大不了多少，只是她发育良好，匀称的身材微显丰满，胸部那坚挺的乳房将白底蓝花衬衣绷起，从薄薄的布纱间可隐约看出那两颗乳头似初熟的葡萄珠红中带黑。女孩长着一张圆圆的俊面，脑后扎一条乌黑的马尾辫，尤其她那双明净的眸子咄咄逼人，看人似乎能入木三分。此刻小今天眼巴巴地望着她，呐呐地请求道：“敏姐……你以后不要笑话了，好吗？”她咬着唇，红红的脸上显出淡淡的笑容，她偏着头嘀咕道：“你不老实”就身子一甩人十分娇气地走了。男孩望着自己裆内那昂头的小家伙，自己也很羞愧。觉得都是它不争气给自己丢了脸面。难怪她那样取笑自己。可是他认为那不是自己的错那东西生成就是这样的，他感觉自己受了很大的冤枉和委屈，他准备找她理论。

那事虽然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但……但给今天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认为你敏敏就该深藏不露？同是人只不过你是享有保护特权的女人！而男孩就该如此多的被作贱吗？

今天气咻咻的他心中十分不服，他为自己的被羞辱寻找报复的理由和机会……

二

历史的车轮转眼跑到了一九四七年的深秋。世事如潮，不知岁月的巨浪淘过了多少历史的沉渣泛滓。它慢慢地悄悄地随着时光之水流逝。

某日，小敏在父母的包办下订婚了。为此她大哭大闹，吵得全湾惊动了。当时几个长辈还特地到她家座谈，其中一个长者还装模作样地训斥她爸妈道：“唉！你俩也老大不小的，应该尊重子女的意见，事先就不能问问孩子吗？”临了他们对着还在抽泣的曾孙女小敏安慰道：“乖乖，没哭……女孩大了总是人家的人。”小敏听到这话就越发放开喉咙恸哭起来。满屋的人咸口不语，“让她释放释放吧！”一个老头说，几个说客悄悄地抽身逃出了门外，女孩的父亲也跟着出门了。一会儿，大家在外面听到屋内起了争吵声，不错此刻正是小敏和她娘吵成一团。“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呀？我是全家的劳力呀！你们把我推出门，哪个帮你做呀？”女孩尖叫着，她的母亲只是低头坐着啜泣。许久屋内安静下来，但哭闹终归哭闹，她平静下来后还是要面对贫穷的严峻局面。母亲的无奈父亲的冷酷，让她停止了抗争，经过那件事她终于明白女孩是没有能力主宰自己命运权的。她甚至还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父母的一个包袱罢了，只有男孩永远是父母的心头肉，是他们的衣服和依靠。而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这个包袱是要被他们甩掉的，他们才不管你幸福不幸福呢。难怪人们常说：女生外相。现在她对这句在自己还不懂的阶段就听过很多遍的所谓至理名言有些觉悟了。

她想起自己曾经抄录的一首诗

有酸果
有甜果
嫁接在酸甜之间的
是“如果”
如果能返童
如果能再嫁
如果能重新抉择……
一条瓜蔓
吸不尽悔恨的河。
如果我有一颗“如果”，
我将如何？
我将馈赠，
赠给一座托儿所。
让孩子知道，
那是禁果！

她觉得那诗仿佛就是针对自己和今天的关系的一种暗示与警告。

三

几年后今天已长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半大野小子，惟独他见了小敏才变得安静温顺，还显出几分腼腆的神色。而小敏见到他还像平时一样，还会露出浅浅的一笑，只是那笑容更美更迷人，那两个酒窝似乎藏着无穷的幽怨，今天他不敢仔细地看那张脸，他怕破坏了那份温柔的幸福氛围。其实他俩的频繁接触湾里早有人觉察，闲人是在等着看笑话和热闹哩！至于他们同姓也好同族也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这李刘湾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的湾子，就是同姓也有五六代了，谁还揽这猪屎包打人不疼却胀闷人的潮事？当然其中也有几个为他们担心的同姓者，有热心人早就把女儿和同姓某某怎样怎样的事情悄悄告诉孩子她娘了。这个一生本分守旧的中年妇人不免心里暗暗着急起来，可是自己又怎样去管教那么大的女儿哩？唯一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赶紧给她找一个婆家，女孩的娘于是就偷偷地和男人商量给小敏定亲的事，最后他们通过一个介绍人就把女儿许给远在数十里外的一户人家做媳妇，所以就有孩子的哭闹。而小敏的弟弟还只有七岁大，一旦姐姐出嫁家中就缺少劳动力了，夫妻两打算还留女孩几年，帮忙挣挣根分和照顾年幼的弟弟。女孩小敏似乎看出了父母的意图，她自从定亲这件事后就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很强的逆反心理，她认为父母包办孩子婚姻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它以牺牲孩子幸福为代价达到大人的目的，这样的父母能让孩子敬畏吗？她心中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只不过现在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和父母对

着干罢了。因为家里穷小敏只念到识字初级班就辍学了，本来她的资质是很好的，因休学她也大哭过一场的。她认为这就是生为女孩的命运。不是吗？自己退学而弟弟上学，不是自己攀比仅有的一个弟弟，这也不是贫穷造成的唯一原因。这是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直接导致的，也是世俗的阴魂不散，它紧紧地纠缠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的现状是那样仅靠少数几个人能扭转吗？她开始有些不甘心所谓的“命运说”，自己认为女孩也是人，男女是应该平等的，自己读书时的课本上就是那样说的，但是中国几千年的世俗文化，就决定产生了这种不平等关系与对立现象，这是自己一弱女子能抗争得了的吗？目前她抱着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心态，女孩的命运是什么？自己不懂更不敢想，但是她觉得就像那河里的水总是从高处往低谷流走。她想了很多越想心中的结越紧，于是就准备看看今天弟在干啥？

四

现在今天他放学了，一个人窝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家的条件要好些，父亲当时参加了由中共党员任爱生和廉希胜等在黎店筹建的党支部和由其领导的解放区土改训练班，同时他还参加了保卫解放区土改成果的武装组织区干队。黎店党支部开始是秘密的革命领导机构，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步步胜利，后来这一革命组织它索性公开，而且在下面发展了十余个分支点，然后由这些分支指导革命斗争。今天他大就是一个分支点的负责人，所以他干的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但是危险很大，他大多时间都是早出晚归甚至有时又很久都不见人影。所以就有些组织上的特殊照顾和补贴，那时国共两党到了生死立判的关键时期，尽管外面打得天翻地覆但在这僻静的大别山深山沟，那些被穷困麻木了神经的农人还是照常过着平静的日子。所以尽管今天家的弟兄姊妹多他们还是能吃上饭的，眼下他正念识字班哩！这不能不让小敏有些失落和艳羡，她每到今天家今天的母亲总是笑咪咪地招呼这个令人爱怜的穷家女孩。一会儿，小敏笑着从外面叫道：“今天，今天——伯母！”她又叫了一声。她见了今天的娘就嘻嘻的笑，然后依然忙不迭叫道：“今天，走，玩去。”伯母望着她也只是笑。小敏在他家一点也不拘束，她开朗活泼，勤快灵巧，见事做事。一直被那伯母夸赞，他今天虽然在房内但是他已听到了小敏的声音，他赶紧从房内跑出来，于是小敏笑着拉着今天的手两人就跑到外面去了。

今天的母亲看到两孩子那么要好打心里为她们高兴，还以为她们之间只是娃娃间的两小无猜的正当交往，其实他俩的微妙情感变化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他们的实际交往已到了那种爱恋的初期那种处于朦胧状态的实践行为的层次，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在爱恋，他们才不管什么高层次的恋爱理论，彼此只是觉得这时俩人好像谁也离不开谁，互相有种依恋的情愫。二人的初恋是青涩的，互相摸索着摹仿着试探着。他们只是觉得这样做是自己渴望和需要的，青春期的生理变化让他们蠢蠢欲动，

他们或许还不知道某种危险正潜藏在自己心里，两人只是觉得新鲜刺激好奇。不一会两人连跑带走的来到一个他们常常玩耍的去处：垮后一石岩下面那凹进八、九尺深形成的一口天然石洞，内面干燥，还有供人坐卧休息的石墩石椅甚至类似于石床的石具。这个地方人们管他叫瓢儿石。这里是一片乱石林立的处所，且石头巨大奇形怪状：有斗形、有瓢形、有升子形、有桌子形，还有吃饭的场所。据垮中祖辈相传这里是仙人临凡居留后的遗迹，有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曾在人间流传，只是现在没有文字记载而已。曾经有县里考古工作队来此地拍过几次照，也有人说这里要办什么景点准备重新修建。后来一直没有动静，直到现在还是一片石坷林。于今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眼下小敏正拉着今天来到石洞门前，她忽然立住脚不走了，今天抬头望望她，看见她面露疑惧之色。今天就笑笑还很男子气地说：“跟我来。”说罢他就拉着她自己在前走，一副呵护伊人的势头，一头钻进了洞内。他今天进入洞内是兴奋得活蹦乱跳，而小敏进入洞内是紧张害怕。好大一会他们才熟悉了内面环境，内面光线虽暗淡但还是能清晰地看清一切。今天以前只在这洞门口徘徊过几次而不敢入内，因为垮人常说这洞内有鬼怪，小敏更不敢一人接近这片石林。现在他们被一种奇特的力量鬼使神差地驱入洞内，两人入内反倒一时无话甚至显得手足无措起来，他们彼此望着对方，一会儿他说：“我们玩过家家吧！”小敏毕竟是女孩当听到这话时她的脸“忽”地红了。但今天涎着脸哆嗦着又低声说了一遍那话儿。他又默然地望着她，她没开口只是把头低低地垂着，一双纤纤秀手不停地捏搓着自己那根粗黑的大马尾辫子。男孩的胆子慢慢大起来，突然他将手伸入女孩的丰满的腰际用双手将她揽入自己的怀中，她不说话喘息着只把他的手捉住：“不要”她低声说。不料男孩趁机返身压在自己身上，“不不”她急促地说，全身发毛慌忙中又抓住他伸入自己胸部的另一只手。在她的抵拒喘息中他还是触到了她那滑溜挺坚而弹性的乳头，她全身的肌肉绷紧“不要”她惊恐地叫着，她全身颤抖着……她于慌乱中拼命地抵抗着男孩的进攻。二人纠缠着她们喘出粗粗的气息……她们面临人生中这陌生的一课，她们能经受住这一考验吗？

上帝正默默地垂顾着那对正在孽海中沉浮挣扎的小生灵！

“孩子！欲海无边回头是岸”。

她于恍惚昏乱中似乎听到冥冥之中有种声音在头顶上呼唤着……

“你作孽呀？”小敏哭骂道。

女孩小敏恨死了这个不讲理的小弟弟。

可是男孩仍不管不顾地用有力的双手在女孩身体上摸索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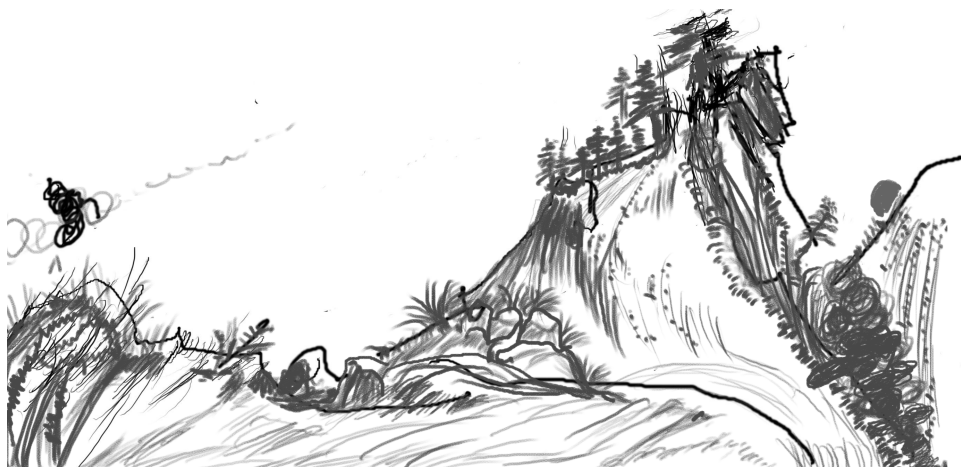
“不要”她带着恐惧的哭音央求着。

“姐。你就忍让我一次吧！你忘了前年脱我裤子的事吗？”男孩口中强硬地分辩着一双手越发不停地急速地摸索着进攻着。她听到男孩居然说出那样的话……她顿然一惊愣，一时语塞，手也变得酸软无力。就在自己思想放松警惕的一刹那间，突然男孩的手一下子扯开了自己下身的裤子。“你不能这样，你已经……”她哭着说：“你这是

霸道，我那时是帮助你。”男孩仍不管不顾地撕扯她的衣服……

“啪”急中生智她狠狠地抽了男孩一记耳光，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她一下子将他从自己身上拽下去。她蓬松着头发气喘嘘嘘，她于惊慌中恨然地瞪了男孩今天一眼，她一边慌忙地紧紧扯住下身的裤子，一边急忙用一只手扯着胸部的那被男孩撕开的衣服去掩盖那裸露出的雪白的肌肤，最后她脸庞红若桃花低头急促地向洞外跑去……

山野间一时变得空旷寂静，唯闻溪水铮淙地流动声。



第十五章

李昨天老爹一大早起床就烧水泡茶，还特地准备了上好的烟叶招待那算命治病的夏先生，可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人影，他心里已是十二分的不满。最后他坐在椅上一边喊一边把拐子在地上戳在得“邦邦”地响，终于还是毫无动静。“哼……好大的架子。”他忿忿地叫道。一会儿他就起身走出客厅，他来到走廊上听听，各房间还是没动静。他一人站在那里发呆，口中兀自嘀咕着。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突然穹中的喇叭传出刺耳的大音：“请村里骨干民兵紧急到村部集合。”一会儿外面有杂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嚷嚷声。昨天老爹不知道出了啥乱子，马上自己的孙女秀秀跑来，一张秀气的脸蛋涨得通红。她一边喘息一边说：“爹爹穹里有坏人，特务。特务是台湾来的。”她昂起小脑袋盯着爹爹问：“爹？是不是我家的那个算命先生？”老人慌忙用手掩住女孩的嘴，他低声说：“没瞎说没瞎说，哪里有什么坏人。”正当老头把孙女打发去一边时，昨天老爹他回头猛然看见儿子今地带着一个拿着枪的民兵急匆匆地闯进家里，老人一看到儿子拿着家伙就气打一处来，他黑着脸盯住儿子……这边他今地看到爸爸盯着自己的神态非常可怕，他就退后一步，可是老头子的拐子还是砸在自己的身上。“你敢跟老子玩枪，混账东西，老子玩枪时你个狗日的不知道还在哪里舔糠哩？你个娘卖卖的不孝之子。”他一边抽一边骂：“你个狗娘养的，你现在翅膀硬了。你抓你抓你把你老子抓走，你个娘卖骚货的东西，你现在要不把老子抓去我就是你的儿。”

“你个老杂种”突然一个老妇人泼天抢地的从另一边蹿过来，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抓挠着老头。“你没能力管教孩子你骂他娘算什么本事？”顷刻间他们家的几个孙女豪叫着哭着赶来，她们七手八脚地把奶奶从人群中拉开。“叫你没听啥子算命的话，你偏不听人劝告，现在惹出祸事你又骂旁人。”老妇人哭着嚷道：“有你这日子没法过了。嘿嘿……我的娘哎？”一会儿，人们七嘴八舌地围拢来，“那算命的人哩？”一个忿然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人们回头一看然是今天高叫着从那厢跑来。人群中又起了一片轰然声，“不见了”“跑了”一会而，又有几个人从外面进来说没看见那算命的。直到此时昨天老爹才静下音来不骂了。

“爸。你不要老糊涂了。”今地冷冷地说：“捉拿算命的是上面的通知，是对。是错。请你不要参和？过不了多时就见分晓。”走时他撂下一句话：“你等着瞧吧？”说完带着

民兵走了。今地来到父亲家时就已派出一组人马搜索去了，为以防万一他还在自己哥哥家周围安排了两个人专门盯住嫂子的房门，可是那两人出工不出力在最后还是让那人跑了。就是他们以为是见鬼的时刻，那犯人从今天媳妇的房间强奸了妇人后时，跑掉的。为此，那两人被关过一天的黑屋，民兵队长也受到处分，大队长今地还受到区长最严厉的批评。

天近黄昏民兵搜索队伍还在塋子后的山谷中继续搜索着。

第十六章

今天坐在妇人的身边，低头叹息。妇人强作欢悦地劝着男人：“钱没了以后还可以挣回嘛！”她接着说：“那人跑了也好，留在家免得连累我两，还有你爹。”她说：“退财消灾免去晦气。这是前人的吉言。”她拖着一副慵懒的身子走到窗前，一会儿她将目光盯住那扇破损的窗户上，她恍然大悟。在窗台一角有一层燃尽的香灰，她的面部表情在快速地变化着，她咬住嘴唇努力忍住心口的阵阵绞痛。原来那奸人撬开窗户，然后又把迷香放在窗台一角点燃，那香借风吹入房内……后来就……她不敢接着往后面想。男人悄悄地走过来用手扶着妇人的腰，关心地问：“哪里不舒服？”妇人一惊，掉回头望着他，然后就淡然一笑道：“我没事，一个农村女人又哪能有那么娇贵？”她用手推了男人一下，说：“快去忙自己的事吧！他们抓人让他们抓，你不要掺和那事就是了。”妇人又说：“你没看见吗？他们现在的事正多着哩。又要反特抓特，又要搞小四清，你把自己保管账目整理整理，不要让人家查出什么漏洞。”“哦”男人嘴里应着就走出了妇人的房间。今天对女人昨晚的一摊子事浑然不觉，当然昨天老爹更是云里雾里，他只是希望儿媳快些怀上孙儿，他不问过程只求结果。现在家中乱起来了，老伴骂他是个多余的人，儿子指责他是老糊涂，就连今天也怀疑老爸或是什么地方得罪那算命先生而导致他违约出走。妇人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心里不断地冷笑他老李家无能。她开始恨死了那奸人，现在又不希望他被抓——如果他被抓，再经公家一审问那么自己忍气吞声而保留的一张面子就彻底被撕毁了。现在她更恨自家那个老封建，是他逼着自己那懦弱的儿子找什么先生的，要不迷信什么算命，迷信什么传宗接代说，难道还有自己蒙受羞辱的悲惨经历？

—

小今天此刻呆呆地坐在石头上发愣，他非常后悔不该那样要求她。想到这里他一头冲出了石洞，他慌慌张张地寻找女孩小敏，他又放开喉咙呼喊，身边唯有静荡荡的山谷和山溪淙淙的流水声。他好害怕他知道自己今天闯了大祸，于是他坐在地上呜咽着，他的哭声不是很大，但仍清晰可闻。其实小敏并未跑多远，她只是太害羞了，她没想到小今天有那么大的胆子……直到他真的那样她才产生了一种出自本能的自我

防卫意识和抵抗，但还是被他窥破了女孩最珍贵的秘密。不是吗？也还是到现在她才有点明白“男女有别”。经过这刻骨铭心的一课，以前只听垮里大人说过的那话儿她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此时她正躲在另一块大石头后面，今天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在眼里。她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因为她知道刚才那事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自己的被动应对是助长他野胆膨胀的最直接原因。所以她打算原谅他，想到这里她“噗哧”一笑就从大石头后面走了出来。今天看到敏姐姐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他喜出望外“噌”地从地上蹿起来，但他还是不敢走近女孩。他为自己刚才的冲动行为而后怕。可是一会儿她跑过来抓住他，还用手掌在男孩身上直打：“你坏你坏”。她嚤嚤地哭起来。今天低着头等待着她对自己的惩罚和原谅，忽然她停下了打骂，“哎？你不能把刚才的事拿出来吹哟！”她向他走近一步，她侧着脑袋，还用一只手把今天的头扶正，盯住他问：“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今天的头不停地点着但口里就是不说话，他一脸的鼻涕和泪水。眼微阖着。她看到男孩那副可怜相就用自己的衣袖替他擦去脸上的污迹。最后他两坐在一块干净的大石上耳鬓斯磨喁喁细语。

“嗨嗨”一只大鸟怪叫着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它似乎在嘲笑下面的两小无猜。

“哎？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今天偏着头望着她说：“就……就是那年你脱我裤子后，为什么说我不老实？”女孩甜甜地笑着歪着一颗螭首，她似乎忘了刚才的不愉快，然后想了想，说：“你就是不老实。要问为什么，你自己想去吧！”“哦——我知道了。”男孩说：“可我那东西天生就是那样的，当时被虫子叮了就肿长大了……”“哧？是该叮的，肿？……为什么肿长长了？”女孩反驳道：“你自己有了歪心思还不承认。”她说：“你想占人便宜还嘴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男的生来就想欺负女的。”她说这话时就想到自己父母那点事，其实她很反感父母之间个人生活的不检点行为。但小今天似乎理屈词穷了，他只盘腿坐在那里用手撸着自己的头发。他望着她低声说：“我以后一定对你好。”“没羞没羞。刚占了人便宜还在说假话。”她取笑着把手在男孩的脸上刮着。男孩把她的手抓住并用自己的脸在她的细嫩的红活的纤手上轻轻地摩挲着，女孩的心软了，脸上溢满羞涩的幸福的红晕。“我爱你。”男孩不知不觉中又脱口而出：“我爱你。我愿为你去死。”“啊？不要不要。”女孩用手遮住他的口，自己心慌意乱，她伸出双手把男孩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他的头部似婴儿倚偎在母亲那温软的胸怀，他闻到了一种淡淡的肉的体香，他的额头触到了她那坚挺的乳头和细嫩弹性的乳房，从她那丰满雪白的胸部他听到了“噗噗”的心跳声。“天。可我娘为我找了婆家。”她低声地无可奈何地说，“我不管。我只要和你在一起。”他说着还抱着她摇一摇，“不嘛！姐姐你永远是我的。”男孩一副撒娇和不饶不依的天真神态让她既好笑又难受。

“好了好了。”她用温言细语劝慰他：“我们以后永远在一起。”孰料就是自己这轻轻的一句话给她的未来留下了无尽的坎坷与酸甜苦辣。

二

黄昏，他们二人手拉着手，从巨石上下来准备返回来路。突然从湾子的方向传来“砰砰”的枪声，一会儿，有许多跑动的脚步声音和惊慌的呼叫声从那边传来。他们知道是湾人又在跑反，于是二人拉着手转身朝深山密林跑去。女孩小敏累的气喘吁吁，今天就拉着她跑，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回头看看：后面是空旷的山谷，一片静寂。只有惊飞的鸟漫天盘旋着。“呜呜”男孩忽然哭开了，“不知我大大怎样？”他嗓音低沉地说。“没事没事”女孩安慰说：“你大会没事的。”小今天虽然还小但他清楚自己的老子干的是什么。因为他于某一天的晚上偷偷地在门缝中看到急匆匆回家的大从腰部扯出一把乌黑锃亮的家伙，那东西沉甸甸的，尺来长。他知道那是枪。他还知道自己的父亲干的就是玩枪的营生，他还记得父亲常常念叨的一句自己很觉奇怪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自发现大的秘密后他就不避自己，有时还把自己拉到他身边向自己讲一些革命的道理：什么穷人要翻身必须团结起来同地主老财作斗争。这些话自己虽然不懂但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和自己耳闻目睹的事，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是流血。革命是死人。”想到这些他为自己的大大担心起来，他自己也害怕。但是他又无可奈何。

小敏跟着他一路翻山越岭，最后他们绕了很多的弯路才渐渐接近了自己的村庄。这时天黑下来了。他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二人很警惕，他们向四周望望：猛然看见湾的东头有几个兵持着步枪正在四处张望。他俩于是又慢慢地将身子往后退，他们憋着气尽量不让喘息声或身边的什么响动传出来。二人纳闷，有很长时间湾里都没来个当兵的。怎么现在又来了？所以小今天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大。那时山里孩子都把父亲叫大。女孩小敏望望今天，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今天看见她美丽的面容露出害怕的神色来，他就对着她捏紧拳头略略扬起，做个鬼脸鼓鼓腮帮子，然后冲她一笑。那意思是鼓励她：不要怕。有我。小敏受到他的感染神情也由紧张变得轻松起来。他们见那些兵没有走的意思，无奈之际二人就索性离开湾子。天已暗下来，他们准备就在山上过夜。可是没吃的他们又为难起来。秋夜的寒气有些逼人，他们只能相依相偎地抱在一起。此刻他们没想到有什么不便或禁忌，更要命的是黑暗到来，他们从未在野外露宿过，除了兵祸还有野兽。“何年何月才得安静？”小敏心里想，就望着他轻声问道：“你大说革命啥时成功？”“快了。”男孩眨眨眼又想了想，然后说：“我大说刘邓大军来了，还在黎店留下了一支队伍。”她听到这话双眼发亮。“听说郑佳贤的乡勇队跑了？”女孩又问，“他还能跑到天边？”“那也是。”二人一问一答，时间悄然流逝，转眼月亮起来了。森林内显出斑驳陆离的光影，说着说着二人感觉很疲倦，阵阵睡意袭来，于是他们就那样抱着将身子躺倒在一片干燥而隐秘的毛草窝内。那草窝外有几棵遮天蔽日的大树，在树与树之间有几堆杂乱横卧的石头，其间还有一尊高耸的巨石它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它护佑着一双天可怜见的两小。

此时，湾内的人几乎大半跑了，只有极少数的几家人在。他们有的绷着脸，有的

哭丧着脸，还有的默默地正胆战心惊地为那些大兵们干活。其中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正忙活着用斧子、锯拼装着木床。他就是小敏的大。名叫李乔山他是个木匠，因为走迟一步而被他们拦下来，幸好他的女人跑得快，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她要找自己的女儿。“那东西——她已经有大半天跑的不见人影。”她喃喃自语，作为做母亲的真是急死了。于是她一听到枪声就拉着儿子朝湾后的山内跑，但是她跑了半天天黑下来还是不见女儿的踪影。“野东西”她骂着急的团团转她几乎要哭了。她那嘶哑的嗓音见人就问：“大伯大婶、小兄弟、小姐妹你们看到我的敏敏吗？”他们只是摇头，他们叹息着显出爱莫能助的神色，这年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谁还有心思顾及身前身后？她看到有的说“我家的也走散了，急啥？等这阵子过去他们就会回去的。”听到这话她的心又慢慢平静下来。的确如此，以前跑反就有在山上住几天不回家的。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偷偷回家取点吃的，然后又悄悄返回山上。躲避兵祸跑反，倒让山里的农人跑出了一套子经念。一会儿，她带着儿子来到瓢儿石附近，那里离湾子已经很久了，有十里地的路程。而自己的女儿正在她的附近，也不过二、三里地而已。她知道自己的女儿经常和湾东头的那小子在一起，但她不知道他们已发展到肌肤相亲的程度，她要知道是那样还不气死？她认为他们只是同姓姊弟间的一般交往，自己在跑反的路上不断地打听湾东头的孩子今天，而人们只是摇头，这就说明他们也没见到那小子。“真急人。”她左思右想还是不得法，更理不出女儿哪里去了的头绪。因为奔波和疲倦孩子在打哈欠，自己也感觉很累；于是她决定把女儿的事先放一放。到后来，他们母子随着夜的浓黑从四周慢慢袭来二人也沉入黑暗的深渊。

三

小敏搂抱着他渐渐沉入一种恍惚状态中：一片广阔的开满鲜花的山谷平地，四周是险峻的高山。她的今天弟正满面笑容地站在那平地的尽头，他张开双臂迎接自己，自己不断地向他面前奔跑。可是不知跑了多久还是不能接近他，她张开嘴大喊，但是他只笑着不说话。她于是又拼命地继续向他跑去，但是就在她快接近刚刚能抱住他的时候“啊”。一脚踏入下面那无底的云海……猛然一晃悠，一声惊叫睁开眼，原来是一场梦。她被那梦迷醉了，只想永远留在那梦境内，但是她又为梦的结局而产生深深的不安，她似乎预感到自己和他的事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她的心一时纠结于不安中。她再回头：他正偎在自己的怀里，而一只手却伸入他自己的裆内，另一只手还抱在她的腰部，头却抵在自己的胸部乳房上。借着月光她把他的手从那裆内拉出来，可是他还处于迷睡中。她再瞧他那裆内居然有湿的斑迹，她赶快把他推醒，他骤然惊醒望着她，他惶然不知所措。他看到自己那么紧紧地贴在她的胸部，他看到她那雪白的肌肤从绷开的纽扣缝内赫然入目。她不好意思地去扣那散开的衬衣扣，并不由自主地往后挪开身子，尽量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她感觉自己有尿意。于是她把他再推一

推，说：“天！你在后面帮我看着，不许看我。不许移动。不许走远……”她笑着回头拍拍他的肩膀说：“乖！你不许有其它的心思。我到那边去方便一下，知道不？”“喏。快去快回。”他懒洋洋地答道。一会儿，他听到她那“嘶嘶”的激击音，她那急的气流冲击声非常悦耳。他觉得那声音特好听，像一首青春的歌在欢唱，她那处子的青春锐捷一线的直射似丘比特之箭射向他的心窝，他不由自主地吞咽了几口唾液。并喘出粗重的气息。“哎？你干什么，你不要动。”她在那边低声叫着。“嘻嘻。没羞还正经哩？”她提着裤子跑过来，一张脸羞的不得了。她穿好裤子跑过来在他面前蹲下身子，伸出一只手拧着他的脸，说：“你是不是起来瞎望了？”“哎？干什么？夜里能看到啥。”他笑着说：“你真霸道”。两小嬉闹一会又搂着躺倒睡着。可是这次怎么也睡不着，他们各自内心怀着心事。小敏好担心娘此时或许正在到处找自己哩，还有弟弟。还有冷酷的大大。如果发现自己和一个男孩睡在一起那后果那场面……她于浑然中咬紧嘴唇，她不知后果如何，更不敢去想象。她只想以逃婚来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这种想法她酝酿多时，只是还没形成具体的切实有效的对策，所以她就没有对那小白眼狼推心置腹地进行道白。她的烈性子这多半与家庭环境和父母的影响有关。尤其娘常和女儿唱对台戏的教育法或许是形成女儿烈性子的直接诱因。有时她就把自己的娘气个半死，如果是大大动手准备打她的时候她就脚底抹油——开溜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烈性子的女儿她却有着细腻的情感世界，此时她正沉缅于一场旷日持久的情感缠绵之恋的游戏中。她不知道自己这是在进行着一场水中捞月的虚妄人生追求，那种畸形之恋是他们步入人生的开端。此刻，她充满爱意地望着那个长得匀称且无可挑剔的俊男孩。她不知道他这时在想什么。“哎！”她用手推了他一下，问：“你不是说你大在区干队吗？你还说黎店来了队伍。”她欠了欠身子盯住他。

“啊。是。”他说：“么样？”“你敢不敢去看那队伍？”她兴奋地问。“味，笑话。你敢？”“你敢去我就敢去。”二人异口同声地叫着。尔后他们脸上显露出甜甜的笑容，于是他们就用手指弯成弓状互相拉着发誓。他们决定去李店看看，他们向往着大山外面的世界。二人的野胆发酵着膨胀着。月亮隐入云中，风吹拂着那瑟瑟作响的野草和被草隐蔽着的两条扭动的身体……

四

凌晨，李刘垮陷入一片混乱中，几匹战马昂头嘶鸣，一声沉闷的枪音划破了静寂的夜空。一时许多杂乱的脚步跑动声响起来，“快跑”有一种低沉的声音发出不容置疑的口吻。瞬间几条黑影迅速地穿过一条巷子，一会儿他们就跑出了垮子，那运动的影子马上消失于垮后大山那浓密的森林内。他们就是替大兵们干活的几个村民。因为他们知道那队伍要开拔，他们是接到命令执行战事任务才撤离的。所以村民就趁机逃跑并且成功了。而他们身后并无兵马追赶的迹象，他们只象征性地放了一枪。随后那队

伍也匆忙地开拔了，一时间尘土飞扬枪托撞击声、金属磕碰声、人喊马嘶声和口令夹杂一起往村子东头卷去。

东方欲晓时，有大胆的人他们早就潜入村子，还有的敞开窗户从窗洞内伸出头来，那惊愕的目光在面对纠纠之师时他们倒吸一口冷气，甚至还有有的爬到屋顶向渐渐远去的队伍张望。末了，他们纳闷起来：这是谁的队伍？看光景他们不扰民。也不知过了多久，村子才喧闹起来。人们陆续从深山老林中钻出来，又迟疑地慢慢往家里走。他们怀着很矛盾的心绪：不是早就宣布黎店解放了吗？为什么反革命郑家贤的乡勇队还在四处突袭捕捉杀害工作队的干部呢？区干队哪里去了？人们交头接耳的互相打听起来。原来昨晚驻军是鄂豫军区四军分区的一支小分队。他们是奉命攻打黎店区的双尖岩郑家贤反动民团乡勇队的解放军部队，由于交通不畅消息不易流通，更因宣传不到位造成百姓的误解而使老百姓出逃。人们返回自己的家后他们都在清查自己的物什，或者还有哪个人没回来。家用物品家畜都没丢，但是有少数跑出的人还没回来。此时在村子东头昨天的家门边有两个中年妇女正嗟叹着，她们就是小敏和今天的母亲。因为两家的大孩子还没回家，她们能不着急吗？尤其是女孩的娘她可真是急的跳脚。一个女孩家毕竟与男孩有许多的不便之处，尤其让她纠结的是女孩的婆家还没见面他们就来提亲要媳妇。世间哪有这种事？要那样不是太小瞧人家吗？她知道这事多半水了。自己还不知道女孩的性子？她想就是大人同意，女儿那一关也过不了。那孩子是不买啥人账的。她担心男人会把事闹大的，其实咋开始她也不满意女儿的婚事只是男人的专横独断，自己的懦弱个性成全了男人的面子和孩子的一桩婚事。

天空刚刚露出曙色，森林里的鸟就活跃起来。清新的空气似阵阵温润的牛毛细雨覆盖着林子内的一切。小敏她惊慌地把他从自己的身上推下来，她简直不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她目睹眼前的现状彻底醒了，她内心翻江倒海，思绪在飞快地旋转着，她扪心自问：“现在自己怎样面对家中那最亲的人？现在自己怎样去面对自己良心的拷问？现在自己又怎样去面对一切熟悉的或不太熟悉的面孔？”眼下自己处于清醒的状态，这次可好？让自己怎样回到湾中？如果湾人知道自己和今天有了那事：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赤身露体站在公众面前的贱人？她有那种无言见江东父老的心虚感受。她准备把自己和他的事隐瞒下来，但是她又产生了深深的恐慌：那样会不会怀孕？想到这些，她狠狠地拧他大腿上的肌肉，他疼得跳起来，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不同的是小敏和今天都觉得自己在这大森林内丢失了什么。可是自己又说不好它到底是什么。他们都觉得那事很渺茫，很空泛。空荡得让人找都无法去找。她立在地上低头啜泣，他也在击打自己的脑袋。他低头立在原地嘀咕着什么，他不知是后悔或是害怕总之他觉得自己玩的有些过头。为什么当时二人就不能清醒哩？或哪怕是一个人清醒清醒？否则事情的结果就不是那样。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她，他想努力寻找一种办法来弥补她安慰她。

他们在这茫茫的山野内迷失了一个真实、纯洁，天真可爱，浪漫专一的自己。

这时天空一缕最新的朝阳撕破沉重的乌云直射下来，它昭示着新的日子即将开始。

五

一会儿，山林外传来一些忽高忽低的人语声。他们二人手拉着手慢慢地向森林外走去，他们的神情显得很落寞。他们也懒得睬那身外的一切，管他是什么人的话语音？他们一直朝林子外面的世界闯去。他们希望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此刻她低头慢慢的走着，她说不清自己对那事的判断：是对？是错？或是罪孽？自己更说不清刚才对那种肢体上的快乐追求的行为是后悔还是渴望。她只是觉得自己那样做还是太早了。她现在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后悔，她有负罪感，她这时才觉得自己失去了一种多么珍贵的东西。她甚至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意念产生。然而自己能那样吗？不能。她觉得自己太年轻了，今年自己才十五呀！遭孽呀。她这时才知道自己失去的东西特珍贵。她咬紧嘴唇神色哑然她感觉自己的心在泪流。一念之差让自己徒增无边的烦恼。因为她有很多希望很多事要去做，她对婚姻也有些朦胧的认识与了解。男女结合。生孩子。俩人住在一间屋子内。但她不知道那样在一起的俩人是不是就很快乐。如果不快乐幸福那跟把两种动物硬关在一个笼子内又有什么区别？或者世间也有许多生凑在一起的吧。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就是后面那样的一种生凑形式。她想到这里对刚才的事也就释然了，而且她还有种报复了什么的快感。不是吗？自己的婚姻让她一直处于一种无边的且无法排解的黑暗的重压中。时下不是解放了吗？禁止缠足，禁止包办婚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放足运动基本实现，但父母的包办婚姻还在农村肆虐运行。她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不平。她多么希望读书啊！可是家里穷自己就这样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高高兴兴地挂着书包上学堂，她那心里是多么的难受。眼前自己成了浪迹大地的蒲公英。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又一边走一边说着话，暂时忘记了心中的烦恼。

入秋，刘邓大军六纵挥师黎店，沿途驻军并留下地方工作队众人员深入宣传群众，他们一路张贴安民告示：解放区的天是人民的天，解放区的天好灿烂。人们载歌载舞，那翻身解放的锣鼓震天价地响。

小敏他们二人好不容易才从荆棘和密林中钻出来，“我们下去吧！”今天望着她说。“再瞧瞧看。”小敏说：“那是哪边的队伍？”，“是我大一边的。”他惊喜地哆嗦着：“你看你看，我大大也在哩。”这下他犯难了，到底下不下去？小敏也犹豫起来。一番合计后，他们又回返来路。于是，他们的黎店之行泡汤了。天黑下来，二人悄悄地潜回村，然后他们又各自蹑手蹑足地摸近家门。此刻，她听到屋内娘正哭着：“这女伢咋就那么不醒事，这兵慌马乱的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叫娘怎么活呀？”她站在门外仔细谛听，后来她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大大不在家。”于是，她一头闯进门“娘……”她低声

叫着：“女儿不是在你面前吗？”“你个野东西这几天跑哪去了？叫娘一通好找？你是要克死娘。”她哭着一边诉说一边扯着女儿并用手在她身上到处摸着捏着，似乎在清查女儿是否少了什么。她见娘这样抚摩自己，她的脸上不觉发烧起来，那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咬着嘴唇那原本俊俏的脸蛋这时更显出几分妩媚，这时她见娘也斜着自己，她站在那里双手找不到地方放置，显出十二分的不自在，因此惶恐让她产生深深的不安，她打定主意死瞒那件事，虽然事情没被窥破但自己的心还紧紧地揪着。许久，娘盯住女儿才慢慢地说：“这几天你跑哪儿去了？你越大越不听话，你叫娘好找。你是不是跟东头那小子一起？”“是。”小敏平静地答道。“你知道那小子他家是什么身份吗？我们攀爬得起吗？他老子是共产党的人是革命派，我们是落后的农民，我们没给他们做一点事，他们不找麻烦那才烧高香哩。”她望了望娘，十分不甘心地说：“娘，那是你的见识，今天他大不是那样的人”。她显出撒娇的神情来，用双手拉着娘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娘，黎店的大军有姐姐兵，她们马上就来山里。”接着她又急忙说：“等她们来了我要念书。”“哼？你说啥。”娘脸上显出狠气来，她又叫着：“女孩读什么读。女孩生来就是媳妇的命，还是想着怎样做人家吧。”“不嘛！要不我就跟她们走……”“哼。好哇，你翅膀硬了你不要你爹娘了。你走吧走吧……”她急赤白脸地嚷道：“我前生杀了人放了火呀。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她立在她娘的身边不言不语，任娘一个人在那儿指天画地的数着哭着，老娘闹了一通见女儿兀自不声不响。大抵是累了，于是她就颓然地坐在那儿也不叫嚷了。她们二人就那样对峙着。屋内一时显得静寂，唯有那破墙角内的一张蜘蛛网上，那只蜘蛛还在坚忍不拔地幸苦地编织着自己未来的梦。

第十七章

时间已进入初冬，下元节这天午后，初枝偷偷地走出家门，她一个人携带了一个包袱，头上蒙了一块蓝色的头巾，身穿一套玄色的棉裤褂然后就向村子西南方向的西岭去了。她这是去杏峰尖庙堂问卦的。因为方圆百余里的人都信奉那山上的菩萨灵念，所以她就想去问问神灵探探自己今后的路怎样走。本来自己是不信所谓神灵说的，可是眼前自己正处于生活的十字路口，她几乎要失去生活的信心了，所幸还有三个可爱的女儿维持着自己的家庭生活与念想，她不忍心抛下孩子，于是她又找到了上杏峰尖的路。她不知道自己这是第几次爬那座险峰，她来到峰顶有一种超越凡尘的感觉。清风悠悠抚面，恍惚在轻轻抚慰这失意人，山川屋宇炊烟已遥遥映入自己眼帘，大地都在自己的脚下，头顶只有茫茫白云，此时自己多么惬意冷静啊！心无杂念亦无牵挂，她认为做神仙也不过如此。

峰顶上有一座庙堂，占地规模不大但是也不小。一座主殿堂内面供奉着一尊神像，殿堂内两侧各有三尊小神像，中央一个大拜垫圆圆的它似乎暗暗昭示着香客们的期望——梦圆。神像前一张长条形香案，上面摆放着各种物什，香案下是一个大香炉，炉内正燃着袅袅而起的烟雾。殿堂外是个大院子，那里长满荒草，在院子的边沿有一口水井，那井内水终日满满的，井水清冽上面有淡淡的水气往上飘起，逢夏井水冰凉入骨，越冬井水温润若乳。难怪当地人把它叫不老泉。用这井内水泡茶香醇无比，若用这井内水酿酒酒锋甘冽，吃了它醉酒三日不醒。杏峰尖的那口井是大别山的一绝。杏峰尖距黎店海拔一千三百米，在整个大别山的西部还算是最高地。院子围墙早已破败不堪，从一些豁口就能看见外面的悬崖峭壁及巨大的嶙峋怪石，还有那从石缝间不屈不挠往上掘起的苍松古柏，山腰上生长着一丛丛枫树，时值深秋那枫树叶似火点染出一副绝妙的山水画，从山顶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石级小道伸向山腰直至没入树林深处。峰顶靠围墙边还有一块巨石，那大抵是观景台。如果你站在上面就会产生头晕目眩的感觉，当然无限风光就在险峰。你站在这观景石上大自然的胜景尽收眼底：俯瞰东南千山万豁中点缀着许多山里人家，自北往南巴水似一条玉带摇曳生姿，那水波在日光映照下发出碎银乱玉也似的闪光。那山岚似淡淡的薄蓝轻纱慢慢地飘荡于山川低谷间。一条白色的国道倚傍着巴水伸向远方，那上面不时有汽车轰鸣着驶过。此时妇人初枝她正在大殿内三跪九拜，她口里默默地念叨，旁边有两个道人守候着，他们

眼脸呆呆地盯住这个妖娆妩媚的妇人，他们不知道她是何来路。只是他们觉得这妇人有种超凡拔俗之感。她虽然穿的是黑色衣服，但是她那有很长时期没干体力活的身材，现已修炼得通条袅袅甜甜透透婷婷糖糖黏黏烫烫腾腾突突痛痛惹人爱；那张俊面目有种勾魂摄魄的神韵在那儿，其中一个道人喉管暗中“咕噜”了一下，显然此刻光头乍见美艳的女人他淫心荡漾欲火中烧，这时他正吞咽着口痰，他涎着脸而那张粗俗的蠢脸上刻满了某种欲望。突然旁边的师兄推了他一下，一会儿，下殿传来喊声：“拖冬快来烧火做饭。”那个眼盯妇人的道人才无可奈何地怏怏地离开了上殿，他拖沓的脚步声显出十分的不情愿。

妇人正在慢慢地祷告，她这时抽到第三签，她神情有些紧张。因为开始抽的两签都不怎么如人愿，她不信这就是命，可是她又不停地折腾。后来她抽得第三根签，那上面说：莫叹福命浅，红颜咋开神也羨。她望着这签呆住了，她不懂那到底是啥意思，只是她觉得那话不是什么好话。冥冥中她似乎看到头顶有一个老人若隐若现地对自己说：“二丫。曾祖爷爷在此，回家好生持家莫生它念，自然修得六世同堂。”一会儿，她顿然惊醒，一抬头大殿内阒无人迹，她感觉全身凉嗖嗖的。日头隐入云中，周围暗下来了，一忽儿，山风劲急飒然荡漾着掀开了她腰部衣服的一角，赫然地露出了内面那白晃晃的肌肤来。她拜祝完毕就慌忙走出大殿，一会儿大师傅从偏殿出来，见到妇人他哈着腰伸着双手笑脸相迎，那意思是叫她到火房休息用茶。她忙推辞着一边从包袱内拿出什么东西塞入老师傅手中，在和师傅招呼时她看见刚才殿内那两个年轻男道正色迷迷地在火房内望着自己挤眉弄眼，她于羞恼交加时对着老师傅笑一笑，然后一甩身子咬着唇绷着脸就“蹬蹬”地走了。那老师傅目名其妙地立在原地望着匆匆离去的女客，猛然间他醒悟过来，他怒冲冲地朝那火房赶去。

第十八章

今地带着民兵又在崇山峻岭中披荆斩棘地搜索，他们这是第三次奉命搜山了，可是搜来搜去就是不见半个人影。村部民兵断断续续地折腾三个多月了依然一无所获。他们这是大海捞针，至此他们才知道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某日黄昏，一群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大队部，他们肆无忌惮地骂娘、跺脚、叫累喊冤枉。傍晚，今地接到区上通知，其内容让他停止搜山活动，谢天谢地。其实他早就想收手作罢。通知中还附言：让生产队扩大垦荒面积，以确保今冬以后的粮食丰产丰收。他这边的事放心了而那边小四清的审核与挖根掘底的账目纠缠让他如履薄冰焦头滥额。其中最让他头疼的是自家的事：就是今天的保管问题和账目与实物不符。他暗中和今天交换过意见，也和老头招呼过，只是他们把那事看得很淡，似乎不愿配合今地的清理工作。老头昨天爹因儿子老四干预算命的事心存很深的芥蒂，他多次有心要找儿子的麻烦但都被今天拦了回去。今天安慰他这中间可能有误会，再怎么有矛盾弟兄父子间毕竟是一家人，问题是可以在双方沟通中解决的。古语云：冤家宜解不宜结。于是老头听了老大的一番话后复归平静。闹是没闹，但是他确保今冬以后的粮食丰产丰收。他这边的事放心了而那边小四清的审核与挖根掘底的账目纠缠让他如履薄冰焦头滥额。其中最让他头疼的是自家的事：就是今天的保管问题和账目与实物不符。他暗中和今天交换过意见，也和老头招呼过，只是他们把那事看得很淡，似乎不愿配合今地的清理工作。老头昨天爹因儿子老四干预算命的事心存很深的芥蒂，他多次有心要找儿子的麻烦但都被今天拦了回去。今天安慰他这中间可能有误会，再怎么有矛盾弟兄父子间毕竟是一家人，问题是可以在双方沟通中解决的。古语云：冤家宜解不宜结。于是老头听了老大的一番话后复归平静。闹是没闹，但是他事的头绪，就跑到妇人房外，那门是静静地关住的，于是，他又掉头往外面去了。

妇人不声不响地回家了，她换下身上的衣服就麻利地打扫房间，然后又清理脏衣物准备彻底清洗。

她想到签上那话自己不觉间脸上就发烧，其实她不是风骚女，她也并非那种个性的女人。只是自己长了一张娇好的面孔和一副柔弱无骨，丰满弹性野艳的身材而已，难道女人天生的娇媚就惹人妒？她这样想着就来气就为自己或天下的女人抱不平。是的，她想到自己以前的坎坷经历就坚定了自己的认识观：女人天生就是被歧视和被玩

弄者。所以说女人是薄命相是弱者。或者是自己落错了林子，千不该万不该落在老李家。他家是树大根深腐气¹重重，就像池塘的水太肥鱼就会“翻王²”，这比喻是大别山老区前辈的俗语和经念之谈，一座老林落叶厚重新鲜空气稀薄阳光少那么剩下的就是腐气，它是不利于幼弱植物生长的。初枝明白许多事理，只是那些话对于一个未念多少书的妇人来说是明于心不明于口的。她苦恼这样的苦的折磨让她的青春不断地老去，她的脸上的眼稍爬满鱼尾纹，在自己男人当了队里的保管和副业队长后，她的体力活是少了很多，吃饭是不用她愁的。加上她本来生就的媚相，虽然年过三十但仍有大姑娘的风韵。这原本是好事可是给自己的生活也带来不少麻烦，村中人风言风语的不少，更有那些搬弄是非者在背后使阴招贴肉告示³，说某某是浪娃淫妇，是破鞋，是残花败柳。现在，自己由于相信所谓的算命，并因算命事件而导致自己失去妇人的贞操，如果事实公开那么自己就无脸见人。她终日生活于一团浓重的阴影中，感觉自己活得好累，活得不安然。她的负罪感深重，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肮脏的人，她一边擦洗一边偷偷地拭泪。外面的那些言三语四有不少传入自己的耳中，加上近几天出的事，所以一旦出门，她就有些怕见人了。初枝自己的顾忌是有其道理的，她既有此心思，于是，她在今后的所有活动中自己就格外谨慎小心。无独有偶，那什么“伤口撒盐雪上加霜，屋漏又逢连阴雨，船斜偏遇劈头风。”的邪气倒霉事还真让她兜上了。

前段时间因“特务事件”而搜索深山和石洞的基干民兵中，有人从某石洞内捡回一条白底蓝花女衬裤，上面粘了许多已发干的污秽痕迹，他们一看就明白了那是什么。经斟酌研究后大队部决定暂时将此物存档，待以后公安局破案时备为参考或佐证。几天后，从李刘垮传出专门以女短裤衩为话题的桃色新闻故事，它的矛头所指是裤衩的主人。人们在猜测忖度这女裤与村中某某相似，他们无所事事地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站在村场上交头接耳，指指点点，互相吐沫横飞的拿女衬裤进行疯狂的谈资和取笑逗乐。而另一边李家昨天老爹的儿媳初枝闻到短裤故事的传说后，她心底马上产生了几分不安来，她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是丢失过一条花短裤的。她明白那短裤是怎样丢失的。自己能认吗？自己能主动关注它吗？她越想越生气，她知道自己的衬裤是那老骗子淫棍在那天夜晚拿去的。难道事情真是那么凑巧吗？她想到世俗流行的一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以她知道这不是什么巧合。现在事情露出了矛头，自己不得不往坏的方面考虑和准备了。难道他是从那里跑的？如此看来他还没走多远，要么就是那人被抓了，要么他已暴露行踪离前面布下的法网不远了。想到这些她慌张起来，于是她打算出门遛遛风，以探动静。出门时她连门也懒得合上就“蹬蹬地”走了。

¹腐气，没落之气，有的指人在咽气前的瞬间其身上释放的一种气味。

²翻王，大别山农村俗语，指池塘水质过于肥鱼大量出现死亡的现象。

³肉告示，农村俗语，指人们用口传的方式宣传。大多含贬义。

第十九章

入冬以后今天为生产队做了一趟茯苓生意，这天他向小队交结完账目就悄悄回到家中，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推开妇人初枝的房门，一闪身便进入房内。而妇人不在家，男人心念一动他就急急忙忙手忙脚乱地在房中到处翻动寻找着什么。他知道这年头有谁家的女人能穿那么体面的短裤？自己又何常不清楚本湾只有自己的女人有两条花短裤？他又急又气。急的是自己的女人千万别与所谓的短裤事件有粘连，气的是那短裤偏与自己的女人能对上号。他将女人的衣物弄得一片狼藉，最后还是没找到那两条花衬裤。至此，男人才慌了神。“完了。那不争气的东西……”她要让自已的男人戴绿帽子当缩头乌龟，他心底暗暗叫苦，就低声骂道：“贱人你毁了我”。忽然，李今天颓然地坐在女人床前的脚踏板上发呆。此时，他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他想教训女人一顿，可是自己又不愿一个好好的家被搞得剑拔弩张局促不安，孩子是无辜的，想想两个古怪灵精的女儿他就心软若乳。

“天呀？你为什么那样作弄人？”今天带着哭腔叫道：“算什么狗屁命？”

他思前想后，终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悟得明朗了——那姓夏的算命老头，什么堪舆先生。什么接仙气。台湾潜入大陆的特务。算命人的失踪，夏老头他的不辞而别。……近来女人怪异的神情和她的抑郁寡欢。这些还不说明问题吗？还有大队部的干预，那天晚上大队部开会自己不在家，却去参加什么小四清的会议。女人就是在那天夜晚接什么仙气。散会后天色已经很晚，自己刚睡下仿佛听到屋外有人气和轻微的响动，不久就被后山的犬吠扰得不能安睡。他觉得这些似乎是一种圈套，他认为女人天生的是下贱胚子。想到这里他怒气冲冲地跑出女人的房门……

小敏面对她娘经过一番温言细语的倾诉式劝慰，终于娘的情绪于是慢慢平复下来。她知道娘一时转不过那道弯，但是她不急。她相信只要心诚就是石头也会落泪的。小敏想用时间来消磨娘的思想上那些与女儿思想观念之间不能磨合的部分，进而通过娘来说服顽固的父亲大大。她在心中初步形成了自己今后需要努力奋斗的目标，她的计划是分两步走：其一，经过相当时间的自我抗争取得娘的同情从而达到让自己

改变生活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其一，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要改除自己那被父母包办的婚姻。她想到这些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梦的画面。她认为自己的未来不是梦，但是她又觉得那理想比梦还要迷茫虚幻遥远。一时她纠结于现实和希望交叉构成的矛盾谜团中。那谜团如一张张开的网将自己紧紧地罩住，无奈自己怎样挣扎都未能撕破网的一个口子。她十分不甘于是准备搏一搏。

“娘！”一会儿她笑着抱着娘的腰摇着并轻声说：“女儿是你们的酒坛肉罐¹。哪有孩子不听大人话的？将来你们老了我还要跟你们养老哩。”“丫女。你是在哄老娘……娘也想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可是我们穷人家念得起书吗？尤其女孩在我们这地方念书的就少，那根本就没有女孩去念书的。你羡慕黎店那些女兵，人家是大地方来的。她们容易吗？你不知道那飘泊的艰辛你只看别人风光就心动。”她叹口气说：“我们大山内的人家，小孩就更别动那不着边的心思。娘劝你趁早死了那份念想吧？”

“不。我要念书。”她倔犟地说：“不要我念书我就去当兵。”

“咪。”她淡笑着说：“你去当当看……”

她知道娘是在说反话，可是她还没有放弃期望。于是她又抑制着情绪语气变得十分柔和地说：“娘。你只有让孩子出门闯世界这个家才有希望好起来。”

“你们封建闭关弟弟虽然是男孩也不会有出路的”她娘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女儿，几乎不相信这话是从自己的小敏口内说出来的。她突然想到女儿经常和东头李家的小子今天在一起，难怪她能说出那样的话来。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在自己的女儿似乎已被老李家给引到另一条路上去了。她不觉忧虑和担心起来。她清楚老李家的一门都在干啥，老子革命儿子革命一窝革命蛋蛋，他今天那么个年纪就学老子，将来肯定不是个安分守家的角色。可是话又说回来，人家昨天闹革命今天也跟着折腾，那家不还是好好的？还不时有上头的一些陌生人给他家送东送西的，他家的日子着实过得好。几个孩子正憋着劲头念书哩！他们家有哪一点不好？她想到这里对女儿的央求倒有些认可，自己的孩子的确比别人可怜，刚念了几天的书就因家穷而放下，小小年纪就风里来雨里去地为家中生计奔波。看来是自己这做大人的无能，才让这个家穷的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她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想着心思。“小敏，你以后不要到处跑……”她回过头以殷切的目光望着女儿说：“你得向娘保证以后不乱跑，保证往后少和东头的那今天小子鬼混。那么念书的事我还好和你大大商量。”

“我哪里瞎跑了？你不也带着弟弟朝深山内到处钻吗？”她笑着分辩道，听了娘的温柔的责备语，自己觉得脸上发烫，她红红的脸上刻满了羞愧。不是吗？自己和今天才分开多长时间？自己和今天弟的那一套事要是让娘知道了还说不定咋样哩？她不敢想象如果父母知道了自己和今天的缠绵经历场景，那么父母该会气得撞头，自己该会在无与伦比的尴尬难堪中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老娘不中用了。我女儿越来越能耐了。”她淡然地浅笑着斥责道：“小冤家？你不

¹酒坛肉罐，大别山与黎店地区鲜见的的方言，当时是大人们专对自己女儿的一种爱称，女儿出嫁后大人就能常常去她家走走，女孩自然好好招待故名。发展到后来就成了父母们精神寄托的一个特别场所故成为一种昵称。

要把事搞混了。”她见娘真的生气了于是就陪着十分的恭敬与谨慎在娘的身边帮忙做这做那，目的是分散她的精力，不能让她真的窥破自己的秘密。天色暗下来，她们母女的一席争论的交谈暂时停下了，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夜晚，小敏麻利地打扫各房间。她家的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每间都收拾得整齐干净，一间烧饭的火房，内面临窗洞下面蹲着一座黑咕隆咚的四方台子，那是她家生火烧饭的灶台。上面放了一大一小的两口锅，在厨房内再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那空地有一张矮桌子，周围放着三个用树莛头锯成的矮圆柱做了坐墩。另两间是卧室，内面光线也很暗淡，几间房子是并排结构筑成的。在大别山地域农人建房子都是首先用黄土拌匀稀泥，把耕牛驱赶入泥场，再把稻草用刀切割成四、五寸长参入泥中，人赶着牛绕泥场行走近几百圈次，直到人牛脚在泥中感觉拔出困难时就说明这场泥料练好了。然后再用几个人把泥一耙一筐地填入一个木长方形框子模型内，这模型叫夏子²。印刷³一场砖不容易，它需要耕牛人力和许多工具。那填入匣子的泥晒干就可使用了，当地人把他叫土砖。别看它是稀泥和成，一旦干涸垒成墙那可结实极了，当它经过烟熏火燎以后那就坚如顽石。小敏家的三间房子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垒成，她家与别人不同之处是从天盖下抽出了一条过道，那一条走廊非常干净，到了她家就是没什么招待也舒服清爽，大抵这是女人持家的微妙特征吧！这会儿小敏她娘已站在灶台边忙乎哩。女人一边忙活一边不时回头将眼四处睃视，其实女儿那鬼精灵早已暗中看到娘的举动，她知道娘是在暗中考查自己女儿的某种心思，看她是否从某个细微处流露出来。

天黑了，小敏她娘做好了晚饭，弟弟这时一头闯了进来他嚷嚷着叫饿，他傍着灶台一副迫不及待的神态。“等会儿，你大大还没回哩。”娘望着儿子她提高声音说：“跑哪去了？总算知道肚子饿哩。”“来。姐姐抱。”小敏走过来把弟弟揽入自己怀中，然后他俩又转身回来坐在墩子上，她弯着腰偏着头唧唧咕咕地对着小弟说什么。一会儿，弟弟就平静下来，她给弟弟拂去身上的草屑和灰尘。然后她抱着弟弟坐在那儿慢慢的摇着，她闭口不语自己的思绪早已飞到另一片天地去了：自己今年大弟弟八岁，可是弟弟七岁还在家中糊混，像他这大的年纪而家境稍好的孩子都上户族小学堂了。尽管自己虽然只念过三年书但是那眼界开阔不少，她明白自己的思想与今天的和他家庭的影响有很大程度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方面就已经让老娘起了疑心，所以自己也清楚弟弟没上堂姐吵读书那简直是水中捞月的一场徒劳。不过自己听今天他大大说全国马上解放，政府要大兴教育开办很多新学堂，像自己这样年龄的大姑娘和小孩子大多要重新读书，那么自己的希望就有实现的一天。“杏叶弟妹天宇弟晚上不回，他去黎店捐工去了。”门外一个中年男子大声朝这边喊道，“啊？是建哥。”小敏娘笑着跑出来：“建哥进来坐坐吧？”“不不。我还有事哩！”那人摇摇手走了。于是，他们母子就吃晚饭，母女二人兀自低头吃饭，她们各怀心事只有弟弟在那儿唧唧喳喳地边吃边嚷。

²夏子，黎店局部地方农人造房子做土砖的模具。

³印刷，黎店农民他们把稀泥填入夏子中，踩踏均匀后就在砖的面上用手指画一道符，符的形状如‘8’有半部不封口，像书的封面图案，故名印刷。

“敏！敏敏。”突然外面传来男孩的呼唤，“她心一慌就准备起身，“噢……”娘乜斜了女儿一眼，她原本想数落女儿一顿，但转眼看见她脸红如血，于是就忍住将要说的话咽回肚子不说。一会儿今天笑着走进小敏家，倏地，她们无声的站起来，小敏把头低垂着不敢吱声，弟弟却呆坐着。小敏她娘见如此尴尬的情景便急忙笑着招呼道：“来。今天。坐……”小敏她娘拉墩叫坐，男孩今天憨态可掬地正襟危坐着，小敏她娘端水叫喝，今天傻愣愣地兜嘴就咕噜咕噜地直灌。小敏她娘倒也放心下来，这时她甚至有几分喜欢这孩子憨直的个性。她望着今天那幅模样直笑，于是，自己也坐下来吃饭。在她的心里如果男孩今天太滑头聪明，自己的女儿敏敏长期和他一起浑玩就会被男孩欺负。娘的担心不是多余而是她自己有些根据的一种直觉恍惚于冥冥之中暗示自己。

“吃呀？还愣着……”娘望着女儿斥责道。

男孩他悄悄地睨了她一眼，女孩那俊美面庞上的表情正急速地变化着：她的脸一忽儿红，一忽儿白。那修长的眉毛又似柳叶翘起，她低着头扒拉着饭慢慢往口里喂着，但是她心不在焉。今天心中非常诧异：她为什么不高兴？她不理睬自己，好像她们不欢迎自己的到来。或者她们之间在刚才有过争吵吧？今天他虽然真诚但心思并不愚蠢，民间有句俗语云：说曹操曹操到。现在今天与小敏母女的境况正是如此。一会儿，今天故意壮着胆子十分难为情地说：“婶婶！你们有事我就不吵扰了……”说罢他就站起来。“呵？今天快坐着，我家敏敏常常在你家吵闹，你们是同门姊弟还讲究啥客气。”她把今天拉着按在墩子上坐着，说：“我们小敏可比不上你，毕竟你大大是外面跑的人，你们姊弟是念书人，但是你看得起我们家小敏不嫌弃我们是穷人我就很感激了。”她停顿了一下又望了望他们二人继续说：“毕竟女孩常常和一个男孩混在一起不像一回事，也难免惹的垮下人道论。”她的话音颤抖着，停顿了一下她抑制着自己的情绪又说：“婶婶问你话，今天你说是吗？”

今天和小敏面面相觑，他们都低着头不吱声，像一对做错事的小学生正在接受老师的批评。是的，他们正是步入社会这所大学的一对新生，生活这位老师太眷顾二人了，让他们过早地偷偿了人生青春最美好的黄金季节那青涩的禁果。可是这么大的事他们的父母们并不知情。生活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而彼此的大人仍懵懂无知，这是谁的过失呢？只有老天才知道。

二

娘与两个孩子谈了很长时间的人生交往话题，他们只是沉默地垂首恭听，在他们的心里各自觉得大人的某些观念使自己很难接受。娘虽然苦口婆心地坐着和他们平心静气的倾心而谈，但她浑然不觉潜藏在身后的危机已经离她不远了。三人各自在心内打着自己的算盘——娘希望女儿乖乖听话待过几年出嫁好好做人家过平静的日子；小敏她希望自己能圆念书闯世界的梦走自己想走的路，她才不稀罕父母给自己定的

婚姻，如果走别人规定的路，特别是婚姻中那急忙提亲、定亲、彩礼过门，匆匆出嫁。最后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那还不如去死。今天他只是希望自己和小敏永远在一起，他不知道如果一旦与她自己心爱的人分开，那么自己今后的路怎样走下去？他们三人今后将要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然而他们又暗暗预兆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必定有一场好斗的大戏上演。

夜已经很深，村子渐渐沉静下来，一勾晓月高挂在西天。而在村庄的西头有低微的人语声传来。

“今天孩子你慢走。”一个中年妇人的声音充满了温柔。

“啊！”男孩回过头说：“婶婶回去吧！”妇人又说：“敏敏你送送他……”她说完就站在原地望着他俩一起朝前面走去。

“哦……”她遥望着他俩似乎手拉着手地走在一起。至此妇人又后悔不该让女儿去送他，可是已经迟了。其实她是很喜爱今天那小子的，只是她认为自己和他家悬殊太大，与老李家的交往如果太密切别人就会说你高攀，或有所企图。自己确实怕听到那些话语。

“敏！”男孩问：“你为什么不答理我？”

“你娘发现了我俩那些事……”他焦急地追问着。

“讨厌……”她羞愧地甩开他拉紧自己的手。“你以为我两那样就好吗？我们是同姓哩，你不后悔吗？”她望着今天说：“同湾同姓的能行夫妻之事吗？能结成一家吗？我看不等我两的事成了就会被那些族人户房长活埋了。”她幽怨地叹口气，说：“除非……我两远走高飞。”“不走就不成吗？”今天说：“很快就要解放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他这时把从父亲嘴里经常听到的话说出来了，他的幼稚和生搬硬套让女孩“哧”的笑了起来。“你大大有多大的能力手腕保护你？”她说：“你就等着你大大当了这湾的‘皇帝’再想自己的亲事吧。”他不知道小敏是说气话还是另有所指，他低着头把脚踢着地上，那里被踢出一个小土坑来。他仔细地揣摩她的话，他觉得她的话有点意思：那分明是一句气话吗！于是，他抬起头来。

“敏！你满意自己的亲事吗？”今天问：“听说你婆家要准备娶亲，好像从来没看见你那口子……”

“你坏。你坏。”她气咻咻地跑过来用手遮住他的口说：“你不要提。你是故意气我，你不知道我对那门亲事不承认吗？”她接着说：“现在我问你，你能和我保持以前的那种关系吗？”“我……我能。”他犹豫地说：“只是你……”

“我不怕。难道你还有比我更难处的事吗？”她此刻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愁绪，她埋怨地斥责道：“事情都让你做成了，这时又想打退堂鼓。”她想不到自己深爱的人，这时竟因为刚才娘的一席话而产生怯意或生退却之心，这让一往情深的少女情何以堪？她有些失望地挖苦道。

“你不像一个男子汉……”她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头也不回。今天他呆呆地站在那

儿，他后悔莫及。他现在才知道自己优柔寡断的个性，在生活中会给自己造成预想不到的麻烦，给他人带来误解，他打算来日向她好好解释。于今自己深深依恋着她，他感觉机会对人是平等的，抓住机会与失去机会又是不平等的，这就是个性使然。“我能与她彻底断绝交往吗？不。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她。”他心中那焦急如沸水炙烤着自己的良心，是的，打从自己与她有了肌肤之亲，只一次就使自己刻骨铭心情不能已，这次干预来了自己能放弃吗？他一时不能决断，因此他伤心颓唐神情委顿，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辗转反复不能成眠。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化解危机的办法，就是自己必须去把握时机抓住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

三

三河区紧临黎店西乡区，但两区交界地却是崇山峻岭，那里沟豁纵横植被保护优良，生态处于平衡状态。莽莽原始森林中有倒伏的大树，它已成腐朽之迹被埋没在丛林脚下。枯枝败叶于树丛的缝隙处积压着，这里的一切大抵鲜为人知，它似乎是一块被遗忘的角落。但是在这深山沟内却零散居住着几户人家，他们以种庄稼和打猎为生，还有一人家专门挖药材做药材生意。如果不是深入其间根本就不易发现这里有人迹，更不会想到居然还会有人至此落户。尤其在冬季雨雪浓雾的时候，直叫人好找，真是止步醉爱秋林景，白云生处有人家。他们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农闲时他们就打猎或挖药材，每逢赶集人们就把药材兽皮拿到几十里外的黎店镇街贸易市场或更远的地方去出售，以换取生活日用品。

这里的环境何逊于世外桃源，虽然只居住了五户人家但他们其实是一个老人发迹的。只是现在他们分开生活罢了。他们是余氏祖宗从江西瓦洲坝迁徙而来的，到现在大概有百余年。这里原始地名本来叫三角尖，可是现在对于他们这些被颠沛流离的生活折磨够了，神经早已经麻木不仁的流民而言他们早就忘了自己家园的名称，其中甚至有的连自己出生年月都不知道，有没有大名？叫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小名，他们对各种事物只会用卓号或小名来直呼之，这就是三角尖村民的文化素养。不过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理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人丁兴旺香火不绝。这就是农人的处世生活观。他们的后代其实素质比自己的前辈高，只是生不逢时让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埋没于这深山老林，最后老死荒丘。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三角尖这小村人丁不是很兴旺，五户人家只有七个孩子。其中最大的有二十一了，可还是一条光棍，最小的也有十四五了。那个老小子是余老爹小儿子余发富的孩子，只有他家是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女儿是最小的，现在已年满十四岁，大哥叫余福禄，二哥叫余福盛，女儿叫余晞妹。目前法富的三个孩子只有老二定了亲事，他虽然生长在深山但是人却出落得眉清目秀，瘦弱的身材显得单薄，男孩的面容上那双眼清明发亮，透出几分精明与顽皮。今年他已年满十六了，他此时正在冷家寺庙念书，

他念的是短期制耕读，他每天上学有妹妹跟着，妹妹不是和他一路上学的，她是跟哥哥一道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羊牵到寺庙的周围放牧。虽然从家中到学堂有六里地但是妹妹和哥哥一路玩耍女孩她乐此不疲。

一个秋高气爽艳阳满天的早晨，兄妹二人又一路往寺庙的方向走去，他俩一路走走停停快到学堂了。忽然，妹妹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不动，哥哥福盛回顾道：“快走，还磨蹭啥？”他继续催促说：“如果迟到了我是要受罚的……”

“哥哥？嫂嫂如果来了你还念不念书？”她砸着嘴唇，浅笑道。她那清秀俊美的面庞扬起来，一双晶莹的眼珠不断地在眼眶内滚动，透出狡黠和顽皮的神情。“走。就你嘴刁什么心思都有……”他望着妹妹突然又不说话，原来她低着头兀自用双手捏弄着自己胸前那朵已显蔫迹的金菊花。此时，她正想着自己的心思哩。如果哥哥哪天娶了嫂嫂，自己还能和他一道玩耍吗？那时自己会不会被父母给找个婆家给嫁了哩！听说嫂嫂还只有十五岁呢，比自己大一岁……大人们为什么要赶着给年龄还那么小的孩子娶媳妇成家呢？她的心情又快快的快乐不了。

“说不定哥哥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走。”他走回来拉着妹妹的手说：“不要瞎想，哥要念书哩哪里娶什么嫂嫂？”他接着说，“放好你的羊哥哥天天陪你玩儿。”

“将来哥哥还要教妹妹识字哩！”他认真地说：“别听他们的鬼话，什么嫂嫂那是无踪影的事。”他虽然如此说但是那脸上还是露出无法掩饰的忧虑，最后他似乎是咬了咬牙，咽口唾沫喉咙内好像还发出极轻微的喘息，尔后他昂头往前走。

“我才不要娶什么狗屁媳妇呢。”他心中暗暗地嘀咕着。

四

大别山的夜晚催生出无边无际的静寂，静寂覆盖下深山沟内那些小村落，如沉入茫茫林海中的一粒物质分子，被巨大的苍穹黑暗消弥于无声无息之中。放眼环顾三角尖的几户人家已于日落时分收工而息。家家户户的破窗洞内透出昏暗的灯光，人们劳累了一天他们拖着疲倦的身子，乍入门就一头躺倒在地上或杂乱无章的床上，而妇人则忙着生火做饭，她在灶台旁忙前忙后，一副乐此不疲的精神头。这时，发富的一家正忙碌着准备吃夜饭，庄户人家的饭菜简单利索，一阵囫圇吞枣式的风卷残云，他们放下碗筷各自走散开去。发富见三个孩子出门去了他就招呼妇人过来坐下，这是个年过天命的庄稼老把式，他忠厚老实面容沉静，寡言少语的个性说话干脆利落。一会儿，他清了清嗓子就坐在墩上，然后说：“他娘有件紧急事得马上办一下。黎店的中人稍信来说二伢的那门亲事要赶紧定下来，主家催得紧……好像弦外之音主家的女孩不同意这门亲。要我们快作决定。”

“那是要办彩礼，走过门礼节。”他说：“可是……一时又难凑足礼金。”

“你看我们到哪里去找凑？”他说罢脸上显出愁苦的落魄相来。

“把家中那头羊卖了吧？”妇人说：“卖了羊福盛的学费又没着落。”

“那也无法哪头紧就先顾哪头吧！孩子的终身大事始终是第一位的。”他说。

“我们家将来就指望老二一点希望。”他接着说：“以后就让老大跟老二过吧？”

“你看看，老大他那傻憨憨劲。不说成家将来就连自己恐怕也养不活，将来就跟着老二吃口闲饭吧？”男人加重语气说：“俗话说宁生败子也不能生蠢子啊！”“这是爹娘的过错，一坨难去的心病。”妇人接着说。二人坐在那里唉声叹气，夜里的山风倏忽而来，外面的草木纷纷掀起颤动活了起来。它们爆发出集体大合唱的阵阵涛音。妇人慌忙用双手护着几乎熄灭的微弱灯光，并把身子位置移动到能挡住从身后吹来的风的角度。男人坐在那儿低头抽着旱烟，他不停地挖着烟窝，挖了一窝又一窝，似乎仍然意犹未尽；然后又不把旱烟杆拿到自己的臀部下的坐墩上敲的“邦邦”直响。此刻，他们只有低头相对而坐，夫妇二人一筹莫展愁肠百结。一会儿，妇人说：“不过还有个晞妹……她还是很灵光的。”她说：“往后她能帮衬帮衬家里。”男人说：“那终究是个讨债的货。”妇人用抑郁而特异样的眼光望着男人，她对男人的话很反感，但是自己在家中没有说话的地位，她心里瞒清楚男人重男轻女的思想。

“你嘛⁴老是纠缠养女儿不好？”她皱着眉头说：“生女孩难道是我的错吗？”

“你说我家晞妹她还能在父母身边留多久？”男人说：“同样是靠不住的货，她只能替外人养老送终。”他们一边这样唠叨，一边为儿子的亲事发愁。“你再看看！那小祖宗他还不愿意这门亲事呢？”妇人说。“哼？由得他吗？”男人憾然地说：“孩子哪能知道做父母的苦心，将来他自己成家才知道做父母的心。”他狠命地吸着旱烟，不时发出猛烈的咳嗽声，妇人急忙走过来麻利地在丈夫的背膀上拍着，揉着。然后又轻声劝道：“你有个气粗老病，往后老烟叶要少吸，要么把烟叶子蒸一蒸，烤一烤。火辣性就弱些对身体损害或许好点。”一会儿，男人又平静下来，他望着妇人说：“二伢盛头那孩子你就多多开导开导。”说罢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

“钱的事我就去撞撞运气吧！”他又回头对女人叮嘱道：“他要是不听话桀骜横暴，搞翻了老子，我放他学。”“快走快走。你就知道整治孩子，动不动放学停学……”她气得哼哼：“你有进学堂门还要自己家门三代四代不读书？”男人乍听到这话全身一激灵，像劈头遇到一盆冷水淋灭了心中那股无名之火。随之他脸上似乎露出些羞色来，不是吗？自己的大大就有念过书，自己的爷爷在家谱记载中好像也是个庄稼汉子。于今，到了孩子这一代还能荒废他们吗？看看目前的形势和局面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这里虽然是深山沟但是它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将来孩子们面对的是怎样一种局面呢？或许他们要做的事很多很多哩！或许国家就要读书人，如果那样……这可如何是好？自己家族世代没少出种田人就是有出过读书人，想到这儿他哑然失笑了。自己不是不懂得门面，可是撑面子家中是必须出读书人的。难怪妇人埋汰自己，一种妇人明白的道理

⁴方言，为啥。

为什么一个大老爷们还不通晓呢？

他终于想明白：穷。穷是制约一切的根源。只是目前他还不明白“穷则思变”的道理。此外，还有人的个性决定了人的思想认识度，闭关型的性格特点在自己认识问题方面能形成障碍。他对生女孩的偏见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但是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理念就是祖宗怎样做自己就怎样做，他认为就这么简单。

男人出门后她就坐在灶台旁边等待，打盹。她熬到庚深人静，那低垂的头往下一点、一点、又一点……其实，她期待着丈夫早点回来，但是她又怕他真的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她就如此纠结着。

余发富从外面兜了一圈又回到家中，“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她倏地从迷糊中竖起头来，急忙用手抹了抹面部问道。当时妇人独自坐在厨房地面上打盹，她虽然于迷迷糊糊中但那知觉特灵敏，其实夜已经很深了时间早就到了下半夜的头庚，她这样招呼男人自有她的一套思路。以前，每逢男人出门借钱，她验证过多数次，结论是：如果他回的越早就说明又是空手和失望，但是有时如果哪一次回得迟他居然手中攒着希望的票子，所以今晚她就那样问自己的丈夫。“我这还回的早？”男人故意卖着关子说：“迟也罢早也罢就是希望不大。”妇人眼面巴巴的盯住男人……

“到底有没有？”她虎视着男人并爬着身子过来，她勾起头紧紧地盯住他的操入腰内的那双手。她实在太困了，站不起来于是就索性爬着过来了。“有了有了。你快困⁵吧！”男人十分愧疚地安慰道。“要不是自己的无能家人或许不会搞的那么难堪和困顿。”他此刻仿佛看清了家中的现实。“快困。快困。”他催促妇人并把票子放在她眼前亮开……

“啊！呀……有望。”她忽然惊炸⁶地叫嚷道：“成了成了。我家福盛成了！”她语无伦次地叫起来，什么成了呢？她现在只知道儿子的亲事是有希望了。至于怎样去表达自己的心愿与高兴，她就只能像刚才那样呼叫。她坐在地上笑着脸上那两条泪痕像蚯蚓慢慢地蠕动，悄悄向下爬去……

五

黎店的李乔山和三角尖深山沟的余氏发富对结儿女亲家，本来这件事他们于不声不响中进行，但是仍然被李刘湾中那些嗅觉灵敏的长鼻子嗅到了。他们两家选定于腊月十八男方上门，定亲下彩礼。女方于二十四的过门⁷瞧瞧。然后，双方算是正式成为儿女亲家。至于男方什么时候娶媳妇则要待双方“查生辰八字掐算吉日子”后方可施行。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双方的大人都在紧锣密鼓地为儿女们筹备，并操办着定亲所需的各种物什。

⁵方言，睡。

⁶惊炸，黎店局部少见的方言，特惊讶、兴奋。

⁷过门，黎店习俗，男女定婚后女方到男方家看看叫过门，男方到女方家看看叫上门。

距离男方上门的日子还有一段相对宽裕的时间，但是盛富父母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近来黎店郑家贤的乡勇队又出来了，他们常常在夜晚突袭工作队和贫农团。零散的枪声打破了山村的平静，人们悬着一颗心畏首畏尾地从事农作活动，有的甚至干脆放下了农活，村子倒显出一片静寂。十一月三日，天气晴朗，但是寒气逼人。三角尖那小村落显出一些冷落萧索的迹像，村口的古树上披挂着一绺一绺的干枯藤蔓，一些落叶松上的针叶正纷纷扬扬地随着寒风往下飘落而去，在稻草垛子旁边两条爱侣狗正依偎着，它们耳鬓厮磨，不时伸出自己的前爪往对方的颈部或头部抚摩。这时一位少年正呆呆地盯住它们，他脸上渐渐露出浅笑。“难道那畜生⁸也懂得感情？它们除了最本能的生理渴望难道还有思想方面的诉求？”他看着那两条耳鬓厮磨的具有性灵的狗儿他直摇头，他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男孩他就是余发富的二儿子福盛。此刻，他与父母争吵了一通，然后他从家中跑出来正在生气哩，他想不到父母竟然这样不问自己同意不同意就自顾给儿子张罗起婚姻大事来。难道孩子就永远要受父母的安排或摆布吗？如果老是这样孩子不就永远依赖大人过日子，一个没有自己主见，没有自己希望，没有最基本的人格精神的人；那么他的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于今自己的大哥就是这样，他那行尸走肉般的一副躯体只有供劳作时所驱使。”他思前想后心中愤愤不平，“自己能与大哥比吗？大哥生理或精神可是有些与众不同的。”

“二哥？”女孩跑过来用双手拉着他的褂子下角说：“二哥，我们到那边去玩儿耍子吧！”她明白二哥还在生气，所以她就百般地缠着央求哥哥跟自己一道玩耍。哪怕仅仅走走，那样也可散散心中的闷气，如果再有什么事摆弄或者就忘了心中的不乐吧。“啊？好灵光的女孩。”他似笑非笑的看着妹妹，也不言语心底却想道。“将来谁安慰你哩！恐怕你的命运还比哥哥惨吧。”二人一路紧跑慢走来到了村子后的山岗，这里也是孩子们常常撙拾柴禾的地方，不时也有孩子上来玩耍。因为山顶有许多不知何年何月留存的巨石，人坐在上面看风景是绝胜之选。以前大人因为避兵匪还指派人员专门到此望风，高岗上树木茂密，其中有棵几百年古树如伞如盖。那粗壮的树身上被人为的留下了许多时代的刻印痕迹，其形迹真是千奇百怪，无所不包。福盛此刻正用双手在那刻痕上抚摸，不时用眼仔细地盯住上面看，他似乎想辨认那些如象形文字一般的符号，瞧来瞧去他还是不明所以更不知所云。妹妹跑过来仰着脑袋看，“这是什么？”“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呵？我知道还问你……你不是念书吗？先生说你念书念得好。”她生气地望着哥哥说：“呀？你也有不知道的东西。”“那不是文字。”他笑着说：“那是鬼魂画符。”

“啊，哥……你不要吓人。”她撅嘴走开了。一会儿，她又站在前面那尊巨石上朝自己招手。

“哥，快来快来。”忽然，不知什么缘故她立足巨石上弯着腰顿足朝他喊叫。

“砰砰——叭”突然从远方传来几声似枪响的声音，福盛一愣怔慌忙跑上巨石，他

⁸畜生，家禽家畜的俗称。

偏着头谛听，又睁着双眼朝远处看：前方苍茫中的崇山峻岭静荡荡的，灰蓝的冬雾弥漫于山腰沟壑，苍山屋宇若隐若现。二人站在石头上瞭望许久到底没看出什么，就在他们准备转身走的时候乍听山脚远方有时断时续的人语。

“什么也没有？你咋呼啥？……”他疑惑地望着妹妹说。

“刚才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几个人朝那边跑去……”她说：“奇怪，怎么眨眼就没影子了？”他顺着她手指方向看，那不是村子旁边去冷家寺庙的路吗？他用手搔着头发思索着：打猎吗？可是大伯二伯都到商城去了，而且从来没见过在村的周围打过狼呀什么的。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拉着妹妹的手急忙朝回走。他们走到村子后面岔路口，那条左边朝沙子岗去的路上有一个人提着枪正东张西望，那人见有人走来就将身子别过去，福盛和妹妹其实早就看见那枪和人了。那是一个面相狰狞的陌生大汉，他俩忐忑不安地经过大汉身后，距他还有十丈左右距离时，他们兄妹猫着腰急跑而过，不过那大汉也没有动其实他根本没有回头理睬他人的意思。

二人回到了村子，他们迟疑地站在村口悄悄地向四周望去：村子中静悄悄的。他们没有马上朝家中走，二人在村子晒场边的稻草墩下坐着。他们不敢回家其实是害怕父母的臭骂和拳脚，这是当时大人们在不听话的孩子的一种最现实的惩罚。但是这次他们想错了。这时父母不在家，村子里只有三伯在家。一会儿，“吱——”一扇门开了，从内面探出一颗光脑袋。他将双目向村子周围警惕地搜视着，“呀？那不是老么的两个娃娃吗？”他慌忙跑出来，仍然不时将目光向村子晒场两边瞧……

“盛伢，你俩咋在这儿？”他说着就伸手拉起了女孩，并用另一只手拉住盛富，说：“快走。乡勇队来了，他们刚从寺基山下来。还在追赶人哩……”他冷着脸低声嘀咕道。

“他们为什么捉人？”晞妹问道。“没问。”哥哥唬着脸阻止妹妹不要多嘴。

“那是贫农团的人……”三伯说：“小孩不要问，那是大人的事，外面还在打仗哩。你以为地面平静？”他说着就将孩子拉着急忙走回自己家中。然后，他又将门闩紧随后又提条墩子坐下。老人坐着后拿出旱烟杆，又慢慢地从那旱烟杆上吊着的灰不溜秋脏兮兮的烟袋内，掏着烟沫往烟锅内装填烟叶，接着他又从火堂中的火肥灰内取出一根还燃着的火眉子，那眉子顶端暗红火苗于风头中一明一暗，三伯将燃着的火苗凑在铜烟锅上，他鼓着腮帮一吸溜锅中就漫出明火，那火星火花就哧溜噗噗地从铜烟锅内飞出来，紧接着，一股浓烈刺鼻的烟雾“腾”起。临末了，他就埋着头狠命地抽吸，兄妹呆呆地望着三伯那副全神贯注吸旱烟的情景。他们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呛人的东西为什么吸入他的身体就是一种享受呢？他俩默默地看着三伯吸烟，短暂的功夫他就挖了七八锅烟，那烟闹得满屋都是刺鼻的浓雾，两个孩子不断地咳嗽起来。

“三伯的烟瘾还是瞞大嘛！”盛富用手半掩着口笑着说：“真是的，我大也抽的狠……”

“噢！那就是的。娃就一边看着伯吸烟，一边听伯伯讲故事如何？”他边说边摆弄那套烟具。男孩盛富默然地注视着老人：他上身穿件黑色中式对襟褂，内着一件白色

对襟衬衣，腰捆一条棕色布腰带，下身着一条蓝色便腰裤脚口缩紧。一副走江湖人的打扮，面呈古铜色精神矍铄。三伯是单身，在兄妹的记忆里老头似乎在家的时候很少，对他的印象也很淡薄。此刻，盛富认为自己这回又是为数极少的一次和三伯接触。他觉得三伯风趣，是个话痨。如果有话不说闷在心中就会憋出病来。他盯住三伯的一举一动，“他以前是说书的，那古董事在他的鼓点和快板的渲染下变得热闹扣人心弦。”盛富觉得很奇怪怎么近几年没见他侍弄那玩意儿呢？他认为自己与老人接触太少了。于是，他现在就很希望听三伯谈古论今，他还认为三伯的洒脱个性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不知不觉中老人又开始吸起旱烟来，他那旱烟杆内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妹妹稳坐着她用双手撑着下巴，她以迫切的期待的目光盯住老人。此刻，她美美的津津有味地咂嘴笑只等待三伯开讲哩。

“好！娃儿，我这次给你们讲个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狠人的一些稀奇古怪事儿。”

“好好。”妹妹率先嚷起来。大伯笑着，哥却有点不好意思，妹妹却还在拍手跳脚自乐。

六

“郑家贤？你们听说过吗？”三伯说：“他是黎店区八字湾人。幼时过入学识字不多，稍长便懂得男女风情，好赌博摸牌。二十四岁时他就跑到郑齐玉联防保卫团当兵，几年后他便当上了保卫团中队长。在民国十五、十七年他带兵剿过匪，打过溃兵。凭着斩杀人头多的战绩，他牢牢坐稳了中队长的宝座。民国十六年春他又自愿参加‘农民自卫军’，此时，他从一个地痞流氓摇身一变成为农民闹革命的带头人。”说罢三伯把旱烟杆抽到墩子帮头扣得“梆梆”直响。然后他又装了一锅烟，他并不把烟点燃。一会儿，他脸上的神态显出有些怀旧的情绪，他用火眉子点着烟锅并未吸，他只把手不停地捏弄着忽明忽暗的火眉子，好大一会儿三伯才鼓着腮帮子狠狠地猛吸了几口，那烟锅内发出“咕噜噜”的响声。然后，他才抬起头慢腾腾地说。

“说实话，以前我也在郑齐玉手下当过兵。因为有许多事看不惯，于是在某日我就以身子有病为由脱离开了他的队伍。当然，好家伙——我回家后他还暗中派人监视过自己……”三伯清了清嗓子，继续说：“只是回来后关于他的事，我在村子内或是其他地方他的一摊子事我都只言片语也有提及，我保持自己的为人底线，也正是自己能守口如瓶才没遭他们的迫害。”他用手抚了抚自己那光头，说：“刚才你俩听到枪声吗？那就是郑家贤的兵在到处抓人，他们已经闹了几天，寺基山的李博洲就被他的人砍伤。幸亏有好心人把伤者救走隐藏起来，不然他就没命了。”三伯说：“他们杀死了陈士林和占桃福，还有两个跑了。刚才就是他们追赶搜索逃脱的人，不知那天杀的下一个目标是谁？”三伯一个劲地吸着旱烟，那古铜色的脸上刻满了沧桑，标示着人生丰富的阅历与经验。似乎他肚子内有永远抽不完的千年根万年藤。“听说他的目标是一

周之内打掉黎店的贫农团组织。”三伯又不无忧虑地说。“今年八月中旬刘邓大军南下，他们的六纵部队到达黎店，反动势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望风披靡销声匿迹。顷刻，黎店就于不费一枪一弹中解放。随着革命的滚滚洪流不断向前推进，黎店紧接着建立了古城、黎店、李刘湾、梅庄和亮马河五个乡政府。十月，军分区司令部政委廉希圣在黎店的窑家坳办土改训练班，一时土改运动在黎店区全面铺开，工作队雷厉风行，他们打击敌顽，压制富裕中农和手工阶层。很快全区的土地就平均分给了贫雇农。”三伯讲的口干舌燥，他起身从水缸内舀了一瓢水就咕噜喝咕噜地喝光了，然后，他又坐下埋头抽起旱烟来。他接着说：“可是好景不长，穷人得到了土地，有些人就不平，富人们昔日坐享其成作威作福的光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他们对贫农团和土改工作队进行大肆污蔑，他们对穷人恨得咬牙切齿，他们认为穷棒子造反十年也不会成功。所以他们不服。其中以郑氏三雄为首的团伙，郑家贤、郑家宇和郑家珮三人在古城余家冲开秘密会议，暗中组织乡勇队准备暴乱。所以才导致寺基山事件的发生。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兔崽子蹦跳不了几天……去年中原独立旅挥师黎店的游氏祠，打开国军的后方粮仓把粮食分发给贫苦农民。”三伯说：“这是大快人心的事。于今大军南下，黎店解放了他们还敢倒行逆施疯狂报复……这也太猖狂了。”“土改运动刚结束他们就打贫农团，搞得人心惶惶。”他嘀咕道：“这些亡命徒是不计后果的。”

“大伯！那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哩？”女孩一脸疑惑地问，她的秀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惶恐的神情。“这些事和你们小孩一时也说不清，不是你的事你不要问。往后少在外面到处乱跑……”三伯叮嘱道。

“广西佬⁹还在黎店，你们如果不听话经常到处乱跑……一旦碰上那些侉子¹⁰就难说了。那部队经常抓人帮助指认路径，还有的干脆把人逮走了，被抓了丁。”他加重说话的语气意在让孩子知道害怕。“现在国军和共产党的部队干仗，他们打得昏天黑地，解放军这些当年的老八路目前占了绝对优势。”三伯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他们一边谈一边打，什么‘十个协定’都是假的。‘划江而治’的梦想破了，于是就爆发了全面内战，听说他们是撑不了多久的。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他不紧不慢面无表情地说：“你们小孩不知道，国民党政府现在就像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他的部队的疯狂反扑正如病人在临死前的回光返照，那是垂死挣扎，是强弩之末。”

“三伯哪个是好的兵？哪个是坏的兵？”女孩晞妹一脸天真地问道，老人脸现尴尬之色，他黏黏呐呐许久说不出话。什么好？什么坏？说真的他心底只承认国民政府，可是现在一边倒的局面自己还能坚持过去的观点吗？老百姓只要能安居乐业管谁当家呢？他们只能像墙上的草风吹二面倒。所以即使自己心中不承认的口中能说出来吗？国民政府的腐败是一个小百姓能批评的吗？“小屁孩不要聒噪。”他倏地一挥手高声叫道。女孩一脸惊愣怔在那里，盛富也一时呆住。二人不知三伯为何发那么大脾

⁹广西佬，因为当时大别山人对白崇禧部队士兵非常害怕痛恨后来每逢提到对方的部队百姓则如此称呼，有轻蔑之意。

¹⁰侉子，黎店局部俗语言，对有语言沟通障碍的外籍人的称呼，有轻蔑排斥之意。

气，妹妹懵懂无知可是哥哥盛富还是猜测出三伯发火的原因：总之妹妹问到自己不该问的问题。她的实话直问考住了三伯，老人不发毛才怪呢？

“好了。话就唠到这儿，故事往后有得时间磕。”三伯说：“你父母有回不要到处乱跑，我还有事不能在家招护你两，你们自己看好门吧！”女孩晰妹脸露失望之色，哥哥望着她不觉摇着头笑了起来。妹妹的天真无知，此刻反而让福盛不安起来：因为天快黑父母还没有回家，因为刚才的枪声……因为三伯讲的故事……他为父母的安危悬起了一颗心。这是一个初谙世事的少年对父母的牵挂。一会儿，兄妹俩从三伯家拉着手走出来，他们抬头看看四周：小村一片静寂。三伯关上门轻巧地朝西北角的一条小路去了，二人到处转悠着，面对寂寞他们无赖地从地上抓起石子拼命地投掷。他们把发泄的目标对准村口一棵老柿子树上的马蜂窝：一颗、一颗，又一颗……投出的石子不知有多少颗，二人似乎在进行一场比赛，那柿子树光秃秃的枝丫间有一些马蜂“嗡嗡”的振翅盘旋着，它们被突然的袭击打懵了，于是就没头没脑地四处冲撞，“鸣”的一声，猛然，一只马蜂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敌人，它老羞成怒地朝他们俯冲下来……“快躲”哥哥朝她喝道，自己就一头钻进旁边的草窝中。那马蜂没有找到目标，它绕着那片草丛兜了几圈又悻悻地飞回去了。

许久，他俩从草窝内爬出来，二人弄得灰头土脸，他们把手拿到脸上抹一把，脸上的汗水混着灰尘黑糊糊的沾了满手，他们的样子尴尬极了，但是他们仍然快活地笑起来。他们认为自己从来有得这样开心快乐过，他们认为这场与马蜂的战斗太刺激了，虽然双方打了个平局，但是在他们自己看来似乎自己是胜利者。毕竟自己达到了发泄的目的。“看，我总有一天要打掉那个酷芦包¹¹。”哥说：“走吧”。“哪里去？”妹妹似乎意犹未尽，“噢？”他把手在头上挠着自己也不知该干什么，这时他又想起父母还有回，他们觉得自己像无根之草，那心慌慌的、身子飘飘的、口干干的、脚沉沉的……最后，人萎靡不振神情杳杳的。这就是父母不在家无所依靠的境况下的感觉。因为只是玩耍他们有大半天没见水米，既然是如此灶冷锅空，二人只好又朝一个他们以前想都没想的处去探着迈开脚步……

¹¹酷芦包，大别山黎店局部方言，就是马蜂做的窝。

第二十章

三个小孩嬉闹着从今天的身边跑过去了，他们朝村办加工厂一路嘻嘻而去。那是他们常常玩耍的地方，“哎？小弟弟……”今天原本想问一问几个小孩，无奈那几个顽皮根本不睬自己就一哄而散地往厂房那边消失了身影……

今天从媳妇的房间跑出来，他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气，路上看见几个快乐的混小子他的气就消了一大半。于是，他掉转方向往孩子们相反的路上匆匆走去。他一路跑一边问村中人“我的初枝在哪儿？”，他们疑惑地望着他那副火急火燎的样子，“不知这男人又要干什么？”“他们真好折腾。”有人摇着头这样说。这会儿，他没想到自己的女人会跑到村子西头的刘宏庆媳妇那儿，因为平时他与那家没多少来往，今天和宏庆的关系并不好。他们二人斗争了十余年，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只有两家自己清楚。村子中的人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其实真正的核心问题只有他们自己明白，后来是宏庆主动让步两家才停止了争端，即便如此两个男人还是有几年没有答拐¹。可见他们的矛盾有多深。现在，两家似乎有些缓和紧张气氛的意向，这应该是好事。有句至理名言说得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人生就是这样，自己是主宰不了命运的。只有“时间”才是真正的巨人才是真正的主宰者。话虽然如此但是生活毕竟是现实的，就像人们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行为它是不能终止的。人是具有感情的高级动物，她需要倾诉，需要交流沟通，她不能生活在真空中。妇人初枝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是妇女中的佼佼者，是男人眼中的尤物。丈夫今天茫然四顾，刚才的怒气这时全泄了，又恢复了以前温温吞吞的形象。一会儿，有两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去，他们回过头望着他，欲言又止。终于那两人又扬长而去，今天呆呆地看着他俩远去的身影，他只是嚅嚅着口想说什么一时又接不上来。这是思维与生理产生空档的缘故造成现象。其实，当时有几个人是看见他女人去了哪儿，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把女人去了那儿的消息告诉给这个让人嫉妒的男人。

李今天又朝村子的东头厂部房方向走去，紧邻村部旁边有一座加工厂，那是村办的综合经营性质的集粉碎、脱粒、压制面条和榨油机于一体的大型加工作坊。他慢慢踱步来到厂房旁边，他犹豫着就在厂房旁边一间职工宿舍的那窗户下面停住脚步。原本自己想走进去和垮下的那个叔叔聊聊天，忽然，从内面传出粗重的喘息声，女人急

¹答拐，方言，即聊天。

迫的呻吟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混合的怪怪的声音。今天摇着头淡淡一笑掉头朝回走，他刚挪动脚步猛然听到身后那扇窗洞内传出的是女孩子的哭声，那声音像被压抑后发出的。顿然间，他吓得一跳他猛一回头那呻吟声更清晰地传出来。他觉得很奇怪，怎么大白天有这样的事？开始自己还以为那是人家夫妇间的动静呢，可现在听到哭音他才知道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于是，他又转回身子准备进去看个究竟。可是，倾刻间他转念一想又走了回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嘀咕道：“算了吧。”那就是世态炎凉冷酷无情的表象。佛曰：退一步回头是岸。此刻，他如果前进一步就可以挽救或阻止一场悲剧的继续发生。可惜他李今天狠心地停止了自己的脚步。

此时，加工厂内几个帮工早已放假，因为没事干。只有管事的负责人独自住在厂房看管着，偶尔来个把人来加工点什么，那也是欠账。饥荒之年人们现钱加工的少，大多是赊欠加工。

入冬的午后天气还是暖洋洋的，下午来厂房加工的是村西头刘家的长女，她穿着一身十分合体的春秋装一个人静静地走进来，她面含微笑。她悄悄地把东西放下，抬起头来然后将一双俊目向厂房内四周搜视着。

“啊？秀秀来啦！”一个中年男子站在厂房一角，他老早就嗅着女人的体香。可见女孩春秀的成熟魅力。果然，瞬间女孩提着袋子进来。于是，他心念一动地抬起头盯住她轻轻地招呼道：“秀！又来加工哩！”

“啊！细叔²。”她顿然一惊。“哎呀！”她心底暗叫一声，她闻到那浓浓的男子气息暗暗地漂来。忽然，她不知为什么自己心惊肉跳，她想自己的不安或者与乍一见到那充满男人气息的他紧紧相关吧？她不觉间脸上发烧起来。她认为自己实在不应该有那种对于男子气息敏感的直觉，可是这种事能怪自己吗？她心底是知道自己敏感的直觉其实正是自身生理上的需要。所以自己脸上发烧内心羞愧。她想不到他为什么突然从那偏角的房间内悄悄转出来，“没不是他在暗中偷窥自己吧？”。她迅速断了自己那些私心杂念，她马上调整心绪然后平静地说：“嗯哩！细叔又要麻烦你了，真是……真是……”她十分犹豫地呐呐着欲言又止。她觉得自己这回又不好开口：因为又要欠费加工。这是让一个女孩子家多么无奈的事啊！

此时，她的矛盾的心绪表露无遗。她百无聊赖地站在那儿打发着时光。女孩她时不时地打量着正在忙碌的男人：他身材匀称，全身的肌肉健壮。男子那板寸头配一张精明的面孔，但他的神态透露出几分憨直让人值得信赖。

可是这样一个标致人他居然是个鳏夫。因为他是个几年前就死了女人的而且无子的独身者。她望着男子不觉又想起他的身世，她奇怪他为什么不重新找一个门里人³？此刻，她如此想着对男子倒产生了悲悯之心……

这女孩叫刘春秀。她的善良美丽正如自己的名字展示在世人的眼前，这时那忙碌中的男子也不时将目光向女孩瞟来……他知道她在耐心地等待自己。但是，多时未使

²小叔

³门里人，方言，指媳妇。

用的机械并不是说调试好就能调试好的，尽管此刻自己弄得满头大汗，因为麻烦劳累还是无利润自己就不做了吗？不。不是。因为这是自己一生爱着的职业，自己爱的为什么不做呢？自己以前哪怕是赔本买卖也做了呢？此时就更应该做因为来的是自己照顾了好几年的顾主。而且自己还对她有种特殊的关爱呢！男子想到这些就加快了手头的动作，他不时地将目光朝女孩这边投过来，男子这时似乎也显得有些着急起来……他怕女孩走了。

其实她还是村办加工厂的老主顾。这次，或许是自己最后一回来加工。她默默地想着自己的事，因为自己很快就要出嫁。父母别出心裁地给自己起名“春秀——一个多么脱俗的名字啊！因为她出生于美好的春暖花开之际”。她想到这些全身感觉有一种暖流在循环运动，女孩春秀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起码自己能开开心心地走进学校读书，能和小伙伴尽情地游戏快乐地生活。她很欣慰地想着许多事情。可是好景不长，后来自己突然莫名其妙地失学了。为此，她曾经伤心好长一段时间，她偷偷地哭泣过不知多少回？……无论自己怎样抗争但是命运之神犹如冷酷的铁圈死死地钳制住自己。所以自己与其他姐妹一样逃脱不了早嫁的命运……

哪怕你是多么的能耐？

农村一句俗语直白地道出了春秀这类女孩子的人生现状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她是刘宏庆的女儿，名叫：刘春秀。于今她虚年十九岁。女孩秀气的面庞显露出精明，然而那面容又显出粉白来，像晚清林黛玉之病美。那是因为营养不良的缘故，一头乌发被一根红头绳结束成一条马尾辫子，只要走动那辫子则于脑后跳跃摆动，她身上那股浓郁的青春气息会扑面而来，不能不让人怦然心动。女孩子一双明眸常常忽闪着似乎会说话，那只鼻子的形状生的恰到好处，她充分地展示着女孩的聪慧，一双厚薄适中的嘴唇那两角向两边微微展开，乍看她的面容似笑未笑给人捉摸不透的感觉，即便生气的时候那张秀气的脸依然隐隐透出调皮狡黠的神色，真是秀色可餐啊。她上身穿着一件乌红黑点花的秋季罩衣微敞着，内面乌红色的汗衫醒目地露出着，下身穿一条蓝色士林布春裤，脚穿一双黑面白底剪口鞋。全身整洁丰满，胸部凸起，那适中的罩衣下摆恰到好处地遮掩着微翘的臀部，她的身子轮廓曲线分明迷人。她是一个身体各方面都熟透得如柿蛋的俊俏女孩。

原本今年婆家来要媳妇初定的时间是腊月初十，但是先生经过一番掐算后认为“日子时辰不利”就改看明年的二月十八日。这会儿，春秀安安静静地走进加工厂，她不知道自己这是多少次来厂房加工了，自从婆家来要媳妇后娘就很少分派女儿做这做那，因为女孩要赶时间做婚衣嫁妆。可是令她难为情的是她这次又是硬着头皮要欠加工费了。女孩在厂房内闲散的到处瞧着，好大一会儿，她才开口说：“细叔！我家这次的加工费求你还是记着？”她特难为情地低声说：“我娘说等转开了⁴一齐与你结

⁴方言，指经济周转开来。

了。”她低声下气的说小心翼翼地斜了他一眼：男人有答话，他望了女孩一眼，脸淡笑然瞬间即收敛了。她暗中瞧见他那胸肌强健地隆起着，她的心底生出怯疑害怕，她觉得自己有一种难受的情绪。于是，姑娘悄悄地退到旁边蹲下身子，并紧紧地将双腿并拢……她看着他鼓着腮帮子拧着脱粒机上的螺钉。这是个三十余岁的壮年男子，他女人因为难产死了几年，他没有续弦好像穹下有个女人对他挺关顾。但终于没有成。他一边忙着一边与春秀拉着话，那张脸上不时显出一种尴尬的神情。她觉得奇怪这回是他又帮了我一次，怎么他还不好意思呢？说实话在自己的记忆里真不知道现在已经欠了人家多少钱哩。开始她对那叔叔百般陪着小心与笑脸，她怕因为自己欠账而细叔不给自己加工，但是结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所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只是细叔似乎有点不高兴脸上似笑非笑的。虽然如此他依然忙着麻利地调试机械，在一阵忙活结束后他没说什么，他平静的低着头不声不响的给她粉碎了谷子，而且帮女孩把米麸分开然后装入袋子，“好了。”他对着她笑道：“秀秀！玩会儿……时辰还早着哩！”女孩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从现在的情形看细叔并未因为自己还要欠加工账而发火。她的脸上露出了少女美丽的笑容。

此时顺琐性情若女温和谦恭，脸上有一种亲和的笑意。他给春秀端茶递水，他唯唯诺诺地在姑娘面前问长问短并许诺：春秀加工费的事不谈……他力邀春秀吃了晚饭再走。春秀沉静地说“不能”。“家中等着自己哩。”她似乎有些嫌顺琐絮烦，她昂着头双手于胸部操着，她似乎看出男人殷勤讨好自己的意图。她把身子倚在门边双眼望着加工厂菜园子地边正在玩耍的几个小孩子……她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那儿的。顺琐深感失望和羞恼。他万没想到女孩是那么的清高，那么倨傲的‘小姐脾气’。她根本不把一个男子的自尊心放在心里，甚至她对男人的真心实意当成是一种低三下四的乞求。他认为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时他改变初衷心底发狠：“我要她尝尝还债的滋味”。于是，他收起了温和的面容他平静的思索着，经过几分钟的取舍选择终于：他恶从心上起色向胆边生。其实他早就对女孩垂涎三尺，只是苦于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男人暗暗打定主意他铁定心肠暗想道：“就是坐牢我也要操她一场”他这样想着胆子就彻底放开了。他走来走去不时朝破窗户口瞧瞧……短暂的静寂使春秀很觉尴尬不安，外面有孩子的笑闹奔跑声，春秀望望外面那里又是一片安静。“细叔，不好意思让你忙碌了。”她笑着说准备拿起东西走，突然，他跑过来一把扯住她手中的米袋子。好大一会儿，他喘着粗气说：“这次你不能欠了。”他望着她，她望着他。“细叔我们刚才不是谈好了的吗？”春秀笑着说。男人克制着情绪低沉着声音说：“春秀……不是……不是……我……我……”

第二十一章

他提着袋子转身走进了一间房子内，那是他的卧室，女孩她刚跟着走进房门就闻到一种刺鼻的味道那种似香非香的东西，她不觉微微皱了皱眉头，女孩心中忐忑不安地跟着进来。她迅速地把目光朝狭小的房间睃了一遍：没有家具，一张床上面的被子倒是整齐地铺开。一张墩子。春秀并不打算坐，她站在那儿说：“叔叔……”她刚张口男人就摆摆手。她的心一沉。她想如果细叔扣了自己的米那么晚上一家人又要喝野菜糊糊。她想这次自己就与他多磨磨嘴皮要么家中凄惶的境况能打动他让自己拿回米袋。

他们在房中站着，二人各怀心事，彼此对峙着。男人不说话只是盯住女孩，她低下头。不由自主地把双手拿到胸前，用手不停的捏弄着那条粗大的辫子。她似乎是有意护住自己的胸部那隆起的乳房。这时她面若桃花胸部不断的起伏着，此刻她羞愧无主她真不想要那米。可是——可是弟弟那饥黄的面容，饥饿的眼神。娘那过早枯萎的姿色，大大的老腌。最后她终究鼓起勇气将头微微抬起，那羞愧的面容显出落魄少女独有的凄艳来。

“叔！细叔？……我愿……”她呐呐的欲言又止似乎让男人窥见一丝希望之光。他看见女孩那清秀的面庞明净的双眸忽闪着，春秀用手拂去额上的长发平静的望着他，她脸上渐渐显出微笑。“我愿用自己的人格担保，过不了多时一定还掉家中在你这儿的欠债。”春秀用恳求的语气望着男人说：“细叔？……要是……要是做不到我愿用自己的人格压鏢……就任你处置。”“啊？”顺锁倏地一惊他想不到她居然敢那样承诺。“也好”他暗想道：“你既然有这种心思也不能怪我无情……”男人这时心中完全没有了什么顾虑，瞬间他眼中露出深深的饥渴似狼的幽幽之光，女孩后悔自己把这种话说早了说满了。春秀忽然敛住笑容她全身紧张起来，于是她慢慢地挪动脚步往后退。

“春秀？秀秀。”他红着脸急促地喘息说：“不是。其实我两都不好过……现在我求你帮帮我救救我……”一会儿他以渴望的眼神盯住身材丰满的女孩，似乎有话要说又好像不愿意说。这时男人心中盘算开了：“她愿意用自己的人格保证，迟保证早保证那还不是一样吗？那黄花闺女是值得自己细细开垦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家欠的就由她一人赎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男人心里想道：“这还用问谁吗？”他呆呆地望着成熟透了的女孩，心底产生了无边的遐想。是的尽管目前大部分人的生活困难，

但是人家女孩春秀还是出落得水灵灵丰满动人，她就是一朵等待被人采摘的鲜花，当时世俗中就有人认为女孩喝水就能长好。春秀大抵就是这种情况。顺锁望着女孩胡思乱想起来，不知不觉间下面的小弟就激凸坚挺地昂起头来，他尴尬地将它悄悄地按下下去，它似乎在向主人吐出某种渴望的暗示。男人暗暗地把右手伸入裤裆内将那急不可耐的小弟的头压下去，他的心急促地跳动全身的血液在冲突乱撞，它暗中积蓄力量调动一切因素他为即将悄悄掀起的性欲大潮而准备着，男人像一只狼它觊觎着自己早已盯上的猎物。

女孩春秀依然异想天开地与男人交涉着，她好像还没觉察出身边的危险正暗暗地向自己袭来。

女孩此时她听到男人说出那样的话，春秀羞红了一张粉白的面容她低下头，她心慌意乱不知如何答应男人那种开门见山的直白露骨的要求。“这是能答应的事吗？我只是想用这种自己就难以启齿的话来敷衍一下现状。”她一时惊慌害怕起来。“这种事能当真吗？男女的结合是怎样一种情形？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太可怕了？”她心底这样想着就不觉摇着头，她不知道这个平时让自己信赖的小叔到底要求自己做什么？她不断地把一双明眸向他睃视。“我的傻姑娘，”他忽然笑着平静地说：“其实我特同情你。我爱你我俺钦¹你年轻。你？你特滋饒²人的……春秀妹你也可怜可怜我一次吧？”男人有些口吃地说：“你是晓得我那位屋的³没了好几年，我是么样⁴熬的？”

“你屋的没了与我有何相干呢？”她一脸狐疑地望着男人，说：“你门里的没了是你自己的家事啊？……”

男人忽然话题一转……

¹方言，羡慕。

²方言，水嫩性感。

³方言，原配妻子。

⁴方言，如何。

第二十二章

他发誓说：“秀秀！我决不会让你吃亏的。”

他说着说着暗暗朝静静的厂房内四周一闪眼，突然，他趁女孩她不备一把将女孩春秀抱住按在床上……“不。不不、不要。”她带着哭声尖叫着：“哎呀？你不能这样……”她拼命地抵抗，男人的突袭得手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表面忠厚而且有几分憨直气的让人信赖有安全感的男人，怎么现在居然卑鄙不堪到如此程度？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呀？春秀她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用突袭强迫的下三滥手段要自己……她后悔不及。“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就看不穿他是一条好色狼。是个野货啊？”春秀急的六神无主：“现在如何是好哇？现在？欠债欠债乞求欠债？现在、现在……现在倒把女儿打抵嘴……屁跌出独盯住洞洞…缝隙插入……”她脑筋急速地转着，自己手无寸铁。她急得只有哭告求饶。她不知此刻自己是该恨父母还是恨自己？她不知道发生这事是谁的错？她不知道谁应该对这事负责？总之，她认为自己今天不该来加什么工，更不应该欠什么加工费。

春秀绝望了她想死，心若宰火。可是眼前根本找不到趁手的坚硬之物。她惊慌的急促地哀求道：“细叔。你不能…不能…不能这样呀！？我叫你叔叔哇？我叫你叔呢？你像我大大一样。你要那样……后果……后果你是负责不了的。会遭天雷的要遭上天报应的。”可是男人对女孩的乞求置若罔闻，他此刻色魔攻心欲火焚身。他反而加快了手脚的动作。女孩不停的用语言和行动与男人周旋。她在撑持抵住中嗅到他身上那浓烈的令人发晕的男子气息，她全身发抖身体发软随之手脚变得软弱无力。她失去了抵抗能力。她大脑时而一片空白时而一片混乱；她匆忙慌乱地抵抗着他那双无孔不入的魔爪。她尖叫：“哎呀？不要你、你、你个野种？”。突然男人的一只手熟练地扯掉了女孩下身的裤子：“唰”一条长裤从上面被丢在床前地上。“野种？死种。”她惊叫。“唰”又一件从上面丢下来她也落在第一件衣服上面……“死种野货？你要不得呀？细叔？这是你能干的吗？”她哭泣哀求。“唰”最后又一条红花衬裤和一件粉红胸罩也被撕成条布丢在那几件衣服上面……“野种、野兽、你你、你遭雷打呀。”她哭骂着。瞬时，她那雪白细嫩的肌肤那双腿间含苞绽放的花朵在男人面前暴露无遗。一瞬间，那只刁钻若鼠的手倏地从自己的小腹上似揉捏面团般慢慢地触摸着又慢慢地摩挲到下面的阴部。“啊？”她不断地惊叫着：“啊啊、不要不要、不要呀？”随之那双手又从下往上将她的上身衣服

像剥笋似的三下二下就剥弄开了，紧接着他的另一只手如吸铁石般粘住了自己胸部的一只滑溜坚挺弹性紧绷肉肉秀溜的乳房……“哎呀？天、天呀？你不能这样？”她心中彻底绝望了她哭吗道：“你个遭雷打的东西。你这野种杂种野货畜生？”她惊叫乱骂道：“你个野种流氓”。是的，任凭女孩怎样哭骂抓挠遮拦，面对强暴与罪恶弱者永远是任其宰割的羊羔。这时她的反抗是微弱的不堪一击的。此刻，男人欲火中烧恨不得将几年的性干枯深渊一下子填满，他恨不能一下子就把自己整个儿囫圇填入她的身体中，哪怕是死在她的体内。这时顺锁他急速的扯掉衣服上的扣子麻利地退下裤子。霎时他身上的衣服剥光了那露骨狰狞血脉喷张舞爪獠牙的一条乌赤阳物“唰闪”出来……这时，外面忽然传出小孩的“嘻嘻”声。此刻，他还哪里顾及身后的一切？瞬间他三下五除二就扒光女孩上身的衣服。“不不不。不要、不要、不要哇？”她紧闭双目尖叫：“你遭雷打遭雷打呀？野种？”她边喊叫边将赤裸的身子朝左右滚动。可怜春秀赤身裸体地被男人若老虎捕捉兔子般按压于身下，她泪流满面，蜷曲着雪白裸体。她暗中瞧见男人下体：啊？呀……

第二十三章

刚才，今天听到房内拉扯挣扎的大动静，紧接着有女孩伤心的啼哭。但是他不知道确实的内情，那是被命运作弄的女孩春秀的哭叫。经过一番犹豫后，今天他铁定心肠转身走开了，眼前他不知道那是谁家的女孩。他的冷漠无情牺牲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的青春。他难道没有一点同情心吗？后来，他为自己的冷酷而产生深深的无边的自责和忏悔。现在今天知道此时还在厂房的人应该是村子中的杨顺锁，他是村办厂子的负责人，前几年死了媳妇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他在村办加工厂领头做事，他咋不好好混……他今天百思不得其解。于今，顺锁怎么变成了那样的人？才几年没与他打交道他咋就变了。

他知道，李顺锁不是靠关系权谋，才进入村办加工厂，顺锁是有技术的人。他的祖上是开办加工作坊的，现在他只是继承性地负责这个厂子。村部是借他的技术而他是借助村办厂房的权限，借助集体重要资源谋得一份衣食无忧的职业。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顺锁与大队长今地有很深的瓜葛，其实事实远非如此。原来他李顺锁为人是正派富有同情心的但是时间和现实可以改变人的，事实的结果归根结底还是他，本身突破了为人的道德底线，造成了严重的事实后果。

他如果以前不能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他也不会加工厂坚持做十余年那么长时间。只是他表达感情的方式太不正道：他就因为长期照顾来加工的女孩春秀，以致春秀欠下的加工费最多。这正应了农村的一句俗语：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现在事态发展结果是生米做成熟饭了，顺锁除了害怕他唯一的方式就是向女孩赔罪。他不知道怎样向她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其实春秀在心底对顺锁的定位是：把他当成自己最可信任最可依赖的人，把男人当成自己的叔叔。以往春秀来厂房加工，不时抽空帮顺锁清洗衣服被子什么的，每当女孩做完这些活男人总是呆呆的望着她，脸上溢出一丝浅笑，然后他只把双手不停的搓着，口里只说“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而女孩则莞尔一笑。他们的相处和谐充满温馨。只是女孩加工完毕走了，顺锁的心空落落的而且几天快快的。这种情况春秀知道吗？说实话女孩她是明白顺锁对自己有种特殊的关怀，她徘徊犹豫矛盾重重。自己受人恩惠照顾，如果总是像回避坏人那样冷脸对着他，自己以后就不用来厂房加工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也是避免矛盾的唯一办法，自己能那样做吗？根本不能。因为她家的加工家务事是父母分派清楚的。只是

自己不敢把男人对她的“特殊照顾”向家中说明清楚。话说回来，这年头哪家不欠加工费？这是正常的一种“供求关系”，恰好在这种现象中就能产生一些不为人知道的猫腻事。于是，顺锁和春秀之间的故事就于时代的大发酵炉中催生了……

此时，顺锁跪在床前地上脸巴巴的朝着坐在床上嚶嚶抽泣的女孩春秀，他“噗噗”的把头叩磕得直响。他此刻似乎完全清醒过来，他认为自己闯了大祸。他脸上显出惊悸的神色，就这样面对着女孩不停地磕头……

“我该死我该死我不是人。”他边磕头边骂还很愧疚的把手在自己的头上很很击打，“嘿嘿”他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如疯似癫地说：“我鬼迷心窍求你姑奶奶宽宏大量饶过我这次吧？”女孩春秀躺在床上蜷缩着身子抽搐着，但那声音微若蚊蝇。许久，春秀才从床上轻轻的下来。突然“噼啪、噼啪……噼啪……”她出人意料地抬起双手朝男人脸上狠很地抽起来，顺锁的头部被女孩左右开弓的耳光抽的频频晃动，他一点也不吱声。他只是低着头任凭她抽打。一会儿她停止了抽打，她伤心地哭泣着。她偷偷地望着：被单上赫然地呈现出一团团嫣红如花的血迹。啊！它是那么令人怵目惊心。她俯下身子倚在床上又猛烈地啜泣起来，她愁心气苦的边哭边数落：“畜生？你看看呀？那是我的命呀？畜生？畜生？你咋不看看呀？那是什么呀？死种？你活生生揉残了一朵青春的花呀？野种。你好狠毒的心肠呀？你变着法子百般地欺负一个女孩。你本事呀？现在那鲜花被你这禽兽不如的畜生生生弄残了，过去的那个清纯干净的春秀没有了……那个纯洁的春秀她死了。”想到这里她用手捂住嘴又啼哭起来，她伤心极了，此时她又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和恐惧：三个月后怎样向自己的那个他交代呢？于是她又哭的抽搐。春秀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己不久就要出嫁了，山里的风俗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新婚之夜作为丈夫的男方是要验收证身的，就是看夫妻之间的初次房事女方是不是显红。如果显红就证明媳妇婚前是个贞女。是个忠于自己男人的处女就说明女孩婚前没有外遇。否则就证明媳妇婚前不是处女。那么她就要一生忍受不贞的耻辱。既然如此那么又怎样证明男人对女孩的衷心呢？男人是不需要证明的，男人就是男人。在这个高级动物的世界里男人是真理的化身，男人具有绝对权威。母系氏族的时代过去了，父系氏族登场。啊啊？愚蠢得多么可爱的诚朴的山民呐？春秀越想越伤心，越想心事越多，心事越多她越恨，她恨父母，尤其恨娘“为什么要生出自己这幅臭皮囊？”“我叫你叔呀你好狠心。”她边哭边说：“畜生野兽也没得你狠……”

“你看那遭淫孽嘛办？我的身子要是出问题这事没完……”她平静地无比悔恨地说：“你以为没人知道……你等着吧？”

女孩撂下一句话转身就抓起米袋子，她的乌发有几缕散乱地飘着，身上的衣服也被揉出皱褶痕，可是她在提起袋子的一瞬间眼中的泪水又如断线的珠子直掉，是啊！这些微米的加工代价实在太大了。眼下女孩她如丢掉了魂魄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动步子，她显然是带着创伤很深的心理焉焉的蹒跚着脚步慢慢朝前走去……

第二十四章

今天掉转身子朝村西头去了，他觉得刚才那女孩的声音有些像……但他不敢确定，他知道弄不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会弄出人命。但是他又很着急，他脑筋在急转弯，他想应该不是那孩子吧？他在心底为她祝福：但愿孩子在家平平安安！他心里想她是马上就要出嫁的人了……愿她不要有什么失塌¹于是今天他急匆匆地走到前面停止脚步不动了，因为他又看见那几个小孩又聚在一堆，他们在津津乐道着什么，有个大点的孩子有时用手比划着一种特猥亵的动作，他很好奇很惊讶于孩子们自小就那么快地领悟的大人们的床第生活，“现在的娃娃真是……”他不可思议地摇着头。他很想过去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喂？小弟。”他张嘴喊着迈开脚步朝小孩那边劲走过去，刚到他们身边小孩笑着哄而散。于是他又怏怏的转身朝回走了。

他低着头一边走一边思考。

“加工厂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把手在头皮上挠着自言自语地：“算了。以后会弄清楚的。”他这样想着就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了。今天不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只是他听到那女孩的声音很像一个与自己关系非同一般的昔日相好的女人的孩子。虽然不是自己所生但是他把她的孩子看成是自己的亲骨肉一般，所以才有他刚才那么关切的举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爱屋及乌吧！

“今天兄夜晚到村部听会。”民兵队长匆匆从他身边走过去说：“不要耽搁了，听说这次会议很重要。上头强调开的。”

“啊？知道。”他应着，稍作犹豫他又迈开脚步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¹失塌，方言，因天灾人祸而起的祸事。

第二十五章

村子西头的刘宏庆家此时显得热闹起来。有几个妇女围着李家的初枝，她们在东扯西拉高声说笑随意打闹。大家七嘴八舌地对着初枝打开话匣子：“初枝嫂嫂吃了夏先生的灵丹妙药气色就是与以往大不相同了。”“不是吗？弟妹的脸如仙桃白里透红”、“哪个男人见了不想咬一口”……“哪个要死的切刮¹狗婆”“那就是不同……人家吃的可是仙丹。”“谁说不是呢？那高先生是好请看的嘛？”一位中年女人说：“妙药配妙人……像我们这些俗人能占那仙气嘛？”初枝的脸红似血，“你们口头积点德吧！”不知是谁叫了一句，她们说笑着走了。初枝怎么觉得今天那些长舌妇似乎是专门过来和自己过不去？她们在唱双簧吗？“她们该不会知道自己被算命的……那个吧？”她想：自己请算命先生治病的事在村子中可是公开的。她们应该不知道内幕吧！

她们的唇枪舌剑刺得妇人无地自容。许久，刘家才安静下来，初枝诚惶诚恐地坐下来。她怯怯的抬起头来望着刘氏说。

“弟妹。你说几个月前那算命的老夏还来不来？”

“那也说不定。”一个身材标致的中年妇人说：“以往村里不是有个算命的老顾主隔三差五的来吗？”

“可是从大前年那人就没来了……”初枝把坐墩朝向那女人面前移动几步并探了探身子她弯下腰很神秘地说。

“说不定死了。”她接着又补充一句说。

“那也未必……”

“听说上头公家抓了一批诈骗犯其中就有算命的……”

“就是……”初枝心不在焉地说：“弟妹你说那夏先生会不会被抓呢？村部民兵搜过几次山还是没找到那人，他会不会被另一公社抓了哩？”她显得很关心的样子。女人她望了初枝一眼又低下头做自己手上的针线活。

二人在房中不紧不慢地从话匣子中拉出漫长的话线头。她们的慢聊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一个是有心说一个是无心答，有趣的是刘氏并不知道李家的是来探问话因的，所以她是问必答。这时初枝可有些着急，因为她害怕算命先生的事情暴露了，那么自己被强暴的事实也不攻自破，到时自己还怎样有脸站在这个世上？但是刘氏并

¹切刮，方言，指说话、做事苛毒。

不知道李家初枝夫妇请算命先生弄什么接仙气的一些稀奇古怪事，尤其是初枝被算命老头诱奸一事。此时让今天媳妇初枝困惑和担心的是自己似乎已有了身孕。如果那事被揭穿自己在男人面前就百口莫辩，说实话那孩子究竟是谁的就是自己也认为一时是说不清楚的。她心里清楚自己以前和男人那个了，每到怀孕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日子，乡下的农妇兴趣来时弄就弄了还计较什么时间？她们记得的是一日三餐油盐酱醋和下锅米。

眼下女人怀孕了不知道是谁的种——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弟妹？秀秀哪里去了？”初枝问道：“女孩不在家就是要清冷寂静好多。”她午饭后就去村部加工厂房了。”妇人说：“女孩大了总是人家的人，她婆家要了，明年的二月十八哩！”妇人说着显出一些伤感的神态。“啊？”她的针在手上扎了一下，“这么快？到时你可要吱声招呼一声呢。”

“那是那是……”妇人忙不叠的说：“都是老姐妹，那是要吱声的。”

“只是那孩子对她的那位总是不太满意……”

“你说这么大的姑娘还能挑肥拣瘦的在家待嘛？”她说：“真是让做娘的不省心。”妇人望着初枝说：“你的两位姑娘还是听话的，你看多好？”妇人羡慕地说：“哪天孩子不让做大人的操心了……那就是享福了。”

“话不能这么说。”初枝：“弟妹各家直晓得各……”

“其实我那姑娘也不是省油灯……”初枝说：“大姑娘好说。只是二姑娘还不愿意定亲，她这段时间闹的很……”

“啊？”妇人偏着头问：“有这事？”“不是吗？俗语常说女大难养哩。”初枝心事重重地说：“孩子的事尤其是女孩的事，这中间要不是夹杂着父亲……问题也许好解决。”她说：“是啊是啊。”刘氏说：“我家秀秀不也是难伺候嘛？女孩读了几句书就变得矫情了。”她说：“要不是家中的难我家的秀秀还不知要念到什么时候哩！她是有些天赋的……”女人叹口气说：“可惜哩？那孩子只有这个命。”

“她去年定的亲事，那男孩老成是老成了一点。可是那是个把稳孩子，他是能守住女人过日子的角儿。”刘氏说：“可是现在解放了女孩反而不好管教了。她动不动就拿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来抢白大人。”她说：“弟妹你说这叫做娘的多么为难，我终不成天天和女儿吵架吧？”

“是啊？你看解放才几年。”初枝说：“我们那时哪里有自己的权利，一般都是父母当家说把你许给谁就是谁。”“大人们常说女孩是泼出去的水。这就是女人的命。”初枝说着，刘氏不停地点着头，她边做针线活边用手在自己的眼脸上揉摸着。她感觉自己为什么眼脸老是跳动？她的心里泛起一丝不安的情绪来。她的那种不踏实的感觉让她老是针刺扎了手指，她想：“家中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但是她就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出事了，幸亏女儿后来回到家中并未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给娘。要不女人会疯……

日近西山时分，初枝起身与刘氏妇话着离开她家。她急匆匆地走到了前面的岔路口，她看到一个女孩匆匆地手中提着一只袋子朝自己这边走来。她故意侧过身子，暗中用眼角向那女孩瞥去……

一会儿，女孩走近了。

“啊？”她主动地转过身子：“这不是春秀嘛？你这是做什么事忙忙碌碌的。”女人搭讪道：“天晚了还在外面忙哩！”

“啊？”女孩尴尬地笑道：“是伯母。”她与妇人招呼着就低头急忙从她身边走过去。妇人诧异地望着那姑娘，她看出女孩的神情似乎与以往大不一样。“她怎么变得拘谨啦？”妇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女孩身影嘀咕着。她发现那孩子走路好像有些蹒跚的样子……

自己是过来人，她似乎看出些门道。

“大凡初次有过床第生活的女人她走路的姿态就是蹒跚不方便的样子。”她暗想：春秀那孩子可是本分孩子。她是马上就要出嫁的大姑娘呢？她左思右想，把凡是自己知道的与女孩认识的男孩和春秀一一对号都没有那样的人选。于是，她又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不可能”。她自我解嘲地一笑就否定了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女人迈开脚步往前面走去，她已有了新的打算。

“刚才那群女人似乎知道自己算命的许多事？”初枝边走边想：“但那个刘家媳妇她的的口风很紧，想从她嘴里掏出真话是很难的。她准备哪天去黎店区一趟，因为她想到了娘的一个很亲的姑妈，那老人就住在区上。

第二十六章

刘氏媳妇李小敏见初枝走了，她的心轻松了一大截。说实话她的确不想与初枝有太多的交往，因为其中两家的恩怨纠葛太多了。丈夫宏庆为了自己含羞忍辱已经付出很多了，她不想再伤害他。事情都过去十八年了，可是无论是丈夫还是自己；那留在心灵上的创伤都无法抹去。“你个初枝浪荡妇？你现在居然也有‘今天’？”她心底恨得发烧下面那东西恨的发痒：“我的今天被你轻巧地窃取？”她暗叫道：“你不是粘老头子的光你能得到那么好的男人？现在倒好你公然鸠占鹊巢大咧咧的有脸跑到别人家门？你是旧情复活？……你是寻老娘的开心吗？”她自怨自艾地拍桌打凳发作着：“老娘我总是半饥半饱哩？你倒好又想偷食？看来我得照着¹要不又让你偷了嘴？……”乡村女人表达心里诉求来的直白，没有转弯抹角的曲曲折折云里雾里的虚荣心作怪。所以刘氏妇的牢骚就开门见山无遮无拦。她也不知道自己的路将来会走到哪里？因为现在孩子大了女儿要出嫁，儿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自己不想管理男人那些花花绿绿的陈年旧事。

“吱”一声轻微的房门开阖声，一个熟悉的身影悄悄地钻进房内。

妇人知道是女儿春秀回来了，她轻轻地问道：“是秀秀吗？”

“嗯，是呐。”她轻声应道：“娘？你忙我做饭。”

“要得。”妇人欣慰地答道：“还是我的女女乖……”

这会儿，女孩春秀心中忐忑不安地走进厨房，她听到娘的话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女儿还是个乖女吗？”她扪心自问微微叹息着，她尽量放轻动作憋着自己的情绪。她努力抑制着心底的伤痛不让啜泣声发出来。她想瞒住娘然后就能瞒住家中的其他人，自己在外边吃了大亏回到家里只有打掉门牙往肚里吞。除了这种法子她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要么就是自己抖落开事情的真相，父母没面子，自己去死……但是她思前想后觉得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即便自己没了身后还要留个丑臭名誉。把痛苦和耻辱留给父母，自己以死来逃避现实推脱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难道这就是明智的选择吗？不。不是。这样是不孝。她想自己化解自己的矛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春秀一人在厨房内忙碌着，她想：只有自己瞒住那件事苟且偷生地活下来才能保住面子。这或者是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只是自己的委屈自己就慢慢消受吧。谁叫自己无用？斗不过那臭男人？她这样想着又担心以后那男人还会千方百计的找着自己……

¹方言，照看，监视看管。

因为村里这样的事是有许多先例。以前她听村子里妇人们谈论那种事时她们那种津津乐道的神态，她就非常担心和害怕。要是真的那样这事还能瞒住吗？那倒真的坐成奸情的事实了。至于自己的那门亲事她倒无所谓，这时自己还真的巴不得吹了哩？

“婆家那边能糊弄吗？”她一点把握也没。“且不说自己那个小男人，就是公婆两个劣货看着就让人有压迫感。”“你说这样的人家能生存吗？有乐趣吗？”她不愿多想那些烦心事。“我的婆家不好。被坐成事实的那个人就好吗？”她心中尴尬地否决了：“自己还不熟悉他哩？他是个老皮条滑头淫淫货八面玲珑憨憨的男头。”女孩现在对那男人总算有了点认识。她清楚自己的学费很贵，她知道这是自己初入社会的第一步也是第一课。她甚至还想到如果自己以后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态度不能主动地面对生活，那么等待自己脚下的路或者更坎坷。

一会儿，春秀做好了晚饭，她轻巧地走出来“娘”……她低声喊道：“大大和弟弟有回呢？”“那就等等吧？”娘一边做着针线一边心不在焉地应着。妇人抬起头疑惑地望着女儿：她似乎很疲劳的移动着脚步，神情有些萎靡不振。

“秀秀？你病了？……”娘有些不放心地问。

“不。”女孩有些惊讶地应着：“不是。中午有些热我脱了衣服……”她说：“想不到这时就有些畏寒了。”“啊？”妇人说：“是吗？都成大姑娘了还不知道照顾自己？快加衣服。”“嗯。”女孩应着慌慌张张地跑进自己的卧室，她匆忙地从箱子中找出一块花布塞入下体不断地擦抹，好大一会儿，她又偷偷地换掉一条短裤。她惊慌失措对处理那事一点经验也没有，因为自己下体还在流血……她恨死了那男人。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她又来月经了，她麻利地用碎布片夹入下体中，她忍住伤痛口里直抽冷气。她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她认为自己现在没有了骄傲的资本，自己还能颐指气使吗？在平时玩的好的姐妹面前自己也会低人一等也会深感自悲的，抬不起头来。

“我不是一个女子嘞²了……”

“女孩的骄傲时光风光日子现在结束了。”她有些自暴自弃的情绪。

“我怎么成了女人？”她觉得自己现在是个肮脏的女人是个大跌价的二手货。

“一个假女孩？”她痴呆地笑着唏嘘不已。女孩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她的刺激太深了。这时她的精神有些恍惚，她时而笑时而又抽搐。尽管如此她的大脑还是很清醒的。那创伤是需要时间才能平复的，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就让自己慢慢地用时光来化解吧？此时女孩像受伤的雌鹿般躲在暗中慢慢地舔尽伤口的血迹。

她明白自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孩，自己的善良品质是酿造成这杯苦酒的原因之一，她的原本美好的梦现在完全被生活击破了，可是这会儿自己根本找不到诉说的地方和申冤的处去。“自己的那种难以启齿的事能诉说吗？”她无赖地苦笑着摇摇头。她此时觉得自己真是蠢得可笑，她为自己的无知失足羞愧难当。“我不是乖孩子。”她暗暗地自责：“妇人还有贞操呢？自己一个女孩却没有守住贞节关？”“我是不是太可

²方言，女孩子。

耻？”她不断地责问自己的良心憎恶着自己的那副躯体。她的自暴自弃的情绪正在折磨着自己的精神。这难道是女孩的错吗？

春秀这时独自一人在房内思想纠缠焦愁着，她把自己精心编织的嫣红汗衫三下两下就撕裂并用剪刀绞的粉碎了，她认为那东西不是什么吉祥物。它根本没有保护自己躯体的功能，相反要不是它的艳俗自己或许还不至于受那么大的罪？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女孩春秀想到了这种层面但是她说不出理论上的道道。“难道女孩长得俊，穿的整齐些是一种错？”她心中冷笑着：“不不？我没有错。这地面爱美之心人人都是是一样的。”她不断地摇头：“我没有错？”

“敏敏饭熟了吗？”男人在门外叫着：“我夜里还要做事哩！”

男人话音未尽就走进了火房，后面一串嚷嚷儿子也跟着踉踉跄跄地闯进来。一会儿，女孩春秀轻巧地从房中走出来，她把饭菜拿到桌面排好。一家人就围着矮桌子囫囵囫圇地吃起饭来，春秀低头细嚼慢咽地吃着。她默默无语……只有弟弟的吃相不时引起父母的纠正或指责。姐姐她也斜了弟弟一眼……

“村部夜里开会。”好大一会儿，忽然男人抬起头来说：“通知我去参加不能缺席？”

“他们的会真多？”女人应着：“好像就他们事多？噫事哩他们显摆自己的权威，一群光磨嘴皮的东西，不干实事……”

“哟？哟……”男人盯住妇人：“少说两句吧！”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男人说：“你还不知道呢？这次会是重要会。”

“以前，来本村算命的那个老夏是个诈骗犯，老天有眼，他终于落网被抓了。”

“啊？”妇人惊讶地望着丈夫说：“是真的吗？怎么突然被抓了？”

“不是有很长时间有听说老夏的事吗？”

“我还以为他走到了天涯海角呢？”女人这时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情绪，她此时想到有个人该吃不好睡不好了。

“你个初枝看你这时怎么洋气？”她似乎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来。只是这时女人把那心思深深地藏在心底罢了。说实话她是嫉妒那妇人的，多年来都是自己让着她，因为她们家的势力太大了，村里没有人能斗过他们的。平时排工排活不整治你就烧高香了，平头百姓还能有得高的渴求嘛？“那村里不又要热闹了？”妇人说：“哎？你是听哪个说的？”她问道。

“你没问那多反正这事是真的。”他说：“真的假不了。”

“到时你只管在旁边看热闹好了。”

父母的谈话女孩春秀在一边默默地听着，她真想不通大人们的心思为什么总是那么的复杂，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与李家到底有什么纠缠事？只是自己父母与李家大人那种面和心不合的迹象她多少有些看出来。好在自己和李家妹妹没有多少来往，她们是很少在一起玩耍的。主要原因是她们年岁上的差距，因为李家姐妹比她小几岁，另外就是她们还有性格上的差异。

一家人吃罢晚饭，春秀麻利地收拾着。弟弟一人跑到外面玩耍。父亲起身走出屋门去参加村部的会议，母亲又坐在一边做着针线活。月光从门窗或缝隙处泄了进来破旧的房屋内一时亮堂起来。女孩独自悄悄地打理着家务事，可是她的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停止，那内心的波澜正激烈地拍打着心底那段人生道德底线的堤防。她无奈地嘻嘻：“自己有得真本事守住那道防线。”她觉得现在自己似乎没有了什么资本，那朵自己曾经为之骄傲之花现在没有了，她的灰心失望让她产生了一种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情绪。她万万没想到身后的危险正随之而来……她难道没有觉察吗？不，不是。她知道的。她担心自己弄不好会怀孕，这种潜在的危险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风险。她知道自己的生理成熟度是多少，她是何等精灵的女孩。现在自己的失足难道就是自己的错吗？她非常恐惧和悔恨，而此时她正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她想把自己的事调整到无声无息的地步，春秀此刻正愁的天南海北呢，她不知道自己的主在哪里？

夜渐渐深了，大人忙着自己的事，弟弟已进入梦乡。女孩春秀于自己的闺房内忙着用温水为自己洗浴，她拼命地擦洗着下身可是她总感觉自己像水中的鱼，哪里去得了身上的腥气呢？她的自暴自弃折磨着无辜的肉体。还有自己的精神的伤痛。她忙完了洗浴又从匣子中翻出曾经读过的书本，她紧紧地抱住那些书，思绪在不断地起伏。她深深地怀念昔日美好的学生时光，要不是家庭太穷她认为自己或许还在念中学呢？总而言之要不是家中穷自己也不会是现在这种苦命运。或者更不会出现于今不该发生的问题……“唉唉？！贫穷是人生最大的灾星和不幸，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呢？”她怨气重重地不断地于心中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向谁发出那种责问。同时她也不断地拷问着自己的良心。她觉得自己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想到这层她不由自主地脸上发烧起来，她有种无地自容和无法言说的羞耻和心酸。自己是真的很排斥那种难以启齿的男女之事吗？她扪心自问：我不知道。现在经历了那场劫难自己还真的不敢批评男女之间的媾合。如果说这是人的生理与生活上的需要那么也不是这种时候，更不是自己。它大概应该是女孩出嫁成家以后的事吧？她觉得自己是在偷尝禁果，她更感觉自己是在犯贱，所以她总是以为自己是肮脏的大跌价的二手货；她的心中老是如此咱责。这时她以为自己是罪魁祸首，而忽视了真正的罪人：男方。而这正是女性善良本质的自然体现。现在发生了严重恶劣的性行为她认为自己简直是在犯罪。女孩呆呆地坐着她望着某处出神……其实，女孩春秀此时对自己的一番责问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她还没有完全从遭受沉重打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她的善良品性。这种性格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是一种懦弱，女孩她现在还似乎不知道自己这种个性才导致悲剧的产生。

许久，春秀依然独自一人于房内自怨自艾。

第二十七章

李刘村大队部内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会场气氛严肃，没有以往那种闹嚷嚷的混乱随意，室内安安静静。只有一人在台上发言，那讲话者却是个女同志，修个妇救会短发，上身穿一件退了色的蓝色列宁装，她讲话的语调十分平静但是字字句句透出沉重与不容置疑的威严。

“这次的肃反工作任务艰巨”那个人说：“希望大家认真的全心对待不要脱离群众，要积极的深入到各村湾和各家各户。”她停顿了一瞬然后又提高声音说：“家乡的同志们，这次我们做的是家园活大家要认真点，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好了我们的父老乡亲的生活才有平安的保证。”她说：“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是”、“是啊！”会场忽然起了一片轻微的骚动声下面有人应着但顷刻又安静下来。

“我们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让群众揭穿举报坏分子”她说：“力争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为家乡的父老做点积德事，给家乡创造一片平安祥和的生活环境。”

“这次运动是配合镇压反革命分子老夏等人而开展的，所以它的意义十分重大。”她说。

“啊？”“啊啊？”……“真是老天有眼。”会场上一时热闹起来，人们七嘴八舌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她坐在上面微笑着，她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大家的议论。她认为这次会议的预期目的应该达到了，只有群众的觉悟上来了下面的工作就好做了。

室内热烈地讨论着，会议室窗外有个人在悄悄地旁听着，她就是李今天的媳妇余初枝。

“啊？晓晓现在长进了。”妇人暗忖道：“她姑娘于今要拿娘家人开刀……”初枝摇着头，她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会场上讲话的人分明就是自己婆家的已经出嫁的姑娘李晓晓。只是她现在是黎店区的什么区长罢了，妇人有些不甘心，她不想求谁袒护自己只是巴望自己算命的事也不希罕别人参与搅和。

“你抓你的特务好了，但愿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妇人这样想着。初枝原本打算去黎店一趟找找自己的老姑妈但是现在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婆家的这尊大神出动了，算命的老夏也落网了，自己现在要干的事是什么，她的心理似乎已有了主意。

“你公审你的罪犯与我何干？”她想：“就是那人招供我也不知道，什么狗屁强奸的

烂事与我不相干。”她羞愧愤怒撅嘴惊悸。各种情绪纠缠在一起她十分矛盾地看待以前自己算命的事，她不相信婆家那姑姥姥就真的丑露自己的弟媳？初枝经过一番的思索后，就又悄悄地离开了那片她认为是非之地的决策者们的会议室。她的有些想法是对的，只是她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处置应对，她认为首要的事是自己如何做通男人说服他姐姐不要太认真。妇人初枝的想法是正确的。

目前，主持这次会议的是自己婆家的姑子，指导和督促这次运动开展进行的也是自己婆家的姑娘，那么自己的因为算命被强奸的丑事也靠今天那浑小子的运动作为而拍压住。这就是妇人初枝的心事。自己原本想私自寻访自己的仇人，但是现在那种种被抓了她是多么的不甘心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她自言自语地说脚步不停地往前走，她知道村里这时有很多人在暗中等待看笑话呢？农村有句俗语说的准：一家饱暖千家怨。它至少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世俗社会中某些最虚弱的贫穷阶层对富裕阶层的嫉妒的阴暗心理。可是，这又怎能和昔日的穷人闹革命相提并论呢？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好事不出门祸事传千里。她边想边摇头，自己无论怎样想得头疼就是闹不明白世俗问题。难道这就是世俗？她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一个人或一家人富了为什么就惹得多数人怨恨？难道这就是社会现实吗？她想也许是这样吧！要不为什么人间有斗争有战争？有永远不平静的打打杀杀。动物之间也是如此，只是它们的争斗没有人间的热闹罢了。妇人想到这些她很淡然地笑笑就继续往前面走去。

“我不是想事家¹但是我自己的思想成熟度早已达到了那种程度，你们经常糊弄群众可糊弄不了我？”她嘻冷地笑着嘀咕道：“一伙假革命？解放才多长时间你们一个个生活的比谁都日怪²？不是搞戳³女人那点东西，就是削尖脑袋往公家钻营跑官捞财。还一个个道貌岸然的？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形象？”

妇人初枝一路骂骂咧咧急匆匆地往前面去了。一会儿，她的身影消失于那片繁茂的树林小径内……“呸呸……呸？……”她一路吐着唾沫一路哼着乡村小调往前去了。她生长在官家环境见惯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私事，她尤其恼火自己的男人今天与其他同行同流或胡混的某些行为。公公昨天过时了现在老了不顶事了，自己多次在公公老人面前告过几次状，老人他也发过几次脾气但最终无动于衷消声匿迹到后来就风平浪静。照如此境况说话“管男人”自己还能有多大的魅力作为？她非常失望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是没有资格在口头炫耀言语的。妇人屁屁喇喇⁴地走了……

村部会议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按照议事日程他们这次的会议大概要开几个小时。

参加会议的人员计有：

¹想事家，方言，指会考虑问题的人。

²日怪，方言，专指对事不满时的语气有超出奇怪之外的深度。

³搞戳，方言，指寻找机会或想尽办法。

⁴屁屁喇喇，方言，专指女人得意时的动作神态，有挑逗之意，玩世不恭的神态。

李刘垆大队	—李今地	李刘垆村部书记	—刘宏庆
村部党员	—李乔山	村部党员刘垆队长	—李秋绅
原贫协主席	—丁谱	李刘村民兵队长	—杨德松
原贫农团长	—李博洲	黎店派出所所长	—汪瑞阳
黎店区文管委员	—李重权	黎店副区长	—程王怡
村副业队长党员	—李今天	村妇女主任	—余晞妹

今晚博凹乡李刘村部委员会参加会议的共有十个重要成员，其中区领导就有四人。另外列席的有各小队队长和党员十余人，会后决议形成一致：拟建立四个工作调查组。为这场反特斗争运动特别成立一个专案组可见上级的重视程度。这场运动自上而下在全国广大农村铺开，大别山区却走在运动的前面，这似乎是种好兆头。

李晓晓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她是这次监督开展这场运动的权威人士。黎店的群众大多熟悉她，她似乎没有什么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但是她的革命资历让人们不敢小觑这个女父母官。

李晓晓，她是黎店李刘村老革命家离休老干李昨天老人的长子。她生于忧患经历了战争年代有幸的是她于解放初期及后来的和平时期担就任着党的领导职务。现在她只是继续着父亲未竟之事业，她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是它不差于战争年代的刀光血影，这场战斗没有硝烟它是隐形的然而它的艰巨危险一点也不比其他战斗逊色。这会儿，区长李晓晓她坐在会台上密切注视着全场正在争论中的人们，她微笑着不时引导点评着同志们的发言。她认为这次会议开的还是比较成功的，起码大家的觉悟上来了，大家都认识到肃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果人们的生活生产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保障，那么一切奋斗目标都是空谈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好！请大家安静下来？”她提高嗓音并将手掌击拍了几下，顷刻会场静下来。人们将目光投向台上，李晓晓她一时成了会场的焦点。“好。好。”她笑着大声说：“现在下一步骤是我们分担各自的任务，请各个小组的组长做好记录！”她像分派家务事般就把如此重要的政治任务经过一番分析然后又分派下去，黑坝坝的会场下面有几个男同志沉不住气了他们开始做样子，不断的咳嗽喉咙做怪声，他们此时感觉压力来了，他们始料不及这个父母官做事是如此的干练雷厉风行。一贯散漫惯了的农村基层干部如今要以端正的态度来工作，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是对陋习积习的一种纠正，这需要作出较大的急转弯，所以他们的不习惯是一种必然的条件反射。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怎样调整心态，怎样积极地投身于斗争中，能否圆满地完成这场斗争任务关键是工作组中每个成员的态度。至于工作中的技巧有领头的组长作出指导。说实话这次运动实际是“小四清”，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搞着搞着就形成了“肃反运动”。

小四清自开展之初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进到现在已经不是它的原来面貌了。或许这是中国开展每场运动的一种特点吧。话说回来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许多事物潜藏着较大的变数加上很多事受国情的制约，所以有许多事情都会在执行

中出现某些偏差的奇异现象，这大多是执行政策者思想或个人情绪上的波动所致，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习惯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随着时间的不断更叠沧海变桑田到后来有时某个场地也成了历史的窗口或者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好。下面我们进行工作上的具体分工。”她说：“首先把这次任务分成四个工作小组。”她说：“请每个工作小组的同志做好记录！”

“第一组：组长，李重权。成员，丁谱，李今地。”

“第二组：组长，余晞妹。成员，李博洲，李乔山。”

“第三组：组长，杨德松。成员，李秋绅，李今天。”

“第四组：组长，刘宏庆。成员，肖潘，张石绅。”

“好了，宣布完毕。”她说：“这次任务分工明确，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家乡的父老做件好事，为广大妇孺的平安做点实事！散会。”下面掀起一片热烈的鼓掌声。

“安静。安静。”她又提高声音不断地击掌，一瞬间会场又复归平静。区长她清了清嗓子说：“需要向大家补充说明的是工作组内新增的两名成员，就是肖潘和张石绅二位同志。他们也是村部的骨干成员，是我们组织值得信任的同志。由于这场运动的特殊性，所以现在我就在此向大家郑重宣布：吸收他们为工作队预备队员，以便于他们顺理成章地参加这场任务艰巨的充满斗争的肃反工作。”忽然，会场又热闹起来，人们嘈杂的议论声充满了整间屋子，人们“嗡嗡”的涌出会议室。最后有两个人被留了下来，区长李晓晓先坐下来，而他俩面面相觑兀自立在原地……那两人就是刚补充进来的成员。区长见他们的样子就笑着向二人招手，示意他们坐下。二人似乎很谨慎而且他们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尤其是张石绅他一双眼老是不停地朝四周睃视着，一副心事很重的样子。

“张老弟快坐快坐！”她笑着说：“在这里不要有什么拘束？我们坐下来随便谈谈，聊聊这次工作上的事。”她非常随和地说：“我们几个经研究将你们二人吸收进入工作组是党组织对你们的信任，可是为你们参加肃反运动在组织上曾经产生了一些阻力和摩擦，为此事我对其他的同志做一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才平息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她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还没有加入组织。”

“嗯。”“嗯呐。”他们异口同声地应着，以他们现在的觉悟二人均有些不明白自己参加这场运动和入党究竟有什么关系？说白了自己对党的概念还很迷糊。什么是党组织呢？自己根本不清楚。那东西像什么呢？它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它有些像空气的虚无。党难道有什么特殊的标志吗？自己目前还看不出来，只是自己恍惚觉得它有些神秘或许它做的事要大些吧？要比一般的人要求要高些吧？或者它还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吧？总之，如果谁加入了这种组织他就要高人一等吧？想到这些二人抬起头来，他老张以为加入了组织就像马上能分得一杯羹似的，于是他巴望地张了张口希望领导现在就把自己拉入党组织。一会儿，张石绅犹豫地说：“区长？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加入党组织呢？”

“啊？很好难得你有这种觉悟。不过现在还不行等以后你们彻底提高了思想上的认识，并且在工作中不断地锻炼自己，经过组织的考察领导们的考虑研究党员人数的投票表决然后作出批准的决定，至此，就说明你们已经站在党的怀抱前，离进入就只是差一种仪式罢了。此时你们再写出书面申请那时就是你们加入伟大的最光荣的组织的最佳成熟时期”。

“啊？嗯”二人似乎恍然大悟般地喃喃自语：“啊？进党还是瞞麻烦的？”

“是的。要不怎么叫党？”区长她很优越地说：“我们的党是大公无私的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党。她一直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誓言，为实现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终身。她是中国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救星，中国共产党是百姓的公仆是引领大家走共同致富路的领路人。”

“这样说吧？”她还是怕二人搞不懂就索性这样补充道：“所谓党就是米筛面上的⁵。”

“啊？”他们用手搔着头皮显出不好意思的神态，但是又找不到准确精当的措辞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他只是口中呐呐地：“啊啊？”老张说：“我好像有点明白……”

“那末脚子⁶就从筛子眼中漏下去的东西。”肖潘说：“有点道理，筛中留下的总是多数看来我们进党组织是有很大的希望吧。”

“啊。怎么说呢？”区长一时也想不到最合适比方，她笑着说：“这东西太抽象了。怎么说呢？就按你们的理解吧！也差不了多少。”“以后有机会我们就仔细地聊聊这种话题吧！”她坐下手中又不停地翻动一个本子，还不时用笔在本子上写画着什么。

他们伸长脖子凑过来就看见：女干部的本子上画满了状若蝌蚪一样的符号。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刚才的会议记录，但是他们的潜意识中似乎隐隐觉得，区长的本本上的东西与刚才开的会议有关，甚至与自己等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有关吧！二人似懂非懂地“嘿嘿”笑着离开了。

她悄悄地准备着，作为区长而且是抓这次斗争任务的主要负责人，她希望并且充满信心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推向高潮。

⁵米筛面上的，大别山黎店局部鲜见的方言，指粒粒圆的好米。

⁶末脚子，大别山黎店局部方言，指残缺不全的米。

第二十八章

巨幕徐徐已开启，试问卷帘谢幕时？
有君台后熬如煎，堪比夸父悄奋蹄。
人生贵自常鞭策，创作艰辛还警醒。
最是耽忧开场闹，无常半途宏文损。
体健境佳大恒心，文曲星佑笔畅行。
它年我若书成日，定叫群情狂奋喜！

“今天与明天” 创作谈

暑假七月二十八日骄阳似火，中午，我带着孩子入市区中心融辉商城斜对面的联想专卖店，拟购笔记本电脑一部。经过一番挑选我选中了一款目前在麻城，电脑程序还是比较前卫的（联想 windows7 旗舰版）电脑。当时谈好价，我没犹豫即付款“三千八百圆”。回来后俊就给我的电脑输入必用程序，然后，他教我怎样“新建文档”之最简单的电脑操作（写作）方法。我想现在有了这东西就能实现买电脑的初衷：我希望利用互联网的作用来了解世界。利用电脑开阔自己的眼界，利用电脑学一门技术，以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提升语文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这也是一名语文教员应具备的素质。

由于兴趣爱好我选择了创作的业余写作，不图名我只是求得怡情养性罢了。同时作出这种选择与自己爱读书尤其爱藏书有直接关系。在此我不妨说出让人吃惊的话，我曾经暗中发誓：“再用二十年收尽中国古典小说”，当然这只是藏书者的渴望，现实生活于悄然中粉碎了那个宏伟的梦。我现在庆幸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否则我又要增加一重“书累”的负担。

好奇是探索追求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对印刷体宋书字的迷恋，因为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这真遗笑于大方之家了。现在自己的文字在电脑上都是印刷体，看着这些正经八百的字心底真充实。这就是买电脑的原因之一。记得八九十年代王朔有篇作品叫《过把瘾就死》，于今自己是有这种过把瘾的心理诉求的，满足一下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的心里。我不知这是不是虚荣心？我不怕人笑话。

二十八日晚我即用电脑写作。开始“写”时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入门字眼，只随便定了个“某，……”，因为这某字是文章开头就用上的，后来儿子看到我弄成那样的文本，他就给加了个“某”为题并设置成桌面。随后我就一头伏在桌上认真地敲击键盘，随之而来就出现“打字”特慢的问题，我选的是拼音输入法，但汉语拼音并未过关。至此，我又要骂那该死的“文革”，骂我的启蒙语文老师，当时，那些老师大部分是混“根分粮”，名为老师实行误人之事。没真才实学，所以我们那时没学拼音，以致为后来的生活留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现在打起字来非常吃力简直不亚于愚公移山，从字典词海中一点一点地往外搬。儿子看到我这样打字，说：“爸，你这样打字太痛苦了。”我并未正面回答他的问话，我心中想：毅力才是首要的。字敲得多了以后拼音不

就过关了吗？其实到后来我明白自己的认识错了。因为自己打字时只选取字词的一个声母，而不是全拼。因为全拼根本不会。久而久之，就形成习惯，这样对于纠正拼音一点作用也没有，以前我也听到一些人说不会打字没关系，他们大概也是用输入一个声母的方法。的确，这样做也能找到自己所要的字，殊不知这种打字法是自欺欺人。是以讹传讹。且不说速度慢，到后来想改就改不过来。

写了几天觉得小有成绩，但回头反复诵读我感觉开头部分与后面的情节没多大的联系，于是干脆删掉了开头部分文字，奇怪新题目瞬间就有了，当时我仿佛心有灵犀一点通，马上信手拈来“今天与明天”。这就是现在我正写的“东西”。我定了这样的一道题目，就像给自己挖了一口无底洞让自己马拉松式的钻下去。精卫填海，还是瞞悲壮的。心胸不小，我用的是愚公移山夸父逐日蚂蚁搬太山飞蛾扑火的精神。既然如此，我想自己更要搬掉这座大山。我初定的目标是“写一部厚重的作品它应该有百余万字”。这时我并不考虑所谓读者和作品的出路。我说了“自己有吃饭的工作”，我只是想展示一下自己某方面能力。这样说可能有人又要摇唇鼓舌：“看，多会吹？……”随别人说去，埋头走自己的路吧？我的创作于隐蔽中进行，还没有到公开的时候。因为当时有人就认为写作是不务正业，以前三十岁左右我就做着当作家的白日梦，就是因为挤时间爬格子，它的确耽误了我的许多业务方面的工作，以自己的性格习惯如果专心于教师事业，我或许就会成为教育界的一名优秀者。只可惜那时是真正的幼稚和虚荣心作怪。为什么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又燃起了创作的欲望之火呢？因为自己心底老是有话要倾诉，并且有种不吐不快的感受。因为我读书时我就喜欢文科，尤其爱好文学。读到了高中命运让我坐在理科班，这中间是父亲他们的操持，让自己从文科扯到理科那时心中很不是滋味。结果念完高中高考名落孙山，于是回家就去勒锄头柄，修理长满杂草的地皮。虽然在农村劳动两年，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虚度了那段光阴。我在劳动中还是体会到了人生的快乐。我虽然不善于口头的表达但是心思还是较为缜密，我热爱生活喜欢旅游，酷爱观察大千世界中那千姿百态的世像。尤其喜爱人文古迹地理，爱好收藏。俗语云：“袖里乾坤，壶中日月。”我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虽然不是丰富但毕竟有些生活的积淀，这是生活给我的回馈，我非常怀念青少年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不是《人生》中的高佳林，因为我写的这部“作品”是他人的事。由于个性所以我不会在作品中隐藏自己的影子。

社会上曾经盛行《四世同堂》，而在我的生活中的确见到六世同拼斗的事实，他们一家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故事又不是故事。因为从他们身上反映的现象，也是整个大别山农村家庭的生活现象。正如作品题记中说的“否极泰来”先苦后甜。这似乎是一条铁定的规律，虽然这有点俗套但是它传统。我是个生活比较严谨的人，一旦认定的目标就会一条道走到黑。我本意是想以轻松随便的态度来写这个故事，可是动笔后才知道远非如此。笔触深入故事情节给我带来的是愁绪与不安，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总是一边写一边查字数，这样关注创作进度，这是不好的习惯。因为自己定的目标“书

写九十八年的人生旅程”。所以心中还是很焦急的。写作中关注创作进度的毛病它可能分散自己的创作精力，影响创作灵感的发挥度。我是不是贪大求洋了？不是。自己心中有很多话要说，我认为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写出来还是有意义的。

“昨天”即将逝去，新的“今天”诞生，可是现实让今天充满风雨，还有雷霆震怒。道路布满坎坷或陷阱，今天也不好过。于是他又盼望明天，明天的空中就阳光灿烂吗？于是，他们就在今天与明天中纠缠，于是，他们问计于昨天，昨天对今天说，你看看明天吧！明天又说，等待明天再说吧？后天或者就有希望了……

现在看看题记吧！看了题记就大概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

题记

回首昨天，珍惜今天。 展望明天，幸福后天。

余之未来，斯是人超。 六世同堂，否极泰来。

后来这个题记我又改成歌谣体。就是最后成型的那种格式。

韵文中我写了六个人物，他们分别是：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未来和人超。这是李氏一家六代的故事，我出生时昨天老爹已七十余岁了，他在九十一岁时寿终正寝。后来他的后人最小的与我年龄相仿，就是故事中的“人超”。

我读过《金庸武侠小说集》，还仔细地研读过其中的“射雕三部曲”。我认为自己从中受益匪浅，他的文学作品感染熏陶着我。他的描写技巧给我很大的启发，让我铭心刻骨地记住了许多故事情节。另外，我还认真读过《鲁迅全集》、《茅盾全集》。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还写了许多心得。我还读过贾平凹的几乎全部的作品，读过余华的作品，读过都梁的作品，时至今日，有些读过的书让我记忆犹新，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说岳全传》、《说唐》、《儒林外史》和现代的《苦菜花》、《连心锁》、《平凡的世界》、《向上的台阶》……还有许多作品就不一一罗列了。在儿童时代我就用父亲给我的帮他跑腿买烟酒的零钱买了一百多册连环画图书，可惜那些书都丢失了。说实话那些小人书是奠定我的文学基础的启蒙读物，至今它的丢失让我思念不已，如其中的：《安東卫连》、《小马官》、《杨根思》、《深山歼敌》等等这些书让我记忆犹新。每每回忆这些有趣的画面我是多么的激动啊！于今书没有了可是自己又后悔不已啊！所以我在不久的时候还大肆购买小人书，其实自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那种对少年美好时光逝去的怀念的情结。后来在参加教育工作后我就订阅了大量的文学期刊。其中《今古传奇》、《十月》两种刊物我订阅达二十年之久。《大家》这种新创办的纯文学刊物我也订阅了七年，它被誉为中国西部地区冲出的一匹黑骏马。通过阅读这种刊物我也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中国古典小说我几乎买了大部分，中国现代小说我也购买了几百种。因为经济原因我中断了藏书活动，自二零一二年一月始我停止了买书行为，无书一身轻呢！现在我认为自己的决断是明智的。

记得一九九三年的时候我买了一部双卡收录机，几岁的儿子高兴的不得了，他对电器仿佛天生有种通灵之悟。顷刻，儿子就将收录机打开内面播放出曼妙的高清晰度的立体声歌声。音乐给清贫的小家庭带来了欢乐与生气，这是穷开心，但是它是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自此我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迷恋着流行歌曲。什么“东南风还是西北风”，什么“小芳”……什么“钱啦！人啦！？”我仿佛从音乐中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我认为音乐和文学是相通的，它们都能抒发感情，抚平伤痛，尤其是人在逆境的时候。那时的经济状况很差但是我还是于短短的几年中买了三百多元钱的磁带，我喜欢唱歌也有歌唱的天赋但是自己的内向型个性扼杀了这种潜质。因为自己身体原因因为家庭条件限制，还有时代大环境的制约我总是沉默寡言，就是后来进入学校我也没有放开自己的歌喉。我不后悔在这方面没有平台展示自己，我始终认为那几年自己迷恋流行歌曲让我的文学素养提升不少。这也为我自己后期迷恋文学创作打下了深厚的结实的基础。所以说文学和音乐是相通的。

文学和绘画艺术是相通的。我少年时期就天生般的酷爱画画，这与自己喜欢看小人书连环画是紧密相连的。曾经有段时间我能闭住双眼当着别人的面画画，当时在旁边看的人大为惊讶，一时我会画画的名声就在生产队传开了。因为胸有成竹我当然能闭着双眼就画，为此我也就很自豪。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我又淡忘了画画这玩意儿，但是我的画画根基还存在，以致后来参加工作在兴趣来了的时刻我还喜欢画上几笔，我喜欢山水画对其有过专门的钻研。近段我还购买了许多绘画书籍，每每在兴致好的时候拿出来欣赏一通，就是去岁的某段时间我一时还画了一本山水画，都是现实生活中所见景物，这也是自己在文字中欲表现的思想。所以说绘画艺术与文学是相通的。

我以前写了几年，投过稿但都是泥牛入海，说实话我前期的文学创作太幼稚了，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艺术我自己就不满意。这样又谈什么投稿呢？生活阅历不深厚，创作的语言平淡无力。即使如此可是自己心中的思想火花经常死灰复燃地喷射出来；我记得自己曾经写过一首歪诗——“自嘲”。

博览群书悟非多，嗜好文学空自磋。
心海难平浪翻涌，无有妙笔奈若何？

这首诗或者可以说明一点问题。自己有了潜在的创作激情或创作灵感，我认为这应该是件好事。它说明你具有文学素养，可以尝试动笔进行写作练习了。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偷偷地写了许多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作品”。

但是我写的那些东西还是让自己很不满意。有句名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深信它是至理名言。我也正在向如何锤炼语言的方向努力，我敬佩古人的创作精神，但是我又恨死了那些狗日的狗屁经验：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推敲。推敲。僧敲月下门。语不惊人死不休。书成泣鬼神。仓颉造字神鬼哭。古人的创作态度是多么的严谨啊！可是于今电子化处于高度发达的状态，但文学却倒退了文学的语言被搞乱了，好像是驴子和马交配后留下的产物。打破传统的本意应该是创新，但是人们在创

新的同时把优秀的传统弄丢掉了，结果搞成了邯郸学步，这岂不是令人哭笑不得吗？

现在我的长篇小说“今天与明天”已基本成型，我计划写三部。

第一部：时间自一九六二年始写到一九八零年，第一阶段，启蒙。

第二部：时间自一九八一年始写到二零零零年，第二阶段，发展。

第三部：时间自二零零一年始写到二零二零年，第三阶段，腾飞。

预计这三部作品总字数一百五十万左右。故事一条主线，用宋体字书写，以大写数字标题，书写六十年的历史，即1962年—2022年李氏一家的变化，以它来反映黎店的历史变革。一条副线，用小写英文字母标题，以楷体字书写，以回忆倒叙插写补叙等手法来写李家解放前的变化，以反映黎店前期的历史变革。一条副线，用小写阿拉伯数字来标题，用楷体字书写，也是用补叙方法来书写“今天”和“明天”的过去历史变化，以达到反映黎店历史变革的目的。初步定的写作时间为五年半完成书稿，故事是以真实的历史时代背景中的“今天”与“明天”父子及其一家的纠结为发展线索，当然其中伴有大量的虚构情节。故事中兼用真实历史人物，另外就是多数的虚构人物与情节。总体而言我的这部作品是偏向于纪实性的小说。

创作的过程是漫长而充满艰辛的。起码它耗费时间长，哥们想想在农村家庭中搞这玩意儿是被认为那人有神经病是百分之百的不理解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开始老婆动不动就喊叫我去帮助她做事情，第二次时候就是嚎叫骂我神经病。第三次的时候就是对着我吼叫，骂出让人更难接受的话语……时间长了她就干脆说：你搞你搞？你能成功了？？？你要是成功了我和你离婚……临末了还说你偶尔玩玩还不管它……长时间把功夫花在那上面你吃过屁？面对如此责骂我似乎理屈词穷了，我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还击，只是把眼翻翻显得很委屈的样子。其实我自己真的没有觉悟吗？我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务虚吗？不、不，不是。我绝对不是农村说的多愁善感，四只脚不落地的货，三年零六个月的奶猪。

这是什么话？我面对此情此景我的反映唯一只有沉默。因为我的确是没有搞成个什么名堂——至今还没发表一篇文章呢？试问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底气吗？如果是以往的脾气我也会发火的叫她滚，滚的远远的。现在年龄大了，人也越来越理智成熟，所以我面对粗俗野蛮愚昧，我只有选择冷静沉默。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可能是在沉默中灭亡。因为如果我的创作道路打通了她会与我离婚的。当然这或者是一句玩笑。我现在可以推测那玩笑语言的真实含义：一种意思是“我根本不能成功”。一种意思是“玩笑语言”。一种意思是“……我绝对不相信她会怕我成功”。如果真是如此那她简直不可思议。殊不知愈是得其反对的便愈是促其前进。因为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对矛盾关系的最完美的体现。

记得以前木子店镇办诗刊时向广大教师征稿，我就写过一首读书言志的叙事诗小诗歌。在那小诗内我透露了创作的大志向。

读《中国现代文学词典》有感——“小叙，因余爱好文学，常常拿出文学大词典，

读几页叹息几声，人家为什么就能成功？自己为什么像没头苍蝇乱撞？最后我恍惚找到了其中的关键，那就是‘毅力’。于是，有感慨作歪诗一首，遗笑于大方之家也。

励志淘金寻梦园，读罢嘘唏路忽宽。
自古毅力百业首，他人成龙我成虫。
呜呼哀哉堪自叹，重振精神撸袖干。
歪诗打油粗鄙俚，君子拭目甬小覷。

现在将“今天与明天”创作流程记事录入后面以备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参考，为后来我的创作起到导航的作用。因为写到后来故事愈拉愈长，容易忘掉许多人物、事件或情节。

“今天与明天”创作简要大纲。

2013年7月28日——2015、10或2018年12月完稿。

昨天（太爷）清末民初人。

老大、长女、今天、今地。民国至文革结束。

明天、大女、二女、儿子。改革开放之初。

后来。改革开放深入。

未来。二十世纪。

人超。二十一世纪。

故事主要人物表。（67人）

这可以作为故事发展的梗概或线索大纲，在写作的时候作为依据。

1962年9月——2022年12月。主线。60年历史。

1946年8月——1961年12月。副线。15年历史。

1926年4月——1945年8月。副线。30年历史。

1882年——1912年。清，光绪年至民国元年30年历史。

说来有趣，我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一遍又一遍地观看电视剧《武松》。剧情中潘金莲骂武大，“你横撑船，自道直，口蜜腹剑的东西”。此语言极富人物个性，颇耐人寻味。

“今天与明天”的创作结构。

主线： 自一九六二年九月写至二零二二年。主要描述今天与明天、后天、未来、仁超的感情纠葛故事。

暗线一： 自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始。补叙昨天的人生旅程。其中时间划分为，一九四五年、一九二六年。计一十九年时间。

暗线二： 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也是补叙、插叙交叉运用。主要写今天解放前的人生旅程。时间划分为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一年。计，一十五年。

二条暗线丰富主线，汇集到今天一家六世同堂的生活折射出时代的印痕。

题记经过修改为歌谣体，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四日加入。

二条暗线完成，并接上主线。这是第一部书。预计写一万行，三十八万字。

“今天与明天”创作流程跟踪。（2014年1月20日记）

2013年7月28日晚动笔。

重要人物表于2013年11月27日补写加入。

预告2018年12月书成。

2013年11月29日写完人物表立字存证。

题记于2014年1月14日修改并加入，变成谣曰。

第一部预计写一万行，三十八万字。

“C”章之第三段始于2014年1月13日续写。

“郑齐玉”系补写加入。

“砰—砰—砰”章节段落系2013年12月24日继写至以下章段至“三”前。

“15”章以上于2013年10月暂停。

“此时，加工厂内几个帮工早已放假”章节于2014年1月14日补写加入。

“刘春秀”少女系补写加入。

“啊。怎么说呢？”此章节于2013年12月24日暂停。

“于是他们找出《黎店》区域图”章节于2014年11月补写加入。

于2013年10月25日晚动手写“创作谈”。

这创作谈也不是一时就能写成功的，因为它是跟着原作品同步走的，什么时候作品书写成功这创作谈才能写完。

“今天与明天”创作的一点感受。我在创作的时候不断的交替穿插书写。创作是痛苦的，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我不断地寻找创作灵感，不断地构建故事情节和框架，还需要大量地查阅历史资料。

我为不能突破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而苦恼着。我为自己的行文老是在“原地踏步”而焦急着。我到了每夜不做梦就难以入眠的年龄，我愿在以后的梦中奇遇上官的文曲星给自己指点创作上的迷津吧！让我早早完成此大文。

创作也是随着人的心情变化而变化的。二零一三年即将过去了，在学校工作结束之际，我交完了学校要的一切材料。学校于元月十七日召开了校长考核和结束工作会议。此日，老师的考核也结束期末统考我所任班级于上四片中名列第一，因此我的考核等次为：优秀。同时，本学期中我边教学边写了小说，将小说推进到九万余字。所以，我认为二零一三年自己是丰收之年。

我将继续耕耘，我与故事中的“昨天”、“今天”同喜怒哀乐，同呼吸共命运。目前我在城里，有时间去创作，但是我似乎心境没有进入创作之中。我只是在“茶余饭后”逗留，去怀念去忆旧。家人和我打赌：云我的作品绝对变不了现钱。于是，我在

不服气之时决定与她赌一把。

我认为自己的创作语言基本没有问题。主要之重点我认为自己必须尽快找到“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的突破口。在迎合读者的口味上做文章。达到了这一目的自己的文业才功德圆满。

正月初一续写。

大年写和除夕夜增补少数字词句段。

于一月二十日停止了 G 章的书写。

于一月二十六午后续写 F 部分但是后来又停顿下来。因为没有找到突破故事情节的支点。后又转而增补写第二十二章春秀的故事一千余字。于一月二十九日增加补写之。我不断地增写春秀的故事，目的是暴露山野村夫的粗俗野蛮。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写犯了自然主义的大忌。可是一时又找不到较好解决女孩春秀的问题的办法，姑且存疑吧？待以后找到好的方式再修改了。

于三月二十四日晚我又开始了续写“昨天”故事的活动。但是效果甚微。我知道自己还没有找到支持故事发展的“事件”或案例。

于三月二十六编写《学步集》，从此停下了小说《今天与明天》的创作。写诗似乎一发而不可收。但是苦恼也相伴始终。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始小说的创作？不过两种活都不好受，要想无烦心事只有停止一切创造活动。朋友！你说可能吗？请告诉我！？

于六月二日我又将兴趣转向长篇小说，开始给小说配插图并断续地进行补写。但是效果很差。创作受阻打字是原因之一，而其主要原因还是自己的写作和文学素质差。组织素材编写故事的技巧低下，所以快一年了创作不能向前推进，试想一个局中人怎么不焦急呢？

——逸民



大别山